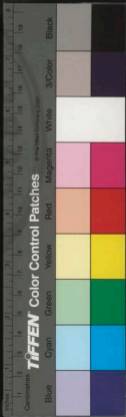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潛溪集序



余嘗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  
顯名當世于遊緝紳閭竊獲覽其述作柳公之文雅  
蔚隆頌如泰山之雲屏鍾壺湧香莫窮其端倪黃公  
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沃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  
可正視而卻伍整然不亂全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  
鍾之於人故發為文章光輝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欲  
讀二公以為不可幾及客有授予文一編者予得讀  
之見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嚴簡又絕似黃公驚  
而問焉乃二公之鄉弟子宋君濂之為也因作而曰



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為盛宋  
姑不論以共興姚鉉所聚唐文觀之奚啻三百餘姓  
雖張蘇蕭李當掃之流氣逸辭誰各自名家終不能  
返於古者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辭持論一本  
之去經然後斯文煥焉可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  
以文知名於一世夫以渾涵彌綸之道溥亂冲雅之  
音欲籍是以定之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  
不傳之於師奚可哉我國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  
分六者斯究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固難  
以一二數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  
豫章揭公勇碩及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  
異於庸常哉談以韓愈氏方之二公則濼當在李綱  
皇甫湜之列也子雖不能文亦不可謂無意於斯譬  
猶候蟲而時一鳴之其視二公黃鐘大呂之音果何  
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  
所傳故因序濼之文而敢志其私焉文林郎國子監  
丞莆田陳旒象仲父謹序

潛溪集序

文章所以載斗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  
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  
隱顯鉅細之際凡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畧無  
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  
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  
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創卷則  
以文為先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  
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神者非以其明天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手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屢矣未易悉數也試即吾粵而論之宋南渡後求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為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為治之要龍川陳氏又備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為可為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特極乎經史為文溫潤鍊鍊復自為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易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亦開曾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與

遂皆羽翼乎聖學而歸獻乎帝猷遠二公而作者為具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源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擬有同異其珍術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詩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粵人論者以為朱子之世適然為其學守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顯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鄉之

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尚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又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窅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為文章富而不侈嚴而不蹙銜銀下上覺不知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天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叩足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邇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裨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一編厚為之序禱問宋子序庶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棉輒誦是以序吳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文生烏陽王禕序

潛溪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微予  
序予為之古曰三代而下文章惟西京為盛逮及東  
都其氣寔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  
始漸後于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泛為無根之學而  
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揀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  
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  
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良大德之文  
暢而腹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麗以  
雅涵有既又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ColorChecker.co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II.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之流峙皆歸諸蔡然之文意將趨宋唐而至西京矣  
宋唐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  
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益大奸所辭其辭讀  
阮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悔其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蹇蹇不沾塵土其辭調重雅如殿  
因同鼻龍故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曦終  
南象鏡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無長識識千古安能  
與於斯雖於古人篇章中益甚對辨惟真知文者始信  
予言之弗謬餘在翰林也又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  
焉末如宋唐何其然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

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自知言聖賢之  
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  
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  
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餘  
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  
士承旨兼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廬陵歐陽玄序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闕為氏有居  
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廬十  
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覆金山榮字體仁行  
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秘謚文通先生藝法  
華山娶陳生甫八行十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  
者卿之報谿口是為甫娶謝生訓怡三訓娶阮生帳  
行帳娶何生祥行二十字善致娶蘇無子以弟海之  
子阜為後海行二字善宗娶胡巷石濱原阜行娶陳  
宗生仙自仙以上皆儒侶行十字子穆娶楊子同生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Col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求教一作當 拓行百 求教 擊李曰 嘉字初 又同 柏透

金至之 替溪神 拓子 乘棟 擊陸 烈無子 以求教子

灣德 湖灣德行 岳 岳至 腹孝 弟如 古人 遇物 一以

孝勝 擊同 武周 與 駱 管 杭人 灣德 生 守 還行 善 字德

明 擊 沈 守 有行 善 字德 德 擊 王 康 曾 有 後 守 富行 善

力 單 獨 任 之 娶 金 妙 固 有 賢 德 婦 道 母 儀 可 誇 女 中

師 且 勤 慎 御 紡 織 每 夜 至 鷄 罷 中 棟 宋 氏 門 守 有 七

一子 絕 幼 或 利 其 多 資 謀 後 之 妙 固 與 夫 保 育 成 人

悉 返 其 田 廬 一 髮 不 孤 合 葬 潛 溪 西 三 里 善 擊 德 上

聖 文 昭行 字 之 靈 溫 恭 似 不 能 言 子 弟 未 見 亦

善 水 冠 深 揖 之 生 中 不 識 偽 言 偽 行 一 錢 不 妄 取 不

以 容 峰 處 士 之 號 文 圃行 以 名 為 字 文 馨行 文

隆行 字 文 華 文 昭 擊 陳 賢 特 事 父 孝 及 歸 文 昭 家

比 得 羹 食 即 遣 人 遺 之 未 遠 不 敢 先 食 善 於 教 子 需

管 珥 使 役 名 師 儒 游 死 葬 潛 溪 西 十 里 白 石 山 桐 波

塢 生 淵行 字 景 淵 義 烏 醫 學 教 諭 漁行 字 景 淵

能 古 文 文 圖 擊 阮 章 二 氏 阮 生 澄行 字 景 清 渭 行

字 景 亨 早 卒 章 生 沁 澹 文 馨 擊 姜 生 溱行 源 汶



潘文隆字起一子曉周出也淵娶蔣勳生玳一行無字  
伯璋潘娶義為貴字主敬生噴字仲璋未  
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潘又遷浦江戚德和之  
青蓋山潘以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然多以  
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  
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前與潘為文章交甚密  
因為著此世譜記碑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  
起也承事潘太翁潘士致住東陽胡助記

潘溪先生小傳

潘溪姓宋氏景瀟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潘溪至景瀟  
始自潘溪遷浦江今為浦江青羅山人初景瀟與祖  
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瀟上饒郡錄  
事後初為製令字其在母姓僅滿七月即生故為嬰  
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全與其母  
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邑文叔  
稔以李瀚策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  
同隸小學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景瀟皆成誦九歲  
頓學為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為贈景瀟採  
筆輒成四韻有步足隨踴脚頭斗噴水能轟掌上雷  
之句衆因目為神童烏傷賈伯達來俊之士也亟許



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明師儒而鄉中授  
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為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  
年鄉先達張教授繼之自瀏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  
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景濂  
以一月為答濂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  
餘言景濂以指爪速行按之按畢成論一字不遺繼  
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慶吉鄉貢進  
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携笈徒步從之聞公深  
喜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  
後雜記景濂則并列圖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  
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寅寅列國某君幾年  
幾月或伴書而覆之無少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  
鄉占前列同里胡君仲中特受學滿江兵公之夫吳  
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象仲中從之者深得其學  
毋兄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曷  
學古文辭乎仲中景濂所長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  
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  
之凡三代以未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  
氣韻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  
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造繼登

待制柳公道傳侍講袁公音知之門益講求其所至  
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  
離左右則書問之徃來無月無之袁公至以博雅  
號稱其文人有求文於袁公者袁公不假為評命景  
濂撰述自署其名而連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于時  
臺憲諸頭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己足且  
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  
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  
積之之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  
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有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  
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  
尚文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載優劣則極快  
許可當其意者五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  
較人有樂於爲善者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己  
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里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  
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惺惺忠厚人也景濂  
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  
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姓朝夕  
惟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交頤看雲或被髮行松  
間遇得意時擊琴坐浩歌聲振林木倚儻然如塵外

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胸中  
之所存豈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伍歲幼從  
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相從  
尤密是則於學為同志於師為同門不可謂不知景  
濂也因誤為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  
周禮集傳經傳文宗浦鳴三書古賦正音等書多未  
究其志甚說而所述當不止此尚俟他日續書之至  
正十三年秋八月己未朔前 經筵檢討權泰賢管  
鄭海誤

畫像贊

神若天游色如春煦淳潛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  
皆推其才美而曷嘗見其德色也耶同門金華胡翰  
有辨其容心廣而體充有頌其學一時之所宗焉不  
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遊山林之中將高交乎當  
世非斯人吾將適從友生青田苗蔭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宜觀其雄偉俊逸  
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幅巾短褐久處於山林之中  
鄉之先達彫謝無幾繼後而光前者壽咸推仰於公  
異日攜經濟之藎垂蓋世之功寫圖於麒麟凌煙之  
上吾有望於英風友生蘭溪徐元

不傾而長何樂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  
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友生會稽屠性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已披豁手  
心習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已  
洋溢乎頽容也以公為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  
處之者又豈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  
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固有而  
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  
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慕夫類氏子之遺風者乎  
同門浦工錢良

登不消挽不濁滋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  
固守道確淑後進推先覺珠媚黷玉完璞輝日星樞  
山嶽備德容敦涼薄友生蘭溪趙良恭

辭章不足以載道則詎為善言辭詰不足以明經則  
存為弊語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乎濟泗之  
餘緒所以金玉道德浮雲富貴不為外物之所遷唯  
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壑之間思通千古之秘此可  
謂抱遠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同門友浦  
江鄭濤

天地之間文為至吳自生人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



之多而惟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奪元氣之  
精華發神鬼之幽秘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  
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遠才高而  
行則能誌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武會群言  
之源委審於曾聽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為辭章者繁  
如春葩之麗信真宰之鍾奇俾文辭之有繁慶山林  
而著書登玉堂而奪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  
皆可以無愧惟嘗知之真者慕之深故求之於丹青  
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爰生蘭溪吳  
元

養充以完貌端而和義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  
發乎外者粹然而無瑕知方進而未已極年壽之高  
多寧勇謝手管櫛而終冥情於萍蘆暇潛溪之云云  
仰長山之峩峩每培高而浚深曾逢恤手其他文生  
全華許元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粹木冠雖吾人之風氣象實  
未備之歸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  
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顯鳳麟之瑞世後乎  
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斯蓋古君子之所難  
然吾謂斯人之必至同門友烏傷王緯



清溪集目錄

卷一

頌七首

國朝名臣頌

皇太子受王冊頌

皇太子入學頌

擬晉武帝平吳頌

天台敬宗圓具圖頌

西域軍中獲龍絡頌

豫章鐵柱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贊八首

大運龍虎冊贊

曠泰使贊

溟澤生贊

觀音大士觀瀑象贊

采苓子贊

匡山居士真贊

華嚴經贊

十八羅真贊

卷二

傳八首

太白大人傳

白牛生傳

朱暉傳

張義婦傳

謝烈婦傳

鄭氏孝文傳

吾衍傳

余左丞傳

辭十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哀志士辭

孤憤辭

陳子章哀辭

王季楚哀辭

思微人辭

陳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鄭仲昭字辭

趙廣字辭

諸暨孝婦楊方石表辭

許季高哀辭

序八首

贈醫師賈生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機花潤修楨詩序

杏庭摘藥序

送程節惠清遠潛溪序

王氏泰吟詩卷序

葯房燕唱序

章氏家業序

卷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0 Color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書六省

燕香

擬香魏綺絕秦書

補笈少伯辭越玉書

王集大有寶書

荅章秀才論詩書

荅御守聘任經詩書

卷四

記十三首

太乙玄微記

華川書舍記

釋氏儀教編後記

浦江縣新建祠司記

真一道院記

先夫人木像記

浦陽善慶精舍記

集賢太學士天公記

蜀壁唐記

游鐘山記

王臺軒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White

Magenta

Red

Black

龍淵義塾記

看松庵記

議二首

孔子廟堂誌

溢議

論二首

大經論

隋室興亡論

說三首

河間語音說

探蒲說

鑽遂說

文三首

蔗庵述夢文

詰誥華文

鄭彥張甫墓版文

志二首

五渡山水志

故按按孔君權厝志

卷五



碑七百

休仁守正弘道法師金石碑

宮崇院碑

淵顯先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

溫忠靖王廟碑

康皇公神道碑

趙太新神道碑

銘十七首

詩塚銘

陳彥正卮室銘

千岩禪師塔銘

惠香生新鑄銅鐘銘

妙果禪師塔銘

故郎君夫人夏氏新刊碣銘

趙說仲墓誌銘

張撫州墓銘

葉仲真墓銘

鄭架閣墓銘

鄭府君墓誌銘



故節婦湯夫人墓銘

吳子善墓銘

鄒府君墓銘

鄒穢墓銘

方府君墓銘

麗水二賢母墓碣銘

卷六

行狀四首

翰林待制柳公行狀

吳學賢行狀

黃綺孀行狀

閩人先生行狀

跋十六首

跋清源國師所書栖霞碑

跋鄭生琴譜後

跋東坡所書看子石硯歌後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跋耶律文正生送劉揚門詩後

跋芻慶龍九日登高詩後

跋何道夫所書鄒宣權墓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欽定四庫全書

跋富春子事黃似

跋文獲善手帖後

跋長春子手帖後

跋葉富公五帖後

跋三字詞記

跋法華經

跋取梁師有榜經解後

跋金剛經

非和子引

續志特引

較差心經句引

解二首

七條解

調頁解

卷七

彙考二十首

諸子辨

寓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蕭山雜言

書名

琴

琴

卷八

揚州史廟迎享處神樂歌

廣益行季和對張求之語

志

頓平求鼎錄

述

書

說

則

蘭亭紀圖

意

序

擬

詩

讀



附錄

柳文制書

賈誼論書

陳世君書

胡適四士書

吳三畏書

潛溪集卷一

國朝名臣序頌

金華宋濂著

帝王之興必有不世出之人蒙以自赴雲龍風雨之  
會曷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是已我皇元受天明  
命撫安方夏天戈所指萬方畢從是故一鼓而諸部  
服再鼓而夏人納款三鼓而完顏氏請降四鼓而南  
宋平東西止日之出入罔不洽被聲教共惟帝臣雖  
厥謀雄斷動無不勝亦類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有  
以誕宣天威故功成治定若是之神速也自今觀之  
陷障攻城無戰弗克則有若魯國忠武王之倫面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附錄

柳文制書

賈生行誥卷

陳世君書

胡適四士書

吳三不長書

潛溪集卷一

國朝名臣序頌

金華宋濂著

帝王之興必有不世出之人蒙以自赴雲龍風雨之  
會曷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是已我皇元受天明  
命撫安方夏天戈所指萬方畢從是故一鼓而諸部  
服再鼓而夏人納款三鼓而完顏氏請降四鼓而南  
宋平東西止日之出入罔不洽被聲教共惟帝臣雖  
厥謀雄斷動無不勝亦類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有  
以誕宣天威故功成治定若是之神速也自今觀之  
陷障攻城無戰弗克則有若魯國忠武王之倫面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White

Yellow

Red

Green

Blue

Black

White

建等玉贊皇敵則有若耶律文正王之屬斟酌百王  
恢弘文教則有若許文節公之流其他智上謀臣袂  
袂有摩訶末可以一二敘稽之於善在虞則有四岳  
九官十二牧以亮天功在商則有六臣保義有殷禮  
陟配天在周則有五臣為輔以克備和我有夏以皇  
朝媿之永是多讓夫以明良相逢如此之盛治功告  
成又如此之懿意謂有以寔者鴻猷勩之旣竣昭示  
無極逮茲百年而頌聲不作非甚開典興漢唐之臣  
本無足議陸機呂溫向濬墨大書為之頌贊况逢今  
日昌熙之運安可然然漚窮不自揆輒取行事著明  
懸於耳目者自魯國忠武王而下凡二十二人人各  
為頌雖立言不文亦頗謂能美盛德之形容使讀之  
者知列聖之勤勞諸臣之忠盡王業之成匪一朝夕  
其於治道似不為無所助也第以全唐石室之藏遠  
在天上非邇方陋儒所得窺故其所頌止此而已  
非敢有所略也

魯國忠武王木華祭

阿難之河白象如紅王生其中虎首虬須為天下雄  
光臨帝極憲天惟聰如鷹之揚如颶之發如雲之從  
右執大斧左索彤弓鐵墨層層一勞而崩適駿有聲

諸部用手相被充類違于滯凶我伐用張旗鼓有容  
僂僂百餘里滄河為紅太行以南歛手就降叶音帝  
錄其功錫葬士之封冊書鐵券與國始終傳世于無

淮忠武王伯顏

淮王桓桓擬峻鯨言一言之間如雷破山及履上六合  
四圍爾瞻誓師南征大亂汝跋三軍飛渡日無江南  
前扼其吭宋膽自寒老泉既夜遺直禱臨安俘飲君  
臣大數帝仁碑碑熙熙市肆不移宋鼎已易而民弗  
知崇德拜功王澤濟帝居北天子德威臣何能為立  
有曹彬於王見之

楚國武定公阿里海涯

於雖楚公既勇且武手執白矛能吞猛虎遠謀於走  
鷓鴣宋強可爭王師出征公實先行陷陣攻城風馳電  
掃一駕而寒邪下再驚而吳楚寧山嶽洞豁彼姦荷  
魏亦歸王明士出其門威為國損能輔敵皇靈嗚呼  
楚公蓋世之權

廣平府志卷三十三

傳彼武志驅戎駕雲乘奔真龍無誤不宣無戰不從  
奮烈烈勁氣直誦雷霆之下孰不殲滅王不震不



備宗藩構難變生前朕帝命出師三戰三捷鶴駁上  
寢殿言涉騰王靜以鎮之神器弗傾玉帶寶未用旌  
靈祐社稷之臣賢王之倫

河南武定王阿水

河南之先世有大勳如傳蟻河強部禰魂三炬夜無田  
鶴乃奔乃蹴汴京以洗林系西南夷不旋即勒魏兵  
以討以征金鼓震天躍入其城縛段智興及生河南  
宛驚宵背提是殺之氣瞋目一叱萬人皆廢頭沒江  
瀚一彈丸之地恭行天誅羽書日馳幸獻誠京師九  
土王世宗嘉泰王開元祚于無疆

洪陽忠武王月赤察兒

將門出將一氣之傳有如洪陽不負其先威察言言  
望之如神親屬家親宿衛帝宸白身大女救拔去禍  
根金山之陰巖附靈化王鞠其軍以綏遠人以鎮北  
門以靖大臺龜齊加厚錫印如斗休有烈光千載弗  
亡

勾容武毅王土土哈

西北絕域有山峨峨襟帶二河其人鷲猛如虎負戈  
况我勾容人中之傑來輔真元孰得而過從六軍北  
伐應變如神有堅必拔成稅海之烈譬如大阿百鍊

不折無愧臣節

耶律文正王楚朽

惟楚有材晉實用之達人先知曰千里駒堂堂中書  
執政之樞相我太宗拓開鴻基拱立龍庭上陳帝謀  
三靈協和萬象昭蘇舒吾陽和脫彼翦屠人文粲爛  
民獻乎越於變時維上登黃虞厥功何如請視鼎彝

楊忠肅公惟中

西域小邦以險自嬰帝命揚公往宣威靈雷震雲驚  
風雲流行孰敢不來庭乘鉞而南推結卉裳懼不能  
負恒山巢牙暨據大明公仗節而中農穴用傾廢胡  
遺弓乾綱解紐公以兩手上扶日月不歎不身小大  
畢達海外有截卒成帝業

汪義武王世顯

金運之熄毫社已屋誰翻石門巡陣慟哭時維汪王  
義不負國固亡三秋將焉冀神元龍興六合有恭遂  
乘剛風來朝帝側出其所蘊以效勞績乃截嘉陵乃  
踐大安乃擒勳師撤蜀之藩王之出矣提戟而前氣  
吞三軍王之旋矣雅歌度壺右琴左尊既武且文懿  
哉元勛

張獻武王弘範



真人開天時東大龍摩斥八極群雄雲從劍氣上衝  
日星晦蒙來人不恭仰息海邦帝命張王汝師汝將  
汝披樊襄汝渡大江汝揚義旗以受其降王既受命  
橫梁上馬驚擊集解有夫甚武直奮大刀發莫敢當  
王迎刺之應手斷腕軍氣益揚大聲震天敵有手若  
亡遂籍其土殪遺燼木息厥勢猶強帝壯王之威復  
命柱征叶音實劍名甲錫白尚方一虎而殲海波鏡  
平叶音嶺山蒼蒼武功沈沈

劉文正公宋忠

賢者在世既時忠當世賦武文絕世雖雖爾然而也  
擊風蹈雲乃壘乃城乃闕乃庭乃建灤京灤京之封  
龍岡薛冲王氣所鍾伊劉公是庸作呈邑主中教文  
教萬邦叶音車書來同車書來同維公之功

文忠武王天澤

諄諄忠武有功如虎斬將奪旗疾行如飛統諸侯大  
兵前無堅城馬不留影士不留行鳥李擒焉氣授肅  
清兇鸞既鋤殘孽亦寧春生秋殺以真邦經以嚴邦  
刑維忠武有勇大敵不恐惟忠武有慈服即弗誅維  
忠武有節始終弗涅紀功旂常為邦之光

蘇文正王希憲



天啓景運挺生人豪豹略龍胎呼吸風濤英英廉公  
才雄氣奪力搏潛龍上升九天誕彰皇威關隴晏然  
廣廈細鴉嘉猷日宣出鎮遼寧強宗震疊移節荆湖  
民氣遂蘇連柱大猷正爭烈烈式揚式發則莫我敢  
過大星煌煌西流于堂天下之儔

實文正公默

有卓實公閭閻而別雅雅而博炳炳而文大衣垂紳  
似不能言及推推叢執將荆山網常之陳徽若白日  
昭耀天下至今有赫大道既明旁蕪亦精九箴所及  
以死為生其學之醇其志之忠宜老矣之嗟發自帝

粟

姚文獻公樞

燁燁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  
捷疾如風魏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  
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泝泗沂下探關洛  
施於有政蔚為王佐務盡忠諍立經陳紀控貫黜邪  
風勸四方大闢文明釐致雅樂實自晉邦不殺之諫  
晝夜諄諄舌不得燕治定功成渾然無適莫窺野存  
左許右實三人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不渝  
未世有梁公

許文正公衡

溘洛之學傳旨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  
尊聞行知若親樞末寒泉之慶張皇幽眇登祈毫絲  
如奉函淑門異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  
闕域遂升堂基橫經肯監矜佩錯如祛其人私牖其  
天秉釋其偏岐祝其九衢德感材達昭用干時儲敵  
帝治覽陶泰庶明德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  
祝尸鳴手許公百世之師

吳文正公澄

萬生哲人俱斯勸斯絕乎爭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  
烈如春陽何德之昌抱勝而居兼蓋八區闕而弗紆  
玩心神明粹融弗倚興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緜  
甲之有息將其淵冲以消吝封心照衆融大明當軒  
屢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數

董忠獻公文炳

伊龍虎石實生群英一吹一噓霜霧變更長江天堦其  
險吳前公挾二季破浪率先橫行而黃吉勳帝頽戟  
手指天焦山萬艘擲比雲浮公大呼突陣蛟泣龍愁  
橫屍蔽江水為不流淇城雉築敵氣未龍矢石四集

元公辭及肅公拔去之督戰益力韓彭之勇良平之謀方之於公吾不知其孰優

鄭文志公誄

瞻彼解公上師孔顏挺然一氣立天地間衡命出使仗節帝屬十有六齡有如一日捷門墮垣不起微庭臣節甚重萬死實經吐其唾奇見於直筆奸雄雖亡諫之則力漢有蘇武覆瓿海上邗公繼之雙璧相望

程文憲公銘

巍巍世祖度越百王義聲神滅撫壹宇疆公起從之文憲敬品成紹皇度褒貞元憲章乘出東南編水堤經玉札牛溲藥籠並藏出而醫國小大畢張吐握見賢如渴得漿雖居鑿坡不異廟堂以頌為明以柔居剛式憲且文於輝其光

劉文靜公因

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窟窟六經岐陽之鳳魯郊之麟和氣融人盡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為執轡

皇太子受玉冊頌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越八日甲午皇帝命太

討汴家奴持節授皇太子王冊及冕服九旒在廷臣  
群莫不駿奔東朝恭行大禮越翼日乙未復詣大明  
殿俯伏拜舞舉籥上千萬歲壽百條具欣無間小大  
僉曰我太祖聖武皇帝茂昭寶訓預建家嫡嗣服繼  
統累葉上承靈輿罔敢或違今我皇帝春秋方啟即  
定元良以紹隆丕構其神護睿斷與雷霆同其美烈  
山嶽同其輝高河海同其幽深求之前古豈無與比  
嗚呼盛哉然以萬國至畏王器至重祿定則治否則  
亂治亂所關不翅一髮常之易布在方策蓋可見已  
奈何為人上者不備之思禍亂相尋有不及者惟我

皇帝聖神文武與天同運而不以四海自私惟皇太  
子剛果溫文典聖合德而足膺主鬯之寄明兩作離  
照耀無窮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是可  
以無媿者矣易曰主君莫若君子記曰一人元良萬  
國以正其是之謂乎臣漢遊方賤士躬聞大慶不敢  
管瑟聲歌謹遵詩人美盛德之義而作頌曰皇明御  
禹圖治靡寧邦本既建萬國以正仰瞻紫微中居帝  
應前星煌煌厥象斯著聖人法天風夜弗違爰升上  
闕以彌大基春日載陽海雷出震龜洛差從降茲大  
訓乃勅近臣持節而馳錫以玉冊冕服九旒

十帝

曰休哉神器甚重繼體之恩朕敢不恪汝宜敬事勿  
謂益恭朕茲親嘉祗謁太宮勿謂天高微應甚速勿  
謂官深千里在日第軍若幽汝撫汝監流祚無窮朕  
心乃安皇儲翼翼拜手稽首臣敢不昂以主也臣言  
無寧止冠弁之峨舞踊不足繼以咏歌四海之合聽  
於元冢少陽位墮不震不動何感帝宣何氣弗清太  
自欽芒天高日明微臣作頌流播庶德勸之貞取焉  
示千億

皇太子入學頌

至正九年某月日皇帝開端本坐命皇太子入學其

中敘聖功也前期一日司經設省坐于堂中南面朱  
凡在其南鋪俎又在朱凡南俎前有進復設皇太子  
位于坐西東面太子太傅位于坐東西面諭德贊善  
二人文學一人位在太傅之東皆西面北上殿司  
經以裕皇所御聖典實朱凡上公卿子從學者分東  
西序立堂南北面以中為上正字一人司經一人對  
立兩序端以効不知儀者贊者導皇太子就位立諭  
德以下亦如之皇帝遣使者奉致命在位者皆北面  
立受以次出堂門外望北闕再拜若二復初位贊者  
又導皇太子至殿前南北面立升階再拜就道北跪

炳輝于熾者三少退又再拜復位立如初凡拜若跪  
公卿子咸從司經以聖典還閣凡興沮皆徹皇太子  
即位坐論德以下皆坐公卿子別設几席于論德位  
而皆再拜贊者引齒最長者一人執贊自門左入即  
席跪奠贊于几復位如初又再拜拜已執竿以升執  
事及脯醢者從諸論德西東而立注酒于掌即席跪  
行一獻禮從者薦脯醢贊善文學亦如之少退執事  
者勺酒授論德以醑獻者復位如初皆再拜贊者退  
司經設授讀位正字一人執策啓皇太子受經一人  
皆論德請授經至西東而相向坐授受已復位如初

先王成憲教佑四方夢求俊彦用迪皇

太子以學惟敬惟慎如此其至實萬世無疆之休致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赫皇帝日熙月臨馳覽羣  
克咸克則國本既定葉萬方靡弗承乃命官師乃

闢官學產諸侯度虞宛虞宅于祗有燕宮學職職龍  
樓之阿奕奕其楹位位其庭既穆且貞皇帝曰噫春  
菲九圍比實其基其基何居有吉有詩羽籥干戈亦  
以其時爾尚焉哉毋越我彝我心我寮毋孽茲維我善  
我師上窺黃虞百度惟熙皇儲曰都敢不敢恭以養  
其業以勳其功以達于家邦如旭日煌煌出自東

方鑿半彭彭背旂陽陽珮玉錯錯踏後新堂載誦載  
法或舞以揚常命罔牧荒維福負既大維天命靡常  
匪德曷滅兢兢皇皇寤寐存忘持鞠皇帝治謀寧止  
皇儲則之學又蚤止百祿盈止庶績載止庶績載止  
萬世期無已

擬晉武帝平吳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伐吳乃集多  
士于宣而訓之曰惟皇天孚右有晉俾克君臨方方  
爾方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猶風疾柅懼若將墜  
于深淵世怨一夫不獲以越前王晏憂國誓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  
今吳王皓舍我民弗靖吐瀉暨色淫泆無厭大關苑  
園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群臣有正  
祝者輒殺無赦神怒人怒暗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  
畏天降威命上帝震怒集厥命于朕躬不敢不正敢  
用吉玉宣璧昭告于上天神后帥爾有衆底天之罰  
爾伯爾為三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  
以出涂中爾渾戮力王室簡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  
以出大江之西爾預風以嘉謨告朕朕極不忘爾尚  
克踐前言以威厥勳荆州諸軍爾其誓之以出江陵



爾潛爾作大繼欲有事于吳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  
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  
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也號忠貞各將爾師以出  
夏口以出武昌爾克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  
軍爾濟嗣之嗚呼爾有乘尚備乃干戈時乃獲獲齊  
乃士伍勿長厥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君臣  
宜執俘之獻于太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  
有愛于吳土疆問我民罹事誕以爾多方殄讎乃憐  
爾尚兢兢懷保若撫穀雖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俘  
朕廣釋而於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擊戮汝  
爾其念哉太康元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摸江所而皆  
克二月龍驤將軍濟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  
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  
兵益濟達威將軍戎遣將與濟合攻武昌降之三月  
濟以舟師入石頭皓而縛與琨詣軍門降克州四郡  
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  
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詔增克渾邑八千  
戶進渾爵為公濟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  
賞賜有差以伐吳之役實始於鍾平侯祐祐既卒策  
告其廬封其夫人為萬歲卿君食邑五千戶復詔博



士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子孫以紹有晉無窮之基  
弗敢壞頌曰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圖至  
仁兵人不恭遽彼海嶽殘害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  
赫命將徂征龍虎旋照曜日星上氣如虹吞厥南  
王長江天塹一朔飛渡吳人震驚流汗浹背宜伊神  
武自天而降帝命將臣汝汝汝汝汝汝汝汝則則則則宜令  
之時既而禱餘數不釋方星躔僊天威咫尺青蓋委  
蛇入于洛中風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遠六轡耳  
耳誕布陽和以消陰蝕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  
穆軍無涯有功者賞載頒載賜亦帝桓圭帝不之  
惜惟帝神武龍虎辟兼拓開變荒揭此日月常德流  
銜領聲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天台教觀第一義也有能於  
此悟入融萬法而歸一心即一心而達三諦其近於  
極之知見乎且丘法咸示滿圓具圖像於是合掌作  
禮而說頌曰我觀妙境不思議三千性相恆宛然心  
佛叢生本無二不為迷悟有增減大充法界小塵沙  
一二具此無量法須知一念即三千二千一念亦如  
是譬如空懸十寶鏡鏡前照 尤明燈一燈偏入二



切處一切攝歸一燈內光光涉入了不礙互偏互竭  
無盡藏此境即空即假中而亦不落空假中非先非  
後非異特舉一即三三即一事理俱攝無差殊備性  
齊照亦不別五佛圓顯大車譬只此一乘圓具普皆  
祇觀心不觀具乃以一觀分二家或約三諦作二遠  
有味圓攝秘密義等嘆淨無異觀是非能辨亦變  
浪偏虛空果義法身一法外求即邪道唯此如來正  
法門有非語言能擬讚大海可鉢風可捕歷劫讚嘆  
莫能盡

新藏軍中復甯端頌

我太祖皇帝之龍興也靈承帝命寵綏四方克烈  
臣乃豈依遐遠近諸國往牲嚮風內附而東印度遠  
在西域之隅負固不庭帝乃策怒移六師以征之師  
次鐵門關之下厥有神物騰身而為犀獨角而綠文  
習人語曰玉師宜早還帝因訪問近臣耶律楚材楚  
材對曰是獸名角端能日行萬八千里其見則惡殺  
之象殆天使之告陛下邪帝即日下詔班師臣濼謹  
稽諸傳記角端有二為其一狀類貂角在鼻上中似  
弓今鮮卑及胡休多國尚或有之其一能曉四夷語  
聖人在上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始奉書而至此則自

周秦以來歷千餘年之久而獨於神元見  
焉豈非聖德有以動天靈異之物莫不自至也歟漢  
元狩初武帝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武說  
協律都尉李延年及司馬相如之流尚獨其心思播  
諸樂歌千載之下令人讀之有若親生其時而觀其  
事者則今之所獲古所未有使延年相如輩得際今  
日休明之治則其味歌聖德於無疆者又未如其何  
如也臣竊雖不敏其可已於辭乎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於赫太祖肇基龍荒手持黃鉞日靖四方飄飛  
雲霓垂敷弗剪號政不秦以貽株獨雖彼印度麗勃

之西敢抗六師大命卒迷帝乃震怒愛飭其誅爾焉  
爾牙爾將爾設龍旗載揚列星光指于西疆白日  
為黃乃有神獸膚身鬃尾獨角袒袒人立而語帝詢  
近臣厥歎何靈迨臣有言角端其名天子好仁奉書  
而至曷釋戈矛緩以文治帝曰俞哉我師亟還爾弓  
則寡爾矢則隸有蒼鉤鉤重撼四國垂衣龍庭化行  
絕域九有之臣載忭載乎天地動色神人俱愉惟我  
太祖祗承上帝帝度其心純一不二惟我太祖乃武  
乃神哉恭過劉綏我下民惟我太祖恪慎天戒曾不  
移時戎車返旆神歌之奏自天降祥匪天降祥帝德

之昌孰其媿之古聖有作龍馬出河神龜浮洛黃文  
之犀九其之麟何世不有匪德之罔皇靈赫奕獲可  
下土魚鱉咸若鳥獸率舞焉其基之自茲始之茫茫  
八區莫敢不來惟德動天薦茲嘉瑞小臣勒辭求貽  
世世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賜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  
也邵地濱于江水蟲鴟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  
吳猛世雲用正一輔邪三五飛步之術建殲其神於  
長沙復履遺澤海與使物治變歷其窰宅一在西山

雙嶺南墜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

外廟尺下施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

度使嚴譔采為碑持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震江水

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蓋窳聞之周

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

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則象之屬也古

蓋有其術矣荆羊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缺

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連其亦沉槀象之遺意與於

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而安民其魚矣瀛

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

萬載頌曰吳楚合域翼分經南昌都峻孽所處  
味捷波話離運海榮夫諸戮駭壯遇禽微沉窺意產  
蝕舟滋成賞伯應歷鬼憲宜刑茲舜一辰斗創七星  
揮斥電戰到劉覽非四背黑廓川液紅呈軌天凌瑛  
治金建樞祝融主謀開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  
上旋圓極下被方為漢妃捧靈淵后持衡佩笙鶴類  
月吹危汀仙疎迴紫童節流青玄熱潛湧素雕品英  
鹿山鐵經龍鼎文節明扶鴻寧幹運清寧泰山可礪  
實狂弗傾

大還龍虎符贊

龍虎附贊為子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  
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備煉節節有奇驗復以其  
玄秘也請了白之作是贊贊凡四章

龍虎家一

人身有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攝之銘未各流行  
神所縛止虛寄為天地中間關類兩扉循環不竭窮  
窮然舍冲虛獨立不以形是即真息根強名帝之庭  
靜極必自顯內境垂白芒或想為連環無乃喪其常

鈴化紐二

疑神入紫虛冲然抱一居青龍爵上升白虎為燕樞

批杜旣相從蒸潤如流酥鄧鄂一以固溫養成子珠  
錦宵離中險坎陽復來隨純剛號為乾潛躍契道符  
舜羅蕭臺中服霞敷雲朕閱歷無窮年未共溟津具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巳居士官一氣中夜符  
火候十二時春築復朝毛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  
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蓋蒸洽太和天機益神津  
三元與五氣一返其根後天不能彫長為萬象尊

稽曲樞四

三千六百門差墮惡魁場雌雄鑄為劍日月吸光晶  
尾闕閉玄液九鼎運女英三遜及五假八石巧煎芽  
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人陰魔奪人命遺屍弃縱橫  
寒飆動羅鄧村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為不可學長生

滕奉使贊

齊人王燭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夫  
女之從人一與之無當終身不改壁之白璧小有玷  
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蠲  
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慶鄧曼吾知其  
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屈平吾知其  
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



而國家安有長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典會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採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獨留厲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衣棺葬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嘗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杖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後復已吳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域犬豕有識要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歷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曩屍以全臣節如薛之白弗縑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高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散遂贊辭勒在真碼

溟澤生贊

溟澤生者浙江處應進學海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藝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



誤國狀太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按行歌出郡  
門道傍觀者噴噴杜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  
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  
宇宙太虛一虛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  
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  
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堯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  
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  
篇余所豈得之今餘任十年教嘗授子吾侯子亦久  
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塚中書其筆跡聲音  
悉生神筆類可大指畫示亂者生已生忽迷悟可  
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欽問遇余安裕弋陽  
將教之安裕勸生棄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錢厚  
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零賀外史家畫市大衍  
數夜沽酒瀟飲飲即吐吐復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  
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  
貫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母多言浙水西北髮白時是其  
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  
久宋異務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  
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  
喃未已邪復賦歌以凡意都人士聞之競指為怪民

不與接獨大學生熊希聖猶時造其廬生執熊手  
謂曰吾端居曾接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吳泣  
聲士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  
亦殛死結譚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  
靈吸事耳子不去歟何為屠亡何宋事自非沿江州  
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  
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卒死處州學中  
年五十二無子唯一戴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  
頗自謂知易每死諸易師傳說不問淺深輒誦驗以  
為樂及論後天則筆裁盡為經象文繫辭為傳點文  
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  
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  
人未聞道而驟語效效其論經多失中然性涉酒雜  
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頰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  
唯閩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  
唾斥不怨生將避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半昔  
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傳  
立云或曰生漸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  
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  
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隨星野指南象喻  
說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聞傳于世黃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術以濟以明以洩其藏以其手玄  
黃昔我素王垂絕三絕陸給微生識其我縱我魯我  
股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懷之如河之渾如吐而  
昏如治絲以琴天未降剖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  
百原超神泮漢凝於畫先發世知來小大斯甄莫峻  
匪厓我陸其願莫深匪淵非海其泉簡封以昇非隱  
弗傳有冥者承辛昭以宣或得其猶或神于言矣矣  
東籟雖異宛矣長星隱湖邑之赤矣會祥見微士聲  
飢矣朋昏以世莫之感矣魚在在驚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滿矣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  
瑟又蘇我寧不獻歌此風其涼折梳尖火戎車麗麗  
蕩蕩江流梳之如陸有星其穉流血沃沃海氛方殷  
其何能司人有恆言風雨漂極夏宇墮之涉于大川  
蚤徒折之槓副宇挽于予馬依國或斯隊不知彼或  
日隕弗升繼晷作夜鴉聲於林尾曠于舍孰技是難  
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膽乃行乃避死于冥穉生之  
為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辛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子教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教亦不顯發  
於生發我長喙日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深澤生事近見李滄性學及  
感先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  
而備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憾也故予應  
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歎而替之惜乎予文蕪  
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瀟志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高時邇州東翰羅國有一苾芻號曰重固以三昧力  
於一毫端現大士相其相云何寶冠垂鬚素衣續緒  
颯足而坐於崖石間其崖東邊有一石隱中有水下  
注無際其水微妙如婆羅林自根而垂自莖而條前  
後相續無間斷者大士旁觀空巖端巖舉手指水不  
專不愠沙門似祀具大辨才觀是相已五體接地而  
作是言水之怒者無如流瀑飛空直下其長或至一  
千餘仞或至三萬及無算數開巖射壑晝夜六時無  
有暫捨雖神鬼衆聞其音聲亦生怖畏雖諸衆生曠  
大劫來以迄今茲無明所覆造諸惡業火性所激觸  
山樞石以至殞命肝腦塗地其怒時盡十方界日

月星宿雲電雲露盡十方界山林墳衍草木鳥獸盡  
十方界州邑樓閣民人聚落了無所見以何因緣怒  
所激故怒火所燃有明皆飛去士所指因水以喻明  
受其性慈憫方便最為第一爾將干越有一長者却  
波索迦闍沙門言嗔你讚嘆善哉善哉沙門當知不  
識水性因石而怒為復石怒緣水乃見或水石中各  
有怒性謂水之性其怒因石怒在水外水性無怒長  
江鼓清懷山蕩陸其勢可怖非關於石謂石之性其  
怒因水怒在石外石性無怒懸崖下崩飛電擊九聲  
聞百里非關於水謂水與石各有怒性一鱗不生倒  
滿太虛內外普繞不見有怒屹立弗磨苦無解封萬  
古如一怒投何起沙門當知法界無邊空為本性性  
中本空中實非空萬物造塵展轉成妄如水流躍非  
水之性舍彼二者欲求水性了不可得如石裂豈非  
石之性舍彼二者欲求石性亦不可得如是思惟微  
塵國土山河大地或等或垢皆吾法身諸佛菩薩天  
龍八部夜叉羅刹有情無情皆吾法性性中乃具不  
遺一物一物不留法界衆生無明煩惱即是如來正  
徧知覺善思念之此乃大士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沙  
門聞我所說妙法驢喜踴躍異口同音共說無上如

陀章句

稽首毗盧華藏海無量光明徧一切本來清淨無染  
著凡夫迷妄以迷真有如空裏本無華空裏華生由  
眼翳華生華滅剎那間空相如如元不動願憑大士  
般若力脫此八萬塵勞門礙如瀑流千萬變轉物不  
為物所轉則茲幻象出象端境相了知非實有因非  
有悟真空印證如來大圓如

采苓子贊

采陽卽仲德有隱括嘗采苓九藍山間因自號采苓  
子斯贊之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苓者肥遯之士繳繳霞外不察纖滓白月入懷  
涼颺沂標高視一世何處何營

匡山居士真贊

紫眼有稜是以洞視千古長壽如戟足以畏響百士  
或連大將鼓旗而殄殲於妖診或被靈士冠服而答  
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沉一委頓於外物初無  
累於真襟縣千尋之府厓爰踰其峻嶺萬仞之重淵  
罔測其深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  
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華嚴經贊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  
華嚴大經實中天淵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法為  
華嚴欲蘇拉為煤入以香樂禮和成劑以考此經而  
彼松煤者飯物所就共黑暗相有染白法欲救末為  
冊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事此經而彼承冊者炫耀  
可觀能有人自非照道者其推赤金赤銀魚薄如紙  
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變為  
體初不自肉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  
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難  
說一身內而心管通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衆  
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  
生是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  
願捨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役十指端割出鮮  
用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蒸  
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等閑益壽極居昔者藥  
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  
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頭書一偈况今百  
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橫經命以報佛恩無  
足為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  
華嚴法證入雜華嚴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



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  
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  
母夢吳僧子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迺身宜假  
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迄勝因頓憶  
前事於是親燃五分妙香看卷輪圍結為寶網編覆  
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發誓智海九會之府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  
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  
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  
無量香水海救濟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在

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無有盡  
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  
嚴飭書此經於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  
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一座中  
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  
繡滿一切處共宜大乘法聞者應鮮麗譬如日月王  
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  
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常照故譬如梵志夢  
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



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  
全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  
初不從外得不性自圓滿法無脩證故能如斯見解  
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  
全體即呈靈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  
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令禮  
祇候以為贊讚妙接關門彈指一時答

十八應真贊

第一尊者張拱立海牛脊絕頂而造

指海為地截斷衆流尚不見水何所見牛

第二尊者迎風立飛濤中足踏鉢多羅

手提大地靡物弗舉只一盂問收盡海水

第三尊者乘芭蕉葉臥觀太空水珠亂濺葉上

何分水陸即海是路未入水時一葉已度

第四尊者與前尊者共泛蕉葉一沙彌荷葉隨後  
躑步殊甚

天上下地獨立無偶沙彌何人乃攝其後

第五尊者坐鉢中雪眉岳兩有四海鬼獐甚界  
之行

長得齒有不來不去任爾東西弗離故處

第六尊者橫杖在晚有大龍負而西龜半隱水中杖挑須彌目繚日月懸諸有情證龜成靈

第七尊者瞪目東望口噴氣成雲雲中現七成塔

無縫寶塔不因外見優鉢曇華千年一現

第八尊者託塔景微笑一王孫持果獻之

景因非真塔亦是假一笑之餘語默雙捨

第九尊者象貌甚偉杖錫銜銜行足下寶珠輪有光法耀如火

平視四極一杖指定足下坐珠圓光交映

第十尊者騎海魚魚深繁而遊有洋洋自適意

乘魚而來我未嘗乘青山過雨白雲如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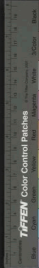
第十一尊者布杖于海赤足躡之杖如龍悠悠西奔

女杖猶龍游戲海中一息萬里不假寸風

第十二尊者左手擎鉢鉢摩唇仰視小龍蜿蜒自胡來昂首作奮勢

真龍出塊風雲應符雨大法雨普活偉格

第十三尊者踏崖石坐左觀水右舒指指空若有



所示

一指之下領納大千真如境界不分中邊

第十四尊者手執備多羅欲讀未讀回視鄰坐者

佛尚不有何況於言靈水起波中復駕船

第十五尊者側耳聽經神觀清淨如在擇定時

經從耳入當以目聽耳目兩忘非動非定

第十六尊者騎虎行山槍拍蕭森除魔喻偷吹衣

騎虎而行何曾移步欲問西來笑指肩樹

第十七尊者跨斑文虎手持降魔法杖迨前巖巖

下維摩如畫

為無怖畏全提宗印大吼一聲萬山皆震

第十八尊者藉草趺坐作入定相白毫光宛轉堪

兩眉間

瞑日而坐心同大虛一塵不立無欠無餘



潛溪集卷二

太白丈人傳

金華宋濂著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  
略稽今驗古達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  
凡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蘿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  
縑袍無表顏色腫脣眉有束芻去文中子靳十步弛  
撻負蹠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  
搔已訖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頭龜背機世至賤者  
為誰夫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邪曰然曰將  
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咲



潛溪集卷二

金華宋濂著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養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  
略稽今驗古達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牧西遊長安  
凡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蘿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  
縑袍無表顏色腫脣眉有束芻去文中子靳十步弛  
撻負蹠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  
搔已訖指文中子謂叔曰彼鳳頭龜背機世至賤者  
為誰夫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邪曰然曰將  
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咲



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樞本趨前稽而問曰七人何而  
通也豈道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  
曰不然也豈八彛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  
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太平之治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  
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口喑何子愚之甚也  
夫其人之體服人之衣食人之粟既使苟有知孰不  
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  
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緯  
正反樞機四時節物五行執天之德以顯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漸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  
復輕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  
禹之而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  
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  
仲以蒸庶為赤子紉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闔  
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  
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看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  
已其下焉者防倂苟求嗟嗟粟斯不遠千里街已求  
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曠造神彥間隸見

訶不敢出禁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為若  
得玉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而來也欲為君  
嗜務成昭而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  
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誤察其在寧不知所自處也  
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  
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  
成昏不然是齊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  
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階若天性  
沈猜不悅誇書廢業學校殺戮元勛黜寵廢嫡黜婦  
乃是目祖則薄毒商之法是崇是者庸庸之禍起在  
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管於湯武之世必見誅  
諉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  
吾言即請東韓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  
丈人之論至矣適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顧  
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  
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遂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  
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  
教適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  
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邪抑下孔子一



筆者稱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  
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映問禮於  
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傾出魯  
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  
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之謂之  
固枉已後人謂之賊淪溺遭回而弗止謂之淹替則  
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拯是五  
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  
矣丈人言畢負笈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  
而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可慕之  
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明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  
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辨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  
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逐乎  
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  
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  
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  
數萬言

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  
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慕  
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漁名嘗騎白牛往來溪  
上故人以白牛生日之生軀輪短小細目而疎鬚性  
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  
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日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  
理實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  
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日我其迂哉我  
若迂孟子則迂之首也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  
又輒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  
也聖賢之道欲疑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  
文生日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  
抗之使出生日祿可干邪仕當為道謀不為身謀干  
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日  
或契以天不合以人是多巧之太者拙乎哉生慕孔  
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棄瓊之金言及之手足  
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日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  
至其狂生切多矣常行服節法或謂其欲又生生日  
蓋蹈其天顏子甚孝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日竊陰  
陽之和以私一己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  
乎生雖貧其色常澹眉宇間或語之生日吾內足樂

也內既是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  
哉生御惡衣啗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丹服  
雖異機則一糠爰與淨蒸西珠飽則均何能為生不  
責責人不責責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責自責尔於我  
何加焉感有賦不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城三尺之  
希黃之故歎或然與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亦  
知也生不立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和生  
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者先以之外神何預焉生  
多積台衡賢者慈惠諸家書或誘其偏生曰我雖口  
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皆情言謂也報應特基於  
報親擊以鑿鑿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達制樂之  
或嘆之生曰此黃符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求  
矣生好著履登山遇曉騰屐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矯  
生曰吾於西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  
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室中或澄思終日或執筆  
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  
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嘆以為得其真故自  
號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  
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魏乎求之見也猶自語諸  
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魏里令雲四子孫也。赤子時，無兒，嗶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瑩及宗，同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殺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登夜發去。又誣環所為，桂怒，號環懦惰，立之大雪中，一夜不使去，環恟恟謝過，無一言辨。其究桂猶日，雪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頭受之，不恚，桂死，過璧壺，厚璧子慶多茶，或遂駕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實枯間。

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整，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若浹源，山山抵元家，甚密，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為謀，神元聞遽，婦告二翁，遂避寇，不聽復。潯泣諫，翁罵曰：「豎子不鮮事，江南內附，父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時，翁去。則是翁從賊，天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計者執若殺賊，自明乃與後夫傳參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獲作，誰能耶？」元曰：「吾知有說，爾若得自視，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破。

殺一人。素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籍員之。此逃賊平翁  
竟無罪。

壽生有淑姿。年既長。婦金華戚。乘祖台冠。掛鎮龍反  
面。攻婺州宗玉。薨。吉。騎及浙東宣慰使史。糾捕獲之。  
械至州。城將鞠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城中。奴穿  
巷。環適傷。欲連環出。賈助鎮龍時史怒。冠甚。几。批。辭  
所引必查。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  
曰。昔誤繫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官。曹據馮  
耿賢曰。妻父無罪。奴欲誣以不道。儻事不得直。一家  
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

雨。馮怒曰。此壽呈汝女子所知。壽家析益切。為為之  
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  
摧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潛而見逐。覆霜  
中野。作履霜辭。其辭多怨。傷瀟瀟。謂伯奇不必懼也。  
父母忌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  
奇同。環無身立大靈中。則又非若覆霜比也。乃能順  
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益  
近之矣。元為親故。拔劍砍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亦能脫父命於虛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成卒李午午同從  
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奉舅姑父母生養死  
誓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挂外  
水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  
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  
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論月竟  
不死仰人異之為聞于縣始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  
閩夫墓地則蒸莽四塞不可識張哀動幾絕夫忽降  
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  
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嘗酥如冰宜黏如膠  
已而果然官為之為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家護喪  
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廣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買  
死利津亂莖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  
解髮擊馬腹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轍即墜未  
幾轍隨發而視之是父也葬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  
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婦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謝烈婦傳



謝烈婦常葵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身甚  
廉先後以禮性勤而剛事非毅然弗行鞠撫衆雖  
細歲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  
家致雖蕭條常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  
騎日蹙竟上箬澤意謂獲可妾聞西師鐵騎連十萬  
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為黃既得睦必東窺葵謂其  
不至者妾也踴請嘗號男子宜察知之妾求瘦如鬼  
且其醜及決不能掣弱幼遠適焉若先買舟東下為  
上計否則歸妾毋家母家南有池即有急以身餒杰  
嘗爾嘗不食子以病君也履重於行始曰勿恐有履  
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獲出城南箬獲中前言且視  
履曰宜急旋稍緩嗟嗟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  
春未帝兄濱軍被血衣奔不絕謂履人曰事急矣  
候鷄再就囊糧挾季女以裹腰入負小兒從明日壬  
申力倦甚箬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  
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  
後人後視箬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遂去已而游兵  
四出赤幟徧山澤東面作呼嘯聲屬女婦無箬箬皮  
不可免力疲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沃  
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特嗚呼人拯之所



由違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弟之弟呼其夫國家安有喪亡之禍哉嗚呼世之就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處或伏不趨孤免以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名者亦頗見之未有若節之烈者也烈固烈矣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于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闢非細故也尋倫風教於是所為其意無故為文道其事使庶官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帚者孰非人婦哉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燕女第顏亦以乘跽沉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爾瀛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數者必護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聞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技崖巖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凜凜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威人耶烈婦雖死其弟死矣夫

鄭氏孝文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世孫也其先居樂陽疑道遷欽自儲遷桂遷浦陽今為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授梁孝撰合經論教萬言事父母孝  
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綯上疏願守錢端禮請以  
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依病風學綺保持若嬰兒  
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閨生運運生  
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  
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  
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  
月卿老黃汝寒才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  
馬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  
生鑑鑑生渭渭生挺挺皆善守令數千指無異心者重  
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御史  
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  
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徒中凜如川一第稍有  
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過歲時大和坐堂上君稔子皆  
盛衣冠駕行立左序下以次進百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御無敢參差者見者皆  
喟嗟焉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  
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  
者武成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  
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嘆曰此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家之祥瑞也。後視御輪善弁以鳳麟二大字繪於  
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  
奉浮屠老子。冠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  
孫後化。孜孜孝謹。不識墨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感甚  
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比  
出納。雖絲毛事。或有文可覆。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  
驗之。諸子晝趨。功入夜。歎聚生。採茅軒中。濕濕語笑  
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道。與持使節。不  
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諾婦直事。女紅不使。豫家政  
宗族呈聞以恩。像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堂通傳不

救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行  
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  
宰相世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  
圖蒙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懷生懷芬。懷芬生  
郭生。斌。斌生唐青。州刺史。庶生侍中徽。徽生  
大理卿。鄭。鄭生繼。繼生行。事中華。暮生宜州。觀祭使  
回。又觀鄭愛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倕  
倕生子。藝。子藥。生苞。苞生宋。欽。縣令。疑道。疑道生好  
中侍御史。自贖。自贖生秘。開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

生照照生冲素靈士綺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要說其所謂不傳者該考微不磨而欲以一人之見開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事友篇中近板毀於火因更替於此以勵民俗云瀛志

吾術傳

吾術字子行抗人也意氣節傲不為公侯屈也常自比郭忠恕若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應訪使徐瑛一日來見術茂樓上呼曰七樓何故當貴人登邪願明日揭謝使節瑛素重術

嘆而去生徒從術游者常數十百人術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投之特出小清涼傘教之低昂作舞毋或對賓存談大暖解髮濡洞中為戲群童皆肅容莫敢動術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鉄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志世者性好機傳文學士獨袒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術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為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為已妻官為逮文母母死後遠母後夫夫來上術家會其偽券爭覺遠及術術固弗知也遠卒奪術南出教百

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傷也即遣歸  
或有訴衍丞相府事得下執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  
子衍持師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衍  
天隱以六壬筮之得疾子丑順流柩曰是骨朽荆泥  
又笑多寶院僧文毅衍學為詩聞其死哭甚哀招鬼  
葬之西湖上和龜之音律呂之聲善勸宋賀鑄工詩  
善尤精於小篆世志不止秦唐二季問宛丘趙鼎願  
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為多其初著書有尚書要畧聽  
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九氣楚史詩  
阮晉文春秋道學校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  
釋閩中編竹泰山房詩世多傳

為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返以入繩墨則其  
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  
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大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  
卜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夔吳人生闕開生而  
嬰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嘗欲甚淺不知有肉  
味唯甘六藝學若館歲環攻之與河南張恒游恒歸  
川兵淫弟子善談名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

西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州淮民率弗馴令蝕人  
甲士官籍之多以誣去關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譖歷  
甲與舒乙競田原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寔  
灰燼中誣之關為白其事泗無麥者賦賦代還長老爭進  
關上之中書定為令此無麥者賦賦代還長老爭進  
全為壽關謝去後關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  
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  
主事三月之間疏濬完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寔  
不合關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獲  
召將遷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疏言字令最近民欲  
萬國治貴守令及是政廢宜用嚴最法力行之便上  
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如狼關輟遣大  
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關言奉使恒無  
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法元  
元之意宜亟罷之明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韓關賢  
曰該如君言知關忠亮不怨關在位知無不言言隋  
直無忌人勸關少辭關曰吾縱僭豈不知批逆鱗  
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  
關議復古禮樂其言精懇有徵聞者斥為迂闊弗用  
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天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



其門嗣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  
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參議山員粟翰官者死于道陞  
費常倍關命以布帛代輸右丞沙班沽權自用多錄  
其私人關每抗解沮之會英德蠻反當帥師又止不  
行無敢議之者關揚言于庭曰右丞當佳受天子命  
為方使重臣不思執斧刻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  
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易餉不足何關曰右丞第  
往此不難改也關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  
慰伯顏以宴得番贊關關覺重辭之香中陰貽黃金  
章嘆曰余贊遠官多矣繁如水壘唯余公一人復以  
集賢經歷召入預備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  
出僉浙東道憲訪司事發姦擒伏驍察若神州縣關  
關至倉粟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藝校小少各遠  
度關遣官覆政實之種賦平衛士無養以沒入田分  
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社禱民重是立關鞠  
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關關  
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關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  
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吳  
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關推漕而宣慰副使  
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關毅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奇賊轉粟以哺賊  
夫八社民倉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  
甚固小路若參關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關殺傷  
相當至日晏賊殊死戰關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  
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長戚次第  
降關在緜城浚澤獨不戈分毛耕郊外田民嚮不能  
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報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  
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關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  
披靡遣兵乘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隔備  
安屢歸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術之偽作又廣通城中  
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關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  
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衙昇許大明以其言說  
降闕命奉出以鐵椎擊碎齒頰其皮束門滿山有  
虎傷人闕遣文檢山神使驅虎虎出境不害功上銅  
延保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尊及  
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輒數萬掠王帛殺嬰兒真  
賊上以獻沿江州郡患若之獨不敢迫城下即近出  
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克將校者溪洞兵屯  
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脅主供億關叱  
左右收縛有微且上疏言諸醜素不被王化其人與



禽獸幸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闕  
言持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立  
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賸集祠下大  
声謂曰男兒生則為華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  
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郡圍城戰  
繼城江而下糧餉絕兵出斃失利戊戌正月七日  
城陷闕猶帥眾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  
吾得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執手罵曰余恨不得  
嚼碎汝肉吐餒為鷹軍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  
刺闕闕遂自刎不殊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郭卜氏  
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  
將軍不負國我輩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  
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  
曰忠愍是封夏國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城不仕為  
為即有赫赫名所至為買莊孝義如恐後每辭政闕  
門授後謝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注多新章詩文  
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闕其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百餘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



奪也後雖不幸根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  
上貫霄漢必聚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  
露則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着也然而聞死於君而  
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  
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閩果人豪也哉余來江  
左見其門生故立言闢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戢守處  
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事遂於梅峯閣猶足以動人  
悲思因擬其行事感傳以示為人臣者

漁既佞余廷心傳又見門人汪河言常廷心死時  
其妾滿堂生一子甫醉棄水濱有偽萬戶杜某乎

曰此必余奉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  
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戮子曰汝父何在子  
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  
贛人也李嘗文身人號為花李善州視賊欲吞廷  
心見閩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立萬戶統師  
軍守水若前後多戮功賊未破城李移寨入賊中  
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娶妻奴子謂曰余  
相公死國吾亦義不為及等母不死為人肝魚肉  
拔劍無小大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  
至醉覆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



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流雖不文唯恐其  
尖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袁志士辭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  
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幸  
蒙不白於後世子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  
錄金之諸儒自辛酉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  
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上者也雖其行事或未無  
過終非經畝陳腐慷慨不極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  
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擬其大略達於各人之下又  
從而表之以辭

辛酉年秋之福昌人年二十王始知讀書音義有不  
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  
文辭尤以是非向異自任每讀人詩必為之探源委  
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  
穎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綱密絲毛不相貸雖胎人  
怒罵不怙也性疎宕不脩威儀責人延客罵麻衣草  
履之陋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  
貧負囊縱橫張口待哺愈須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  
其括槁然悴流離頽踣一假詩以鳴雖百且之餘其

耿耿自信者不少愛元光初李猷能元好問在正津  
忽往見之猷能為設美酒餼飯放笑嘆曰平生飽食有  
幾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嘗與老飢  
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驛城之間以  
天地為棺擲日月為合椁孤狸亦可憐蟻亦可巨聞  
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材胡不汝鴟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  
不過寒哉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求豈無藥山豈無鐵  
苟非吾有我敗米之而魁屑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  
我腹肯折把節而終我則甚儂烏豈逢蟻上下可辨

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欲而當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甲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  
入閩閩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  
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  
蕙心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  
自稱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  
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  
當緒憐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讀左丘明司馬  
遷文或數百言者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東家  
諸人積不平乃以慢罵官長訟于有司卷左相半端

年不能決者丞師中遣史曹持酒和餅之尋入閨  
驪駭馬來京師日以馬僮候散道達慈家則書地大  
數而去會桓山公武仙在鄆汾性說之署行尚書省  
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權汾言論  
隱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嘗與賊而死終不  
作美乞餐向人又善為詩治杜禱若有幽下豪俠懼  
慨之衆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尤今何其嘗大河東流遺恆無人金匱石室  
藏我冊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  
上明雖見其文不死既不我嘉復謂我憎我視我臥

有淚如霞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經有文  
悠悠蒼天句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  
市家日曆錄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目無脫遺者故  
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  
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筆尤坐掉頭吟  
風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聒絮不得語過其飲  
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  
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者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  
諸公方薦試雖未幾卒辭曰

匪備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  
倒誰復迴之早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貴虞下迄五  
季一陳必獨何有幽遠或顧其機該辭如雲誰非男  
子有古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闕靡一物不知吾儒所  
恥獨立千古上邇家紀爾身雖窮爾名其威

奮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潭州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  
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  
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悍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  
儼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制亦不敢以  
書生遇之淵徐州觀察判官名為荆王府文學兼記

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賦吏風采凜凜蔡下  
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會  
取之淵捕得赦以前後罪杖板之老幼聚觀萬口稱  
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薦除太學博士  
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  
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尚某逆擊之突騎  
退走真登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  
淵請急滅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  
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



軀餘雄偉嘗長口哆頰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  
惡之氣見於頰間或奇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撻折碎  
亦不能變也食蒸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  
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殺人任  
淵仍為餘事耳淵之交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  
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齷心之功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特指出巡  
面冷如鐵霜面所加利萬即折才患在斯兵莽又長  
眼兇十里執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  
九原誰起埃風白春式附武章有誓如校妾婦之為  
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能誌九州敢謂無人

常璠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樓事  
史館洞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琬同在館中以高  
寒得弄璋姓送之信陵携酒酌魏公子墳揮手蕭飲  
後去客陽夏以報擊酒壺俛楚聲款自言去國十年  
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問奇才  
劍客典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其東  
盡山東西扼關輔大軍長驅使少壯數十萬人殺之  
居廣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邳之源峯鎮九  
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過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



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生守冬則燃草敵  
水兼之閔輔大飢秦氏死者相枕藉皆悲之作商  
歌十章寫其情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淡  
下不能食乃出言莫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瑤去不知  
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堂  
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  
天門九重萬景聞知孰乘國釣我將自薦友謂我狂  
斥去如箭商願有芝聯聯齋齋可以葆神可以樂飢  
及性不逐誰甘幽際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孤憤辭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究之遽  
因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  
其或知所愆也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箚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  
傲微辭以自吐暴有志乎學古兮拍前脩以作則非  
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為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  
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峻嶮兮芻蕘中茲危禍胡美  
斐之小文兮境成之於兵錦剛指方以為圖兮按人  
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予素得而交之握手以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  
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變兮而下石汝面目  
之無作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思成  
汝良心觀日月之光照兮聞雷震之隱聒予固不足  
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馬足以責  
汝彼黃鳥之雙雙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  
兮乃一禽之不知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歎  
歎嗟受命之寡僅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圍於深淵  
兮單無損於鱗鱗汝雖不我福兮予安往而迹四咄  
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

不繼我之幽枉則姦較較之白璧兮余其為若石  
也纖纖之素錦兮反謂其如之漆也欲力詆以潔文  
兮其美惠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  
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自經於溝瀆兮  
慮君子之見唾夜漫而不日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蕭  
響於空階兮似助予之悲衷六合之至廣兮實一身  
而無所蕙忱為若有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  
所遺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魯史之  
所稱果自及而弗及兮縱遇辱其如余浮日  
黎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思兮思吾德之



未明意欣欣以超絕乎振冠纓而起行取環琴以彈之  
之方有和樂之新嘉樂天命以自度可究年歲而不  
再更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科始予將舉諸樂之白湖而  
子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言足道曰方來者類多  
沈疇之子事此文繡以自媚人爭茂越之獨子之貧  
短衣纔能至軒公處前廡下叩聲蕭然誰復見顧者  
唯子章與子澄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予時學  
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慨厲厲子曰子章隘矣

是焉之以汗子哉子章好使氣入霜如睨白眼視之  
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勸予者厲之子章覺然謝  
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子居至雖也子既還金華  
子章亦去越二年子再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  
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尔邪子但力學天殆不能  
貧子也子觀子章貌如莊其厲子一如搢縻時未幾  
子復西還金華又二年子來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  
以書來曰子昔在搢縻與子居僅四月而別在烏傷  
未十日而別今子來浦陽浦陽子父母邦也子家距  
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子亦喜當與





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來嘗一朱子竊恠之因  
詢子章所嘗往來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氣厥厥不探  
子謂是疾必難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為吾子望甚  
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和子之交  
友固多矣知子章者寧幾人哉積十二年之久僅能  
再見之蓋以子章春秋始壯子雖少長亦不過二三  
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乎而棄去乎  
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愛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  
予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子雖  
歿不衰子章不可得已固從而著其詳子章諸碑

陳氏子章字也浦陽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輝赫其声光振  
拔其華英不秋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  
孺短褐不知珪組之青蔥羹糗飯莫沾蟲絲之菜雉  
足勸乎敏候神僊乎篝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輝迹  
於衆局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淒淒宿  
草萋萋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  
材之淑而遽下劍於一杯之土寧不使余撫遺文而  
增慨想音容而惻楚也耶嗚呼懦矣

王季楚哀辭



三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良嘗檢校江浙行中書政  
成謁運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  
季楚才者薦其名遂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正  
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承陳公  
諱誤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子深哀仲淮既不  
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始一歲僅然也  
仲淮有知其能瞑目半聞汝交友多能文盡求辭以  
交仲淮且對我泗來為濼言濼竊悲之初濼見季楚  
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濼  
方意其必遊用於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淮  
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也詳曰

冥冥玄化孰尸其推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思媿人辭

吾卿名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沒始餘百年而  
其學殆絕濼竊痛之然公之所學弗詳於孔子之道  
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子公之卿者所宜  
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  
有曝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  
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  
曰



惟微人之惜想兮賦姱質於自然脩娥規而凝黛兮  
曼目將以成安鬢鬢而如雲兮屬輔巧以承權纖  
腰秀頸若鮮早兮容都曼而体便娟質瑤瑩而右純  
兮桂微娟以半偏懸明日以綴佩兮錯木犀而傳冠  
向瑤室而徵步兮寄襟舒以貞閒安妃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兮復浴與平江于勢翻翻而卷卷兮若游龍  
之在淵胡人閨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乎高寒漢道  
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歿徑驅馭於陰陽兮時上  
下平星辰歎于生之何晚兮不一覲於芳儀念娉婷  
之鮮双兮想迴風而日思歛於渾而委情于氣滄漉

以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兮視萬里猶門嶂登樞轍而  
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葉暎然而閨闈兮斧山川之  
縱橫樹輪盤糾而柴荒兮嶺嶺靡靡以相望豈孤思  
群而求嗥兮文鷁暮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殊兮空  
雲龍之將將寒佗餘而望兮耀靈習其西散降止雲  
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闈楹而徙倚兮境外  
嬰而愁內滋新翳皎以出天兮想熾美之曲習數星  
爛而成文兮懷繡幃之離峇額雲蒸而無津兮思玉  
之弗緝拂蘭袖而起步兮後經緯乎空庭苦端騰之  
靡靡兮感羽蟲之亮亮撼戶環以悲樹兮揚落索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弗自勝轉曲肱而入堂壇兮，辟獨坐對乎華鈴。影  
搖曳如鳥禮兮，象中心之靡在。乘龍指宿而競吠兮，  
耳恍聞於楚音。疾側視以啓闕兮，感聞葉於枯松。綠  
錦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理琴。琴聲咽而思深于想，  
孤雌之鳴陰更寒。嘆以將闕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抗  
余而就揚兮，期曼艸以潛通。藉氣注以弗釋兮，矯有  
物而衝中息。纏纒以方微兮，祝翕會而上征。造句始  
而謁太儀兮，群靈縈其若繫。氣旋落以隨疾兮，鳳捲  
沛而嬰空。馭象車而兼軌節兮，鞭列缺以奔豈。隘豹  
其趨驚，帝皇以奮兮，根流紆獨辨以相象。左揚右

衝動以彌深兮，皎融積潤雲霧而雷春。回霓轉灑汨  
以嶺飲兮，吸噴瀾率萬以濤鴻。將眇眇以前邁兮，綃  
粉紛而弗止。筭冥冥以無垠兮，勢呈皇而逸靡。趨氛  
埃而淑即兮，吏振掌乎朱陵。長麗張囑以向日兮，有  
共感之華文。傳芒澤以上森兮，繁重離之冊。門炫赤  
玉之寶章兮，列入龍之威神。啟東旭於蒼極兮，青明  
紛其正邊。群神冊附以方餐兮，養靈和之鳳笙。四附  
芬而東飲兮，暈玉色而騰輝。攝素威以升皓宮兮，時  
四極之洋洋。厚收碩余而破頰兮，錫鑿璣之華鈞。增  
貞白以分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燧元冥。朔



颺颺以吹爽有夫玄巾而擗甲兮極靈它以為驅重  
陰返而未啓兮肅玄無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依  
所忌之莫於觀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滄海而遊遊靈  
氣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愁苦使中天之有居  
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復捨世  
素恆忽荒以從之兮駕剛應以徑度曾允炎之所切  
兮琳纒鬱泐而不可正視瑯瑯形標屹以上起兮淵  
監弘倘雲誦而波詭連卷機範亦以軋芻兮歲魁幼  
眇盡以高峙中洞房之物移兮乃媿人之攸至使更  
報為余通訊兮誠再拜乎金雷曾來非之則聞兮移

王臨之委神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  
面吐芳輝以若蘭兮竟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  
質弗沫毋深尔穢昧厥施切約襦兮曳塵旌結黃纒  
兮張緞幘兮桂棹兮靈孫虞索胡纒兮鳴楊車集榮  
芽以逸蒸兮羗郁却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嘗擊  
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闔去幽而開寤維嘉祥  
之盈耳兮選若人其何美遂捫肩以沈思兮獨屢  
而繚屐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子就也亘天  
地而無終兮惟我民之秉彝直以載於上下兮必有  
人而繫之性者固不可作兮幸方明之昭如日春賡

於厥躬者而合而耳投誠驚之雙柳方固難齊於  
六驥能駢擊而弗分等亦千里之可至余雖庸庸而  
力單考故不沾沾而奮厲帶鉤鉅而佩袋兮撒卸家  
而快將期行形以必踐方始俯仰而無愧縱不得微  
人以定之將考又何異同功而並世

子與此詩皆好一過考  
王聖公與余同好

東湖先生方君招寤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純加痛而神益壯  
一旦合璧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未出園賓升堂  
已復揖賓咸東向坐頰外稱楊桓執豆籩乃從容樂

解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夫人問世不遠矣私自念  
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籍是以成形有生者必  
有死覺聚者必終散嘗味味思之上自顧顛齒髮下  
自肩臂腰管不知何者為可籍何者為可恒乃欲長  
生閱世而不死乎予亦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  
可勝數或得三叉刺權百萬兵暗噫叱咤而江水為  
之起湧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騎於諸侯之間亦  
足以傾強而下敵者而人其材略雄矣其精鬼勳美  
吾將求而與之遊則已蕩為飄氣而無所詰矣嗚呼  
世之人凡以有洋之身與涯敵者葦可悲也足以致



啓期林殽之徒有見乎此或披索鼓琴或行吟拾穗  
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  
虞頌之童五群歌以輓榘于塗與其施棺死後之鬼  
執若子視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輓子  
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序予而歌予且擊輪為  
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  
予言願奉此辭為賢士大夫壽矣昔曰然先生既行  
離已又舉紳言曰賢士大夫固親我矣予又聞古之  
人有遺篋於途者或閱其篋篋雖散而不復還作辭  
以相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救逐之憂而其精

神皆已散場筋骸皆已厭備碩未死耳幸未死有法  
辭以招我庶幾豁然自達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得御  
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驟然而笑也此非屬言  
景瀛而惟為彌譽此辭為吾景瀛壽酒又曰然於是  
賢士大夫執辭以酢先生且各賦歌詩一章以進瀛  
曰製為招魂辭云先生名宋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  
陽人其行事大略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鬼兮歸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睽宜此華山如雲  
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罔竊疏紫擅高些  
銅龍承柱吐赤瑛些繡幅高寒耀幡解些綠蛇銜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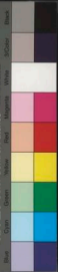


若瓦星些淳熬然而溢昇劍些狼腸凝膏如玉晶些  
九霞玄冠五采綬些麟彩霓光英英些珩璫金節  
錦瓊璫些離酒樂和一齊為些沂鄂劍籥發繁聲些  
越蕭激風肖宛發些秦歌媛迴近懸瓊些室中百具  
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  
越故庭些

鄭仲昭字辭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說者謂雲漢六河也夜晴  
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懷於心之靈  
明與有弗同者乎予文甫內郭君以漢為名內翁所  
先生字之曰仲昭間來徵于言予聞制字必有規於  
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建冠為之先備物恆事無一或傳筮期宿寶  
列器布筵弁制皮爵裳錯黃玄組纓芻飲鉢鈞用延  
壽甌有禁和齋斯黠離肺丸鼎脫肝官蓮壽壽既祭  
工祝乃前造字命辭朕義則宣雖天有漢灑氣成川  
衡角莫軫負予宿謀夜翳既飲若練在縣隨時運行  
素色連娟微諸人心同此徽鮮森列為華倫燭八埏  
出玉游衍與天同還有徽鄭君世胃蟬聯十世同場  
義闡四傳君實繼之金曰象賢前之回之宋政甫肩





奉之昭之先緒愈綿性廉則驕惟溫則喧處乎正中  
有補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聖堂理是得體裝匪備  
相彼先氏日夕乾乾一事或忤六鑿相提君宜自勗  
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不祝辭以代嘉弦

趙廣字辭

蒲河趙志遠氏衣冠之望茲也有子曰廣未求子為  
之字予謂廣之文從才從黃才則因才為屋象對刺  
高屋上之形而黃則諧音也解慎以呈之火者為廣質  
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美乃  
為之辭曰人之限也不則廣之人之排也誓則容之

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堂

諸暨孝如楊方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卷夫孝未易言於余獨睹之孝  
婦而不斲者將以媿為人婦之不孝者有也孝婦姓方  
氏諱迹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君敬敏  
有母何氏孝婦左右以養唯恐違其志何病疇道二  
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擲出之積歲  
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佞色昔人有為說  
况前喻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于策矧孝婦之事尤  
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

那問而可知也嗚乎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勃蹊而不恭者乃之為孝乎子自成童時讀聖而所得古孝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改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違嗚呼余豈意今於豎陽乃見之也豎陽距于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渾滅其迹而人弗聞之耳爾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責而得聞者可大書不朽之崇所以愧人而之不孝者耶非惟愧人婦也抑行愧人子也孝婦

性儉慈頗知讀書嘗日躬田教子父德載母張首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而壽其年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薛李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瀟長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自來陽來曰蔣老高民歿矣瀟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日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己已即有滯下之疾晝夜之行餘百文之耗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絕矣自己已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瀟聞已復哭之哀乃尤



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縣而天吾季高乎使季高其  
行負天地愧神明天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  
弗言也非其道弗為也言其事親則孝禦衆伯仲則  
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博而莊接閭黨  
則惠而慈求其致天之歸無有也今季高何為不道不  
乎豈高高在上果不可以乎抑其視夢不能別善  
惡乎所謂天道當與吾人者其尚足徵乎嗚呼悲乎  
物濶年二十餘頗嗜書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備方先  
主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  
所主益符君子稱家子稱季高父也濂因獲交季高

父子間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脫  
肉若玉靈可愛庶幾何既哭其公今又哭季高焉則  
夫人世如傳令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高萬意於  
學方先生既歿復負笈師事傅氏黃公舍濂亦執酒  
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安益密季高日出所為文皆  
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必湖上輒揮手吐肺  
肝間酒醕蒸氣繞出慷慨皆俗語季高喜與濂覲季  
高善辨說袞袞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撻力膝之  
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為  
嘗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為常定知別後之



相思者乃為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為李  
高一駿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冬乃李高有書米曰東  
西二峴山無音足跡十年矣縱一少為吾行其可貽山  
靈之所笑乎源方開戶者書壁少弗妄出不及如李  
高言灑所居實浦內青蘿山山下林樹蒼潤依律野  
鶴見人子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源自念雖  
不能為李高性李高清俊七情四慾之或可一求當  
共飲水或騎或投壺白雲間亦一樂也且知李高運  
廉灑而長遊乎峴山之蒼翠間正眼來不對之墮淚  
如囊傷乎

而李高不見又客不

為之感慨乎嗚乎悲乎李高之太夫人年踰八十無  
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蒙恩在政長者僅七齡幼  
者尚居乳哺中孺然可念乎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  
嗚呼悲乎李高已矣灑將撰李高傳行為書以信後  
世適有故未及為姑撰哀辭一通寔之於墓以寫中  
心之悲李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恣撒可移灑海  
可填灑之衣吾李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  
呼悲乎李高諸兄孫李高其年也卒時年二十九云

辭曰

有木挺挺焉為乎得與其施焉嗚呼霜雪何為焉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  
悲兮嗚呼

贈醫師晉生序

醫之為道難言矣然必審診以度量立規矩稱  
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逆之法後參其人之  
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善不  
輕矣非洞明虛世屏書之失得尚可與於斯乎黃帝  
內經雖就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遠以  
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  
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

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  
之能經臨頓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劉涓子  
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  
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證况復求其  
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  
傷寒諸論成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  
情欲食飲罪勞之所致者畧而不詳無之文字錯簡  
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  
伯華佗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  
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泪夫三焦五藏六府之病最為



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木書  
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  
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  
失也又下此則王冰冰堆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  
至策周祥切密亦人之所難荷定之則局滯而不通  
矣又下此則王叔和思慮思慮以絕人之議操慈仁  
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祖上害人之禍至為憤  
切後人稍聞其常垣亦足以其術焉但不知傷寒之  
經或弗能無遺憾也蓋雖聞劣外臺秘要所言方證  
符禁均矣之詳頗有所想述然謂竊能殺生人而不

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蘇乙觀安時  
評叔微叔微在準經寸之中而游所發明安時雖  
能出奇意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八皆得張機之祖  
者也味乙深造械之闢奧而擬其精華建為五藏之  
方各隨所宜所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  
有補而無瀉皆於內經之秘尤知右之所取法世果  
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  
闕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并乙之本真也又下  
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雖水漲從正元素之  
與元素雜說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



而興起焉者若從正則又宗夫元素者也元素以古  
方新病夫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苦亦不  
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  
溲得之宗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胃之說  
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穢平矣從正以吐汗  
下三法風寒暑濕六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  
其劑多峻厲不善言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  
經為藥宜十九條者為厚瀉式簡奧粹微有非大  
觀官易語醫所可及也歸究其說施則亦不越補攻二  
首之間也寒者自內經以來緊要之歲有司者凡

一百七十九家二二九部一千

百五十九卷亦不

為不多也他未遑悉不論即今所論者世之世之醫師  
果能盡心於斯否至之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  
立規矩稱權衡合其已昧之屬烏能察而行之不至以  
人命為戲也幾希也夫雖然殆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  
曰升降曰浮沈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  
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  
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要可  
處天於至約之域乎醫之為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  
而已烏傷實思誠盡外弟也性醇介有古君子之行



嘗同雁師事城南開先生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愛  
醫說於彥脩牙先生之門諸醫家所著無所不窺出  
而治疾往往有奇驗為紳間多為賦詩而屬濼以序  
與非知醫者將何以為思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  
因為直疏歷世群書之失得而勗思誠以學者如此  
初不暇如他作者鼓弄筆舌文能以成文也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質樸漫衍若大海沓無  
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者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  
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趨矣

夫今知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  
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頃漸秘密不  
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  
真諦三藏則不然以涅槃等經為漸華嚴之經為頃  
頃漸之外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既分四教  
四諸緣起為別般若為通學昭梵經為分華嚴為滿  
滿則一乘則通分則三乘也吉藏師復立三法輪教  
華嚴為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為枝末法輪法華為攝  
末歸本法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自時厥後以  
釋迦經為屈曲舍邪經為平道若此二教乃江南印



之所達也以四阿合為四諦級者為無相華嚴為觀  
行息樂為安樂大乘為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  
所說也以阿舍等為四諦相入般者等為隱密相華  
嚴等為顯相者此三時教乃三歲慧及慈悲基依  
解深密經所立也而賢首法歲復善華嚴立為五乘  
初為愚法小乘二為大乘之始三為大乘之終終始  
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為頓不階等級一念  
佛生即入覺地五則為圓一切一切即一是為  
真俗互融具是圓滿無礙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  
為十時始為小乘有教為諸凡夫慧著世法以為實  
有邊將有法縛勒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  
深密經和合是有令其不滿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  
伽明假即真次言維摩即俗恆真次言法華分位歸  
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  
際遍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入天三乘雖  
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普  
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教相離析尤  
然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代掌師合禪教秘  
密而混言之也寧爾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  
教論以論如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

劉智曰審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普  
提達摩曰心教輪其言非不佳而能弗之意益遠矣  
判教諸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紛有如此者嗚呼  
為釋子之學者不既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遠少之  
也原其言教皆為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雖大醫  
王方便治疾扶有實虛誠有猶瀉隨其病是因特制  
之苟執于一為實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  
甲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與而易道微三  
傳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子又不得不為學佛者懼  
也今日師又游方外以教來之不易明得性大叢林  
從碩師而受其說聞于頌寃肉典求片言以為贈予  
言贊矣一真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  
哉予言贊矣

挑花澗修禩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巒然而葱蒨者玄麓山  
也山之西挑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  
君彥真將脩禩事于澗省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  
諸賢士大天殿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  
三聖所始得澗潭遂沿澗而入水鍾道幾盡澗不得  
此先後擊擊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挑花山寒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開蓬及是始繁傍多鑿入天如日雲忽見鮮葩點  
濕翠間缺缺欲熱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  
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  
壇廣尋丈可釣聞大壺下時四圍皆瑤樹璵林蓋清  
絕曰釣壺磯面垂蒼壁俯瞰臺磯聞女壘與陵台穆  
鞠之赤綺綠鬘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恐出下臨小  
壺泉列其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亭水為蛇行勢前  
出石壇下銜銜作環佩鳴寒有善琴者不崇泉聲之  
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  
步水左右石壁壁於南道曰五折泉人口十步後山此

斗折入洞壓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  
危巖矯轉飛泉中馮馮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大  
細決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  
鏡淨始悟為辰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遠  
望遙望仙人居曰蕊珠巖遠望見之病登陟之勞  
無往者遷至石壇上各敷綉席取水而坐呼童拾薪  
煮取堂中酒溫之宵餐饒中饒有母隨波沉浮厲行  
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聽者方次第取飲時怪風來  
來欲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扶酒三行  
年家高者命列終論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咸可酒

三月就衰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窗漢  
或與連席者語且不休或運筆如風而且書且歌或  
按紙伏座右下欲寫腹心或句有未當搔首感頤向  
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研聚前坡奪瓢爭先或持卷  
授鄰坐者觀曲忙看雲而臥管一可盡已而詩盡  
成括行無算途窮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  
茲將良幣兼所賦詩而屬屬以左漁按韓詩內傳三  
月上已挑花水下士禱鄭之楚俗於塗汭兩水之上  
招魂設餽餽蘭草以祛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  
異地殊而挑花灑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仁士

大夫以備樸事豈或遠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  
是為也為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求歎  
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媿  
於孔氏之徒然後無負於七尺之軀夫可不勗哉漁  
既為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  
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杏庭摘彙序

漁昔愛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  
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  
百里外嘗媿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遠先生之子存心來為浦江村漁始得悉愛而伏讀  
之不足嘆曰為呼是是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  
之時五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  
列為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為終始若秦漢以來至于  
近代其間靡靡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為不多  
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  
媿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  
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靈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  
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  
評之詩矣乎新安為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

及吏部朱公兄弟以詩倡于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  
盛流風遠約有至于今不衰先生之生繼後朱公百  
餘年嘗及接卿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其精其  
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  
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餘意者嗚呼是豈非詩  
哉漁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美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  
奔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家其次也造為艱深之辭  
如癡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  
傳粉施朱類燕姬越女巧自銜鬻於春風之盟異代  
安少年為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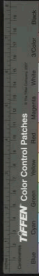


之作尚可得和瀛方將騰雲東明山中與二三子  
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頌觀之俾濬摘其古  
今詞若干首鑠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瀛  
特舉詩之未藝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  
簡情乎河東公墓本以微無從實其說之然否也先  
生諱叢祖子爵夫山偏官起家四轉而為遂昌主簿  
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於詩  
者不書

送從弟景道還舊法序

予從弟景道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為廩舉

之街居物于家視其時之誠信而將其跡應未幾家  
大稼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  
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歲  
者在室而奪者已在門焉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  
得而據哉於是即外无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  
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揆校不逮一有里馮  
子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為之驚為喜乃與之坐而語  
以孟軻氏疾余之說而悲世俗傾跌於利害之塗莫  
能自拔者言頓懇惻景清聞之極感頓欲容似欲泣  
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子新遷居



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見景清則挾策而求文履  
結難一字不辭輒沉思良久期必適乃已至曉始罷  
去日以爲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問榻羅山則又  
見其獨坐夜將半猶閉讀書聲未休嗚呼若景清之  
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  
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封吳等  
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而足下筆頃刻數千言一博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  
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  
益而不爲學愈勤而弗息則今之景清庶知不爲吾  
之明允哉景清勉之毋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  
吾使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違則爲公  
爲私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其而  
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爲儒兮  
漢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  
志也於其東牖序以贈之景清試性質之思誠又必  
有以相發也

王氏夢吟詩卷序

末白王先生嘗嘗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  
過之先生揖之坐問其姓名咲而不答唯取袖中詩



一章琅然而誦迫窘而其辭已至思之至且頗能憶  
其首句遂從而補其辭且命潛溪東瀛存之瀛自幼  
時嘗請謝內史夢忠連事未嘗不疑其說以為詩者  
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頓隨自有不吝  
過者又何待面堂之夢而後得句耶竊意內史欲神  
其詩之妙故假此說以欺世耳及杜而遠遊艱險險  
阻莫不備嘗凡照於物而不能處釋者則思思則寐  
心見之者持符節以相契無不合者瀛然後知內史  
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也今先生自  
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瀛  
毫髮續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  
所形孰得而闕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  
技以自養厭煩之學不克加備每一操觚動至旬月  
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以座士之思填心塞耳  
性性如醉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生蓋亦知少  
愧哉如瀛不敏方得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瀛為  
驟修命載其事於蕭簡瀛方內思之不暇尚何政序  
先生詩耶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瀛之名  
氏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面堂之事詎得專美乎此又瀛之有為於先生





者也

葯房雜唱序

序曰葯房雜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甚  
與間無纖靡固無繁弗涵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并  
之銘煙風日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煥寒之更  
毛羽鱗分之繁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可深  
可看可悅可憐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  
而形於言出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嗚呼氣之靈  
彭神合自然機樞發道契冲漠上自玉公物士下  
蓬小夫編前車薄揚於樽蓋一博揚於隱伏大而朝

會無廢岐之弦歌小而不委卷深閨凡諸編練雖位號  
之或殊而帝衷之無異共尚周之隆斯義為盛漢魏以  
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公不之間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  
吳趨楚豔而吐溢之志不汨為牛鬼蛇神而夢幻之事  
彰焉霆飛霞擲而粗而偶之文布焉胡嘯梵吟而忽荒  
之趣見焉儉言粵語一而懼鄙之象形焉鸞支蝶卉而  
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嘗與藻劇論至  
斯為之彈指三嘆蓋公以惟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  
於篇翰規風雅鼓勤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  
玄酒於因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為之麗



衝風激浪不足為之豪其凄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  
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廟廟由其才無不  
無所以休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攬明月木  
難之珎如登崑丘而視天木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  
制作之林競爽並茂之場者已如濂不敏年踰四表  
學及三餘精神遐逝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宣之荆潭  
之情景伯之音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願念時音獲陪  
杖屨濯纓雙溪之側漱幽壑涼之上舉蘭月以夷猶  
撫摠雲而舒嘯公曰吞吐群機陶鑄庶幾王隨風  
水雲在口人爭傳公亦秀句似鈔筆於蕪金秦何稍歷

星霜遽分今古雖溪面之室貴跡未寒而遼東之鶴  
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下僕與其門人  
黃琪編輯遺書錄之文梓乃綠世之深遠以首蔚為  
厲嗟大玉尤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為世瑞乘  
功曹之新章不泯本本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  
足疑者第以疾歿相仍又藻葉喜無義山之雅劍在  
漫叟之榭舊姑綴蕪緜以信徵臆云爾公諱景奎文  
可字也婺蘭溪人群行存諸列傳僂博學善屬文尤  
精於詩無喬於公者也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三月  
己亥朔契承姪金華宋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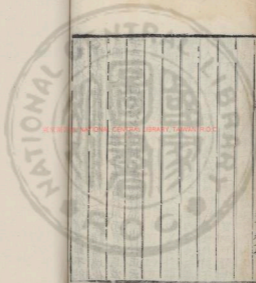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漢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鄆即春秋所書齊人降鄆是也今密州有古鄆城實其故地鄆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為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姁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為章供氏者亦不知漢章食因時從而茹加之也鄆有為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為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帥尚書齊永加初出守十稔始家於南安唐廣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達之清城唐州之五世孫復自清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常唐

之季即郡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授以三策大旨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為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逵封連全連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數蕃布于東面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隅後先顯者殆以餘百計將為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散復罹兵燹漸至不可於攷重之十六世孫溢源為是懼於是捨厥系緒法諸史表彙行為圖條刻不紊作譜圖為第先世遺行可俾可師誦其部凡



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  
昭爛不愆其實作傳至篇第三事涉攷實唯可類分  
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  
厭詳者本秀圖以為別錄通名之日章氏家乘云灑  
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結於簿狀昏姻必由於譜  
系是以圖譜有司即今史有負知撰譜事有官四方  
以家狀奉上者官為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  
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為尤甚官  
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  
不備不備然而增飾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  
取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灑與灑游者又雖不能  
文謹為稽童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譜篇端他  
日圖譜之局或故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茲  
字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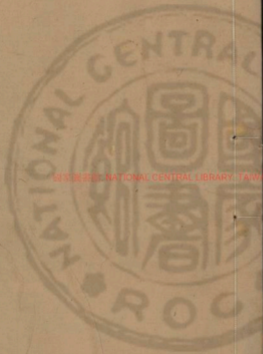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13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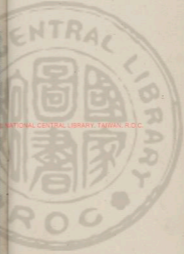
陸溪集卷三

燕書四十首

金華宋濂著

玄黃之間事變無環辨士談論以風以陳質性舊聞  
今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白  
若故紛冒至於武文威稜蓋談慎彼諸姬今晉君不  
道乃誅兵入我足虜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  
不復親帥三軍以逆豎乃城郭以進晉人不亦可乎  
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玉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  
國孰與守盡國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



方城為其東有潁水為晉人雖象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勇犯守鄆先軫保鄆叔貯禦雲中苟僅扼直轄誰能侮乎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殺之以仁取之以寬繼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必以死守矣雖然足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疆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言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蓬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成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

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一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謂晉楚大國晉齊何能謂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群鶴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翼諸鶴晨風不得補去已而有為水與鶴同啄雞視之凡第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鶴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為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險此無

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  
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蟻且有毒况  
上國乎燕人為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輸具材工師輸伐巨  
木於營丘山中若菴若茹若颯若颯若豫章無託取而  
從之河巖流而下工師輸鹿象使操剗剗之運梲  
又剗之闌闌然索索然聲達乎德溜之郊越五月路  
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撈者桓公讓工師  
輸曰撈散木也膚理不容階液弗固矣之脰瓜之不  
知所窮為枳為楨且不可况為負任器耶工師輸對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瑒以為厲地畫藻以  
美非至聖以厚牆啣鏡以飾黝臣竊以為善善矣雖  
東阿之楹缺以一撈是之不虞君之允讓也桓公曰  
寢之肇者在宗廟承末膺者在將將梓准楹耳一楹  
喪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輸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  
喪則無寢若象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口不可也工  
師輸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  
曰不知也工師輸曰臣請為君言之楹執國柄者有  
雍至馬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馬長君之欲者有  
寺人貂焉外惡謀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閭方馬是奏



操皆盡矣。竊能獨存。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  
千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事  
以諫忠矣。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神業  
底定。善曰。從諫勿嗔。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  
輪近之矣。

楚莊躡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美而盜殺  
司鴻氏。棟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宦衛人。  
不從。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璫怒。欲梟衛人。白閭曰。  
衛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行  
至。幸久。竟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女。翁室。容顏。燦輝。肌

膚。若瑤玉。善為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龍。旋見者欲  
死。君強委。喻焉。可妻也。璫從之。楚至。躡絕。憐愛。登終  
不自憚。嬰則曰。媚躡作狐狗。惡躡或一破。顏輒出。驕  
人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嫩丹。齒  
如齊貝。音甲黃鍾。其美之大哉。悔相從不風也。雖然。  
今幸得侍中。擲者殆大界。我寵乎。事已手足。皆亂。無  
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躡  
辱。瑩白閭甚。恚往。詬瑩曰。而。潤。聾耳。聽忘德。吾乎不  
然。何年我主君也。嬰經乎。尤力。瑩起。逾之。白閭與嬰  
逐。宗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



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肆也而弗能報父爭一旦之寵不亦慎乎嬰不能吞白問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登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問抱登大慟登與嬰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為膽妻其女婦事與莊跨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又北而事之爭權而於寵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師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為樂之制桐而棘錒焉蓋為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噬已呀然斃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為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渾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為人鮮能聞子之角因偽也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偽矣舍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所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焉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侯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命彌



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  
未至公遽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  
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  
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頌有賀且不暇况敢  
爭乎公辭頌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  
實過之公曰大夫之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  
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  
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齊邠次伐崇僕虎而  
作豈邑自岐徙邠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  
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  
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  
文王乎公恍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典之黨  
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織之臣  
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群熊率焉熊性惡  
血偶度絕擊棘刺骨血見若濡綖熊至爪之血愈滋  
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湯熊不能禁劍去其膚  
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  
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劍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  
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真諸公族不



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懷諫誰能犯焉子俞編及獲言  
之而公弗捨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  
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  
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逆卷之  
且咎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卜更湯收濕  
不以巾遮風乾之掘坎為履而軒其上下疏河水隨  
惠應流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運大雪不嚴妻因病  
寒死然好與女婦足執足執若行膳盤三周而覆滷  
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噉即吐子泓獨樂之  
騷人曰是何魯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  
冥諾袖中飯不甘嗅之神皮弗爽嗅之怒不舒適不  
釋也又從而哭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衆感燕合  
不爾求也燕為普淖弗汝覲也能時致足執於拒前  
燕莫大焉祭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  
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  
畫純佩之以援髮之以榆大擇彤筭承之趨魯君之  
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闕廬以蔽風雨者非君  
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于膏





婦饋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  
人為無禮於德為無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三體  
之共禮每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  
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  
來宜於寡人乎是給令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  
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謂之不華無以彰君  
之德也盍更請於是以錦為文綉衣無色罷重絮以  
未綉縠以華縠有文縠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  
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授教於君子不  
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華縠文以顯義

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  
意謹更之惟君圖為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  
禮若可受施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  
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  
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得可也又進而致  
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  
臣不敢以褻服丐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  
忠信為紳庶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  
稷求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  
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純以因其情



一  
想恣而有休魯君應之若黃鐘大呂弦歌于揚洋洋  
手相宣洽洽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  
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駸擊至趙趙若咸常與之出游指河山曰吟吟乎有  
載也指民物曰琴琴乎衆多也指兵有曰矛戟犀剝  
也指內藏曰玉帛充初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  
子服擊曰敵邑索其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為君陳  
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焉者居蛟洳之丘  
洳不產牛有犍鐘耒耜大如斲其角爾爾果爾昭支  
且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撞牛易編

靈牛之牯是也昭支且曰吾見駝牛者形似人耳其  
大有若斯乎想其人購以歸贖其比鄰矜其與卑自  
以無敵也他日霽宣乎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高涼之山首牛曰犛其有黃其尾玄其色類乎犛其  
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且復往購以歸又自以  
為無敵也他日姜子擅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空賓之林有牛曰旄亦鬣垂解絳鬣絳體長而多  
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且復往購以歸又  
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偁無騰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  
大也已峽之中有牛白澤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角



鬻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復往歸以歸  
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桑扈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  
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犁項肉上葵龍胡下綏  
迅行如飛其肉重三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復往購  
以歸且說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邪岸舞鳥悅驚  
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先過之昭支盍出牛體之公  
孫伯先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哦哦之谷有牛曰蠻  
蠻以為頂鶴象以為踞雕鷲以為皆填脂以為尻其  
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感曰有是哉雖然且  
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先言因嘆曰使人不我信則終  
矜獲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  
海固為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為  
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  
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戍當告  
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及乎淫靡然燈景  
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據車以從衣惡甚  
冠纓殆欲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群臣曰寡人  
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鞞珠容刀各一以為  
身章而等每過儉也皆對曰臣等藉君威靈得從大

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木雖弗華未嘗凋也頽  
君又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  
共則一和儉則從見從康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  
景公說一日出將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鳥其  
車則澤而蹊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豈  
明黼黻也景公以其始也大怒曰叱咄而吾臣也敢  
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偽八勞日拙其齊  
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十多大邦于惠之謂陽山  
君曰寡人遇士不為不至矣先仇而備之未涼而羞

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禁維之邪益  
離其心迭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固將空  
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甌不棲非山  
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逐弋人餌而粟之詔  
而刑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空出沒  
命作甕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蹌而起夫王孫賴夫  
人者猶可也至於彫臚則噬人之物俯首則百獸擊  
掉尾聞林木震雷咆則陰森四發非惟不可近劫敢  
狎獵人惡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  
編項或翻出蹠下無所不至彫臚亦靈獸猶可也至



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汝人引而羅之獲而乘之持土  
為人敬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今其為鬼則  
目為而眼鬼不以目跳踉嫗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  
冥伯隨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蚩蚩則無之至微者也  
形大於乘其目鼻入微不可見故人以鬼肢誘而致  
之集於社壺玄與黃異貯序而敬之布帛几於庭置  
三壺其上振跌三枋則玄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奪首  
揮鬣相向三則紛紛交不可辨聞狂聲各退入壺不  
能大王孫勉燈殿也伯趙禽也蚩蚩蟲也皆口不能  
言其頂不盡其可服而制之者其心志單管欲故也  
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  
我先君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禱百里奚於宛迎蹇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送成伯葉巨竊聞之先  
君嘗語群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悔寬則大魚來遊  
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劍為乃廉至耳今王之馭下  
如求盜豈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  
出者臣亦將去之况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  
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群  
國聞之上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  
孰不欲自見哉特志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率



賢而容無殺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來臺宰過  
曰敢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况倍三乎吾  
寧死爾不意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  
使者俱宰至見公師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  
庠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審民肥國今也胡  
不服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又欲愛  
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適國之宰皆徇公欲  
爾備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  
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五正諫有陪諫有忠  
諫有諛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符公仲曰夫魏易  
挫之國也今弗聞蓋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  
公叔曰不然魏國鄙小許雖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  
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  
弱蓋有伏甲馬營猶越人穿鼠鼠好夜竊粟越人寘  
粟於盎恣鼠鼯不顧鼠吁群類入焉必飲而後又越  
人乃易粟以水浮康葢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  
群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緝我是寘粟於盎也無  
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帥城焉公仲僅以



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遺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無陽豈力弱哉蓋誘我也公仲遠信之何邪老子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樂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樂雲益務修靡徇為聲色無不好籍之舉火者百家無規之者婦或唯恐不五求樊西旅訪神馬淫注微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推天還則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醉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亡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沈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歲皆空而為樂不厭

覺名所變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手輒給之曰魚鴈滿數澤半牛遊郊明金帛珠玉充積虛歲何謂單手穹復悅雲妻琴瑟罵曰蛇蝎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嘗其血骨日夜不止人因病屬死人死則蛇蝎亦槁矣爾曹籍吾家舉火旦旦盡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寡言以計云之雙龍益其雲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弓君子曰山之陽有桑野蟲穴之晝夜震弗止桑滿液乾而梓蟲亦無生者蟲其樂氏之客賦使戒寡言亦何至於弓末哉

楚有閭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

以為僞學人也一日飲蓬啓彊家而沈尹壽師相望在  
馬師所擊與沈尹壽語語近葵謂子般怒曰若等陷文  
墨其害甚矣入穢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廣言俎豆問  
子衆皆色沮言未既有龜雖過門闔子紙起更未忍見  
矣穆乃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闔子般也初闔  
子般適於姬姬如飲蓬啓彊家過而目招之謂子般  
將尾而執焉不度良人見也沈尹壽相摩言曰天下  
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蓬啓彊尤之曰子何  
見之晚也昔鮑侯好袒使袒師教焉袒師脫上省人  
觀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蹈文鸞之履升降  
周旋人也拜立坐跪人也袒師度可用進鮑侯鮑侯  
觀之樂舉鸞飾焉袒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其袒  
假人貌飾形也其心狙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惟闔子  
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燕言者木袂相屬也子  
何惟闔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  
之遠也涉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  
知者觀闔子般之事可為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避群蠻中貨選  
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先輝燦然遇東  
風輒冉附新葩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



山幽不見日常若兩將壓地西王須自必死乎張  
實絕氣麻遺斷不為烏為飯未入醒醒自實中出又  
覆槐意若傷之者取成叔靈靈香香諸物指之食西  
王須方領甘之實若有小洞樓新蟲厚尺餘甚溫讓  
西王須掘徑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  
嗚呼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解忽有餘皇度  
山下星隕急狹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夾也徑  
徑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固謂其夾曰吾聞徑血可  
療續經百年不篤是我也脂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  
捕之其父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  
為叢石加玳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踐也斯  
戮之矣西王須之兄鼓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鉄  
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  
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

性

王戲生與三烏叢臣朋玉戲生曰吾齊宜自厲異時  
立朝勢人之門足母步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實腐  
心者查誓諸王戲生者乃歎血誓曰二人同心母猶  
利母昧有位母附厥險至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  
殛之若亡何共仕于吾玉戲生獲申前誓三烏叢臣

曰言猶在耳何敢志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  
走其庭三馬震臣既悔復恐玉戡生知之又不得不  
往也竊劫焉即去假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  
照之則玉戡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  
盟誠良及登祿仕遷變其初志何耶判客戰于中位  
勢林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  
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之使犀首欺  
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臣說齊魏之  
君曰臣之東鄰有長跖君其妻終安夫人妬定其得  
適長跖君苦之長跖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  
和而不爭長跖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遺其妻載糶  
簞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  
爾長跖君年將耄矣官安之令固難得之故以傷其  
心可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  
子致辱玉趾貴子茲敢應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  
焉長跖君嘗養子且幼未能勝酒掃所恃以無恐者  
長跖君存耳苟一旦盡先期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  
路長跖君精神幾何實之愛之唯妾爾侍惟唯欲是  
從長跖君若不其日豈有澳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

宋久安班魯寧復計惟薄事乎六人之罪各歸逐其  
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何以桓秦秦還衛人一誅從  
約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  
非紛亂唯其所命皆俾理善威大王不可不察也齊  
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獲成君子曰  
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辨士之舌以為東西雖子  
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傳曰駐白為黑  
倒上為下其士之謂歟

驪馮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叢須覆父而牛  
尾狸亦產焉狸食與肉間錯味占甚富林實秋肥狸  
日飲之其毛澤澤狸曰料為人所忌穴山為宮樹石  
為柵聚籜為囿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欲大取  
跡之蝦搗堊墮而煙其宮狸不能煙也閉日冒火出  
大遁斃之力叔牟曰狸何罪哉醜夷子曰狸何罪哉  
利其肉之臆也高國氏以畜見禍人以為無辜殊不  
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為鵠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  
之降則降指為鵠免鵠使之擊則擊無不如意西荆  
有終利之伊爭能宜咎效學之求鵠於大陰山使調

厲奴囚之七月有錫過焉命錫搏之錫爲陸錫亦陸  
對立姑技上招之錫矯然逝矣餘者疲死過半終利  
之伊甚漸往錫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錫明也宜咎曰  
吾亦何術哉子初得之也冠之以籠胃來之以條蔽  
蔽之以鼓擊承之以鞘春揅之以藥和使其日無邪  
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廬其饜也咽  
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錫比蛟  
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入不以禽畜處其  
性情動振其萌骸逆亂其血膏憂備其羽翮不遺其  
德飢神既不完天者宰矣矣又烏能知人志哉唯恐  
其不縱也縱則鵬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  
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錫熟而得馭將之術也君  
子曰宜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  
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  
失政季氏得氏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掩戈待且莫敢發者畏季  
氏威也君將不遠諸侯而徵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  
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登罪如  
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魯

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閔巫  
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強是視當齊瑩霸衣裳之會元  
兵車之會四魯解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違穿屨其義我楚國  
則曰是革路藍縷之邛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舍  
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存  
臨楚郊賓沐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  
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輅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啟民六族使帥  
其宗歸其分秩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其德至今未泯也夫偷惠以懷人人誰弗視遠威以  
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共之以示遠其無  
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閔巫臣曰受姓定封  
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  
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教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  
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  
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火無所  
避之憂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壬靈  
雖縱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  
布義以臣伐君是謂恃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若以



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魯魯之墟君其圖為不知君得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聞巫臣曰天王消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且不及况能饒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矣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求諸侯震盪不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為國密過於齊

錫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籍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逆為諸姬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動諸侯也如或遠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圍齊侯取郟居郟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濫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述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邊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悛墜以威遠為言二者皆矣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棠襄公繼伯符與楚子命于孟以乘車位而不設兵

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史曰君安則臣寧  
君設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將為賓諸請林死言  
為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嫫者聽其毛羽翮冠  
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審審者陸鱗鱗考才乞乞者夫  
始可龍與看龍乎龍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  
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史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  
曰然曰聞君或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  
在體要佩玉弔銷不可新於山荷戈與殺不可耐於  
廟其理然也今楚人隳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  
其術過矣君之莅政勅法文王使文王遷龍亦使魯

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入皆相率  
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與戎乎墮培之闕玉帛交錯而  
便甲士廁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  
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為厲世笑者以膠柱  
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性會強國而不知

變乎

鄭人有愛惜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峇或設餌苟  
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之魚新脫罔吾  
之苦德甚浮白而殮囑諭且鬻尾始提鄭人掬而觀  
之曰鬻得無傷乎未幾鬻滿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

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屬者察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道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成語不更先生曰鮑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大欲磔山狸欲啖隨苦之其黠者乃往依隈焉緩柱之配也世謂之緩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為啄其數鷄焉鷄其強伯趙欲其室亦不能一朝及意而近人而家於堂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而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萬成曰仁義汝穢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彼于林有集維鷄鷄非乎林固不巢也人孰不習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莫以隨得出說之游於雲夢之澤夫焉共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言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愛珠簡茅洵上開闕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楚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者突起管中視之珠也插言藏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沒珠之失二千



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收授者  
之手可以入賊忽其謀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  
矣又而不治欲神虎土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  
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  
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  
曰社闢文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  
逐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  
其屏棄誰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風  
化世解養之如天敬之如神緩之若子何如曰斯其

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  
則君舍之則獨大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  
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  
朝宗探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  
民使君主之不使履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  
民亦重矣哉

趙威陽堪其宮大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駒假於  
奔水氏駒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  
升堂然坐西楹問奔水氏命賓者設筵薦脯醢騰脯  
脯起執爵空酒且辭主人饒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



故歷必有命我者故而曰方曰天降禍於我家爵  
位是崇虛始方熾欲緣高沃之時希如翼徒望宮而  
既聞子有階可登豈乞我奔水氏夢足曰子何其迂  
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連苑必吐哺而逃濕跡見歸必  
棄後而走宮火已熾乃子揖讓時即急屏階從之至  
則宮已燼矣居子曰道儒實事性性類此是何可勝  
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  
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嬰泉其生生嬰德而唯願盡國中無過者唯  
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報若有所失語大夫隣曰異  
其生其智人我何為能安我也大夫隣曰心成憐白  
髮玄帽弗怡肥色姪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我大夫  
隣曰君聞癸北子嬰之為人乎子嬰慎妃耦十年不  
逆頓辨辭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癩如蠶珠且  
黑而醜曲逆人過而不祝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  
筑候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嬰一  
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宇曰玄纒朝筑為妾吹候鳥  
嬰之甚于琴稍出游歸必熟祝其面無不妍者天笑  
世人多一日云其交宛憂都憐之為致趙女尤豔敬  
敬照人世謂門面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遂出曰何物

醜類敢儕吾玄雖所謂玄雖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  
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於此乎研  
墨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巧以佞為賢以  
正直為儉和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  
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天心鈞與公王東無庸相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鈞  
學內聖外王之道渡溼而洽於心公王乘迂之曰子  
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鼠黃擒鼠也子不得一馬刀  
拿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充  
之曰子病大心鈞善矣子道亦未為得是使韓盧捕  
鼠百而一中馬子所蓄則異於是公王乘曰何術也  
曰捍闔之術也儀秦之舌中韓之法軫到之咎也狡  
之一色則一色眼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  
天下從是使蒙貴襲鼠也子不失一馬大心鈞公王  
象疑之相與說于秦王大心鈞進曰王道如春煦地  
兆民無跡可蹤均囿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馮化單  
於通選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黃虛能致之爾寡人  
不能伺也目公王乘言公王乘進曰揣摩地執明王  
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伯業可定  
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

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待王見問目  
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問利害黎如也言已且縱曰  
願王假臣五月之乂四海諸侯皆懼滕行而宋朝矣  
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  
與聞國政公玉棄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  
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鈞轍環諸侯皆不  
信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箭于賊  
之舞不可施鄰衛之和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  
齊魯之俗大心鈞欲行先生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  
哉

晉定公好以位誘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  
鮪為不知其大多少赤熾曳曳見龍躍則則其驚也  
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戴沫腥風蓋倫儼然云逢鮪鯉  
鯉經必吞日以十千計不能饜出游黑水海洋海鮪聚  
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其從唯行海間孰敢  
何問之者游潮上羅剎江潮退膠為蠶若長陵江濱  
之人以為孟陵也涉之當足虞或戰大駭斫甲而視  
王鮪肌之乃架棧而齋割之載數百艘為膏葢體群  
啄之各飲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  
欲為小鯉且不可得位其可惜哉定公曰寡人已知

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  
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  
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齊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  
非欺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  
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兼戰鉅  
利旆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虜充初餽餼弗絕無仰  
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  
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鄆杞薛  
皆與國也奔脫承令前旬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

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叢爾之邦  
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平為土地耶海  
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  
人耶衣冠劍為丸斥君之境土何愛應結舟裳之俗  
以亂我邊語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  
魯而擄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  
爛草莽枯齒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  
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  
大夫言國善山戎屢恃寡人奈何賓齊無曰然則對  
虎並家於山峻龜魚驚俱究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

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或乎容之則來庶  
伐之則板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為齊侯曰大  
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  
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  
若狂易者以足末為中以冠纓直履以食豆而羹  
白物靡不及者衛君深憂之親桂駕文子之問問曰  
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侍若是  
邪曰臣非敢反侍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  
法刑不定上下無章使暴者爭民奪夫操弓矢出關  
是簞食而豆盛食也責威之鄉混乎與豈是穰豈  
冠纓也冕緝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交易  
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既實病亦一身爾如國  
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絳皂而  
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  
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  
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庶其蕪矣婦競絕數月不遁於越入楚兵大掠  
吞東西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庶盡聚諸輿謝去  
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蟹雖椎相負雖風濤不能庶

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  
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  
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交目  
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庶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謔談居之不疑令人笑之尊盧沙  
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遊至  
楚境上闢吏蔡之尊盧沙曰慎毋擊我我來為楚王  
師關吏遂諸朝大夫寘館之間曰先生不鄙夷敵邑  
不遠千里將康我楚和承顏色日淺未敢數布腹心  
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  
予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瑛客之問之如  
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瑛獲罪於王去言之王  
趣見未至使者四三牲及見女揖不拜呼楚王謂曰  
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  
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圍楚剋白牲列珠槃玉敦  
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  
王尚得真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  
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  
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  
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

沙却之辱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  
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割而  
縱之華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費禍終  
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  
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華盧沙亦其一也使  
晉兵不即至或可少信其言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  
歷考性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華盧沙  
之刺非不幸也宜也

東有白冥子析耕於渠蔭之野得石為圓而哲肉且  
倍好上有籀文于析執規之曰實如鏡防澤而有  
韋其壁也哉乎尹旁達應而不測其壁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徵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得蘇之於大也偶罕來非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竄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求也卻還之子拊抱石嘆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象雖華不辭以補冠太阿雖  
銳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求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拊其幸矣哉子拊恐曰何幸也曰下  
和以玉獻尚邊也况爾為職者乎子拊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真行術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羊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交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令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無政察酒香滋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姓蜃之又聞有項珞乎腹嚴蜃  
飢則變出求食歸則項珞飽否乃死蜃失所養亦兩  
不能無也項珞姑實之又聞夏屋有雀鼠乎與印  
印蚺匿比為印印蚺虛齧甘草印有雞印印蚺虛食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蜃鼠姑實之又聞西域有非  
命之鳥乎級首一體性多妖飢則爭啄一俟其腹  
毒草害之及下盜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行此一事爾奈何雖去奈何雖去二人相顧  
曰徹查言吾等將愈敗驩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  
自用哉零須奮可謂善諷矣

倚于草間尾勺氏畜豹養捕獸以雙白壁易之且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進言所與將者欲出豹于庭而誦其能於是冶金為繩擊之文羅日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見倚于阜怒言之他日又有鼠過為倚于阜獲縱之豹過鼠如初倚于阜怒鞭之豹輒嗥倚于阜愈鞭之易以釋絨寘之牛羊棧中日備以指豹衣欲泣倚于阜之友安季子佗聞之誦曰吾聞巨闕雖利捕獲不如利雖綿綺雖麗供饋不如又布文豹雖驚擒鼠不如狸狽子何愚也易不用狸捕鼠而縱豹捕鼠哉倚于阜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麋鹿鹿先以歸無算者君子曰豈因善捕

公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又何邪

楚多鶴善格如膠漆之解大夫黎望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鶴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鶴愧之無狗大夫曰夫鶴海內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馬爾今衣褐而絛文鶴也翁鱗而尾佳鶴也刀承而戟吓鶴也鶴則鶴矣求能格者為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圖冠方履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鶴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

見草悅是戰戰士鮮不類之然宜無真虎哉亦無人  
君不能用耳

楚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歸木  
夢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群臣問焉伯瑕對曰楚  
誘我也適宜敵而敵必深入存亡不可相晉侯曰子  
計踈矣伯瑕志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得隨君  
情先夫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背楚矣  
執政象車內雙日盛曳筮殺而剛玉劫者後宮千人  
且能莫酣惟口不足焉能父我聞士渥濁土渥濁對  
曰殺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  
東堵侯則齊鄰魯衛地戈侍陳獨吾國有新襄宋嚙  
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勁相制耳不足慮  
也問范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國難起特起大笑絕  
纓晉侯憂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范對曰老臣何敢笑  
君實笑厲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  
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故厲奴環進之人至  
則焉群鴈籍是以膜澤人無其故焚火照之鴈惶  
然鳴澤人運沉其火群鴈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  
者四三群鴈以奴船已共冢之未幾澤人執火前焉  
奴不敢鳴群鴈方蘇一網無遺者今楚師也



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孺人不當如是  
我於走大巖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改侵  
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慮必有一長者及韓  
起鍼計楚人知悉其情逸邊師詩云先民有三詢于  
芻蕘況上乎

宋則成君自高視群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  
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  
進丸成蓋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毋納工納  
則死比股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  
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  
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  
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劇成君君召至  
子且鼓肱為翼膠膝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  
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壽鶴  
甚故效之曰何故壽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  
曰是何言戲是何言戲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濇況方  
之異類乎曰臣為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藏天地者  
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若者  
誠過乎雖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知如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鴉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于宜力諫也曰君今臣諫臣不敢隨令賦急民軍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戚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核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難喻之說也

余為燕書四十篇蓋取鄭人諫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暴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蒙患以來神情銷沮凡於輒翰之中氣憤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至正丁酉夏五月記

擬答魏綺絕秦書

昔我燕秦皆長西戎獻公不我顧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敵公竟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子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彌峇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存饑來乞糶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饌七牢馬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餼之秦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成靈所加執不畏之我穆公志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郟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圍不執穆公知之及潛命文公于玉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未逆夫入爲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得三千人衛之以歸

撤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嘗不忘我舊德勸力同心以輔王室予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郟使左鄆父來告難亦使荀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轍弭右屬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殽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大叔于陽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櫟等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屢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欻備舊怨于郟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

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去言曰君嘗為晉君勦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闢秦將焉取之據  
公聞其言而患詰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  
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薨棄我穆公以  
墨衰即成敗我于敗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  
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復微  
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  
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  
則已乃日事于我欲廢我而將恐敵賦以待于  
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  
是恃又伐我圍却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  
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送公子雍我  
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運食  
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將厥後又取我少  
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  
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惡我我共公惡共  
驪連弗敢與成靈共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繼緩秦  
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  
曰我兩國匪以王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耻也

盡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海之東  
西口血未乾又使欲錡乞師平魯欲以伐我且以蔓  
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阻  
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  
乎君若惠顧則好唯令狐之盟是中是壽亦唯命銀  
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子野亦唯命寡人敢  
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  
奉使事斯猶敢自其絃於下執事惟君王如察焉臣  
本南陽一布衣自謂棄賤末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  
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  
而君王待之過禮寔諸群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  
分任士而上尋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  
國事無所違白設有不幸誓伏劍結縵以報稱萬一  
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掛之役夫差  
介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邦為空棘君  
王以餘兵五千保樓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目  
亦甚矣夫差不道後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頌首請  
成天差聽中胥說毅然不許君王意甚至欲殺妻子



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  
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  
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效  
大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  
不敢又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  
復讎為事食不設而餐衣服純素不衽不玄肉筋其  
政外事諸成如是者二十餘年始餐冒流二千敏士  
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千員及其子而  
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郟又敗之  
於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  
使王孫賈內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刑  
束帶步走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  
懼太息曰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賈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  
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  
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要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  
能即死者為此事也籍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  
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  
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 Color

固位知難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祁奚為  
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分中庚有寵  
於楚鄭之君楚則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  
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  
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得上將軍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寵榮而沉溺不返不有人禍  
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願臣骸骨得  
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耕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  
唯君王留念焉

五氣大有寶書

隱德壽辰五氣大有寶書為句曲外史陳太虛作太  
虛性好道合丹鶴壺洞中間余嘗究大洞真諸却書  
求發其秘予因攬精華盡為辭五章托於中黃靈君  
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懷抱之則  
玄玄之道畢矣序曰

玄元若翺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尊運動玉樞  
道合太始神北玄幽莫知其妙據白炁坐敷演妙音  
波梵焉辰分合五氣五炁贊物疑為天章九始東蒸  
龍文流玄靈華洞陽玉都迴先天黃閣清二象洞通  
空清淨露上天五銜三微南炁神文委瑋堂耀煥尸

觀明啓庭八御歸國十洋應徵上下籍冥神駕爾征  
心華西烝篆文命基象極載御瓊房騰登天元危宮  
六天上書寒靈之府日闕以舒五威比烝皇文以明  
孝芒辰居危庭命靈辨陰宅宣明都皓良泉曲膏靈  
燁燁出陽一元中烝玉文養餘上無宛黎下喪龍阿  
窟星玄老於此謂歌神毋亭壽萬有乃多壽赤白黑  
從橫糾錯黃紫間中八垂布耀紫靈散煇潛運勃矣  
堪輿停輪日月遊舍都紛紛羅光獨瑛極元陽玉區  
九靈玄篇有大實事實垂王簡飛玄上僊惟唯唯寶  
或靈威飾或赤煉怒或白招拒或協光紀或合拒炬  
晝夜勤行將神善算朱熾下藏冥玄上升發合妙真  
洽于太神與道為祖周流八緯靈明皇直豫翳大辰  
龍變已元劫切之神元象和陽出入七門神風流炯  
歸于無名無方無業無意無聲無兆無朕無為無明  
浴單許皇朝流冷太微居衝莽垣皂英可以度世  
廷於可以開邪可以辟兵藏之八堂龍鬼守局  
分救下士以襲我天經焉

東方延靈渺萬康彌浮皇洞真首烝九始龍文

太清混微天一芽至神廟魄飛九選靈駛上浮三素  
運神霄赤明生玉絕陽林寥闕洞真過紫充歲肥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幽靈帝真導肥上乾和翠玄交象聚胚華輪化無方  
正不哀丁生不卽年相多

南方帝溘祥育制羅範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太明開景標朱陵大化坎比物以神星馬在阜鶴吻

仲鋒泉上機華池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胸陽堂風

火輪自然玄照符明真紫想利洛曜中根運翰輕迅

上天闕赤滄寶鑿寶精元

西方額煖祀玄唯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某文

太素皇梵揚金晶白族幽存肅五兵空洞浮寒玄極

并啟垂營收宵飛明紫霄煥庭劍辰衝旋關起慶霄跡

元嬰嘉提還結真一庭泰玄左右棲八靈昏昏熱然

中有精頂延勿使靈鬼偵

北方夔朗光術太潢瀟圃洞明黑炁五威皇文

太冥浩阿君四漾清冷使者都大宮玉靈玄霄四日

形纏以長它靈玉封寒冥幽閨鳳羅如雙鈴陰開臨

元通靈冥迴靈神自雄浮游及命龍冲容離羅米居

有霧從出入三際應無窮

中央河交靈華曜駕迴厥洞靈黃炁一元玉文

黃秀淵玄闈中規應空持立無東西屋元煥落舍浮

黎中尚東紐北極齊神輝射嬰素蠅太乙流珠混

若鸞義尊練胎元命稽陰陽大分和天倪鬼戶關人  
日爾帝至士聞道當勿運

荅章秀才論詩書

瀟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擬歷代詩人皆  
不相師學引曲證盡疊數百言自以為唯乎弗授之  
論瀟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  
不敢從也瀟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一求之什  
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於足下之論竊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  
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  
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興楚  
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  
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  
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  
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後中  
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  
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  
上之高情遠韻殆循大羹克剗不假鹽醢而至來自  
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一本于建

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  
氣韻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骨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  
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宋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楸枰江文通過於摹擬陸  
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使而諸人雖或達武  
子建太冲進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馬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  
雲蘇廷碩張道齊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景  
之王于安務欽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馳駕江薛固無不可者矣何溺於及習終  
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  
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父景純淵明可  
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  
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華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毛摩  
詰徐休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暾靈運能堂寄嶺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天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  
屬或以理奇相高取法遠安至於大曆之際錢即述  
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  
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述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扶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野  
酌陶謝之中而措辭幼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  
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  
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盪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秋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  
野陰祖先謝而流於甚盛盧仝劉又自出新意而涉  
於怪誕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  
有所不遠是則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  
遷李文山郭守惠杜彥之吳子華韋則又駁乎不足  
議也宋初嚴祝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林錢希  
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  
山全乖古雅之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儔就繩尺以  
樂天為法歐陽永升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  
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單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  
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

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能備皆嘗得其髮鬣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蓋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遂絕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激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范延之之清婉揚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嚴陸務觀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逮天聖元祐之長去古區唐為近遠下至翰道二氏氣尚荒積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侔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味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緣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  
來學者類多自高標氣未能成東顧視前有為無  
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  
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徇狂無倫以揚沙走石  
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  
哉廩非誦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雅足  
下裁擇為不宣瀨白

荅邵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瀨  
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惶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  
甚善也昔詩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  
官弟子安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  
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寄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  
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傳得良傳  
則正偽設而射志定士芻齊而講器良聲流教滋俗  
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瀨  
也不敏幼即多病純藝黍稷與餐牽車牛遠服賈之  
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蒙  
風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又成性遂不欲棄去然  
亦籍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

以知經稱之宜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  
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  
帶張拱徐趨於論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  
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手况五經  
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雠之易大小夏侯之書  
棘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廖普鄭興之禮各僅  
備成家而已瀝視數字之間曾不足為羈絆以從執  
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皆輒時以為師執  
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感莫敢諫白又從而和  
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益及於瀛海縱不願清議曲  
徇執事言而聞劄後之檢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  
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揚然無  
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手古之  
通經者非思騰數口舌以擊臂時修實教學為忠孝  
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今折經  
義如蠶絲牛毛徒名奪耳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  
他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肖親者乎其有不  
肖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瀛有教父年垂八  
十且吳子編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眾  
之以臨諸生諸生特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

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得何面目以  
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  
也濼以輕浮淺薄之資冒愾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  
耐脩鈞疵髮被有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沈穠  
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假卧看雲出巖扉中有  
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為坐一刻亦不可得食  
知獲罪名致痛思德艾卒不可變此執事者所知也  
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偽詞  
後進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濼雖不能造文性樂之  
使言濼賦思持固非敢坐不欲言也假裝雖犬猶不  
使之近則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為狂易傳以為笑  
僮童不能就擊磬遠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精  
強狀或摩挲膺腹使氣隆隆然升乃已若一入城  
市眾人叢居又無遷房曲園可下筆筆未書幸行徑  
侷樣視大為小業敗人與趙寧失萬金之產乃不忿  
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平生護贖  
視人世互為顛倒变幻如神鬼或捏手視肺肝乃  
宿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數玉帛之好如  
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啓之以  
端欲使其揣摩測度和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

與之相周旋寧見其見賈子况兼日有短規疾雖月  
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問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  
者必以我為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蠟必有禍  
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  
事何為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求得怔忡疾見一  
夫負戟而趨心鄙駭怖看梓擊下上面無色澤口紫  
不能對人近年葉翁自其湖谷稍煩則肩輿頽墮重  
如壓石急乎枕幾寐一二時覺復漸復其舊自度亦  
又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為  
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謀  
茅架草室三間以奉其視則志願畢矣此是一出展  
寧皆棄者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離甚切無不共  
戴天之繡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  
問禘師禘曰世傳玉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  
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是或有孽  
焉唯中央號鳳皇乃至端耳曰可獲之子曰否有德  
則見爾非可以力致也禘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  
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鷄售焉禘師持端誇諸人  
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整為東  
吳唱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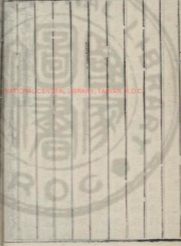
故開闢之案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談經比此皆足執事不彼之卽而獨此事強宜棄瑞鳳而愛彩鷄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望其爲真况所謂難遇者邪竊爲執事下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異學爲意何讓子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爲火球耳今之爲守教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鳴琴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聞何可少哉漣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甄鄒東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來傳風廉綱之不五則黃冠好眼負鏡而逃東海之士豈能博性拘物疊疊隨人作上下稱禮幣隨使者遷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金華宋濂卷四

太乙玄微記

金華宋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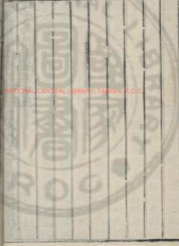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研紙造為文章，精益求精，得器極沈。後夢一老父白髮，隨聲與雲間，老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范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蠱，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後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太乙玄微記

金華宋濂著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研觚造為文章，精益求精，得器極沈。後夢一老父白髮，隨聲與雲間，老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范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蠱，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後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白一心以承靈既臣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  
律中應鍾申在壬氏地寒以風母雉七月臣體即降  
生未至齡百疾交攻熱火燄木和冷割陽肝風動極  
乎坐日體錫醫視之謂為應癘毒艾厥膚其苦楚無言  
雖脫下虎口筋骸者強有牛負軛有轉在場力既希  
任以辛歲養亦有其一束應揭露賊快拂試別以佩  
以箴以敷以膏以藥其方瘡精竭思攻為受章信年  
屹屹恒不知憂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  
甚樂也若之所著如是將樂之和抑弗獲已也濬曰  
臣為文之時固嘗聞靈丘宮內守形若膠株凡應既  
濬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壙細編應寒彌布大  
區自形自色匪可較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籠若獸在  
周陸縱使鉅捷羽曾不得離其籠圍及夫惡暢氣熙  
與沖合機弄濬河詔當推靈驅倏爾陰合欲然陽施  
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鈔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  
樞腰懸金魚鐔羞無跡居偏峻題入則嚴蛛穴竹彈  
絲出則戎士首登曼旂亦不足以喻其適臣嘗樂之  
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  
樂是者乎濬曰有之雖更傳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  
有鉅儒曰太史遷憂氣孤窮濶視無前執筆者書勅



殷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光上燭九天董  
生三策揚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備若執若  
聖之賢各有論者煇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  
灑卓犖經輝進業之既尊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  
磨研之軒之稷之淵之瀟之欽之酌之使心樂之一  
日不治若芒刺肌膚心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  
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審若言隨矣知冠甬  
顛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纓之制知獲飯藜羹之  
為羹而不知淳熬肝骨之味知吳飲楚醴之為曲而  
不知夏漢武勺之音若言隨矣靡於是然然自失臻  
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  
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有意己造其極不知猶未也  
夫井魚困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  
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樂即死無憾  
太乙慨然不荅灑復殷動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  
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楚下與惟人中居厥初芒  
爰膏未有知野庶禱枝蚩蚩狂狂聖人者出扶弼教  
基損我日月燭我冥植所謂達生民極立天地心者  
是不有其道愈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洋洋卦蓋  
闕奇雅頌頌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象策鉞誅不由

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根突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  
子為且作文不行非文不華天子非文易風四方諸  
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爵不錫士庶人非  
文卒道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蘇  
也四時之倚石也百物之館鑄也中國之采章也四  
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搗號駟以邪奪正是誣  
世也平辭甘言藉成取寵是媚權也佞慕受金是非  
辨終是罔利也氣亡德喪慷慨不振是萎前也抽青  
媿白眩人耳目是擊警也若此者弗可故舉其文乎  
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感洽  
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  
若之志動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晴冥颯風上  
行仰視天門如香火光反而顧之大乙已亡瀛鷲而  
竊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指出著  
左右襟之掛而切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  
百折旁岐依俛安歸雖車聖馬肥終九鍊而十墮或  
道之於崇朝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饋司里授  
廩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獲也  
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玄微乎瀛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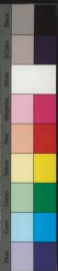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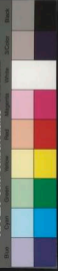
是揚然悟悉揚發筆硯取六藝得溫之未幾歷來進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克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太  
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  
所謂補湖者即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繁之  
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克之志乎古豈心迹而已哉上  
有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成萃舍中日冥  
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刀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濼同  
爰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于舍壁瀛雖  
清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條橫萬百未能及一擬陳  
顏欲記之將何所云耶雖然子克弱冠時漸見其文  
輒曰子克它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名動  
為紳間識者遂以瀛為知言瀛雖不文字不為子克  
一言乎為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  
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  
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  
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陽陰之理顯形之  
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要之  
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  
范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



樹義倫達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  
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殊管夷吾氏則  
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辯說為文列禦寇氏  
則以責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節儉無愛二  
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眾說則又以  
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存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  
文中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  
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  
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行兵勢圖國料敵為  
文獨嗜死氏祖知先生之學有非諸子之可及者  
乎卒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  
不能乘教也文日以多適日以墜世變日以下其故  
何哉蓋各以私說聽見諱世惑衆而不知會道之歸  
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  
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  
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  
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統揆之群聖  
人之文不無所媿也上下一千餘年唯孟子能闢邪  
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秦陵之周子河



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甫爲  
文皇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  
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  
日月流行如風霆然舒如雲霞唯群聖人之文則然  
則時如山岳瀾和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聖人之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濼謂立言  
不祇正民極經國制樹晏倫達大義者皆不足謂之  
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己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  
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克亦嘗聞之濼  
復取以爲子克者誠以子克所以文知古入世不  
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爲魁也濼家夫容山之陽距子  
克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觀俯  
察天地之文邊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  
濼與子克富各有所進也子克以濼言爲然手雖然  
濼言奪矣子克幸爲我劑之

釋氏讀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千世自從鹿野苑中  
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智義隨機說利  
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  
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



嚴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開化源優波赫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至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喻伽五部  
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  
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  
之法魏西平初雲柯羅始拜僧祇戒本至洛陽而蓋  
無德宣諦筆繼之立為旁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遵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婆以喻如授龍法任法龍智智於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達曼奈羅法基大智道氣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威師等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經釋舊  
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此  
齊惠開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遁禮龍勝為師開空假  
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顛師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願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

迨宋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慈學佛者僅藏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是性成佛達摩傳慧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遠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間  
與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  
宣靈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兼臨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為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艸艸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于如王三句之說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假之同門友也  
其傳為桂際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九情是為法眼之宗遠之  
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  
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普山元諤

大師本舜而復入振是為曹洞之宗法限再傳至延  
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常石晉開運中  
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  
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興禪本無二門依教備行益不出  
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  
盾矛教則譏禪滿乎空寂禪則譏教混乎名相籍籍  
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和異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蓮摩向學即說蓮  
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  
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開之安能至今廓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  
為漸宗判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融  
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源於知解一夫弗  
區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自  
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實著則又  
分五教兼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  
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木教  
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





著會正記解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  
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那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  
寶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  
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  
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雲川仁岳  
以禮之第十又操戈入室客不相容談書辯謗之作  
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  
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彌陀心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  
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句涉慧性則非聖諦  
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經專  
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遂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  
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  
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此丘未嘗嘗以聞僧一源所著  
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于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  
辭簡古誠奇作也書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  
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畧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  
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又就圯至正庚寅大梁  
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



平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登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一間計者若干後功若干屢錢若干瀛懷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享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志玄貳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今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獨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水生衣上浙浙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人食唯取醵耐飲之俟死而已怖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曾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榻端下燭輝然如燈髻髻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前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旌而輿蛟龍之旂熊虎之旗為軍之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號名玄朗故

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許其事謂  
神有名半里屨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  
必也灑則以為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  
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苞無小不涵雖  
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備  
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  
飛象覆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  
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听於  
至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  
於無有焉中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  
某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  
錢若干銀為屋凡幾楹開博士象玄武神于中黑木  
觀翻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問  
告子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  
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  
第多故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  
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聞燭盡猶連觴  
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

之歎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薨亡  
初姑未亡時妾子婚始十三歲姑嘗撫瓊頂謂曰吾  
幸甚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  
自金華近浦陽娶與母從之奉令妾母七十有五歲  
璫亦娶婦生子而妾知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  
君牽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  
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事之凡遇饗食嘗爇  
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  
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  
子有工簡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  
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  
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禫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  
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恩親宜不尤切於子哉  
禮者可為則子為之也又矣尊曰是誠然矣世俗媚  
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妻之姑乎妾不若是其  
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  
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荅之辭書于像龕之  
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我大維氏說法度生凡其住屢衆所依止以是因緣  
成六闍名象教果漸遂建道場湯殿飛樓在在而是  
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挿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  
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指指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  
了無有異滄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  
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勿生  
并諸毛趣隨業之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為令發  
故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成悉棄去誰為猶  
居見者罵者皆大懼善輪因驚俱棄是承事大德乙  
已迫于丁未凡三暑業以漬于成駭庭觀暢門靡峻  
整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直鍊纒絡微妙之嚴為繪天  
王暨龍神象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刀于叶叶限  
衆衆師畏者未入是室倪首作禮玉體之地比諸道  
場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感威我聞如來在實境  
界無佛菩薩亦無衆生凡所有者皆是器工假如犀尾  
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  
日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九入亦復如  
是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况茲三廬盡涉虛  
幻有無之相在剎那頃豈若心境兩捨不有筭用常  
如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樹大法雨伴諸根



慈悲獲沾潤是則無兵如來遺教若乃執着有漏因  
果被伽黎求作塵勞事如頑垢者愈重愈固要求辭  
脫無有是優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親自  
身相四大所假空相頂下至種種種非其實一旦四  
大離我後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破金  
銀寶瓔珞及琉璃瑪瑙等物如須彌山於已不  
相涉眾生苦過廣執者以為命求之不憚遠或入錫  
山中避著諸徑毀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  
剎園驅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竟為貪欲故由貪利  
受業業障來不淨我今違梵居皈依大慈父補蓋及  
床坐一一盡莊嚴轉是象教力欲捨諸好有所有既  
望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  
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吃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  
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職我  
所說於一剎伽闍成此無上道

集賢太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鄱  
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軋亭初有諱公養者  
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  
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進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



其勅海郡夫人祖諱蕃景贈寶善大夫太常禮儀院  
使上護軍進封勅海郡公妣沈氏進封勅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進封  
勅國公妣金氏進封勅國夫人先公有幼有大志篤  
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鬻字為札兒台家教其子既  
晚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  
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奉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中書易為副提舉管梓任佐即先公年已六十一矣  
未上御史臺改授梓任即海比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管勾承發架閣庫無照磨選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  
庫復陞長史階咸如故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  
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程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  
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  
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直善三階大  
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  
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  
以年及致位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太學士榮祿大  
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  
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季二氏金氏封  
勅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

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壽書院山長博  
學為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  
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謬婺州路金華縣儒學  
教諭次士謹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金曾孫  
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  
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  
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  
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  
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鄙所敢僭姑序世系及  
皇考次弟伯緒玄堂別錄其勳以藏于家庶幾後人  
知所效焉嗚呼痛哉我子志道泣血謹記

蜀壁唐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唐曰蜀壁焉周圍凡三千六百  
步東西北皆岸山山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唐而南  
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潭水以溉  
田山之東其倚七百尺有奇廣如脩之數而殺其五  
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脩如  
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剝木為巨竇以洩水水  
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歲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  
田遂不稔丹溪木君震言閭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



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命雙林進檢張其耒視役震  
高遂盡召有田之民履其心而使之輸力薦俱有差  
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為衆傷衆悅越之一聽震言  
之經盡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址加闊而漸設其  
上陟之西垂鑿千為千門視水溢乾而時高淺之門  
之上架徒扛以便行者木實易燥則易以堅石且定  
為高下之穴役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惡歷歲  
之久而限弗固也請於掌府事者中折蠲魚之利而  
蠲其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  
月庚申諭三月乃告成里胥朱仁傑等來謂澣曰震

高之興是役也切無一弓之田以微唐利其夙夜盡  
瘁而不吝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頌  
吾子記之瀟聞海陵胡公瓊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  
事齋以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  
故其門人皆有適於世用今震高之學出於金華許  
先生誦先生之六世祖寔嘗從海陵將其家學相傳  
至先生為尤盛宜乎震言凡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  
之人方高談性命以饒世聲俗聽之雖若可與有為  
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蒙昧不知所措視震高無所為  
而利民者何如也盍亦知所警哉震高子彥倫有長

材髻帶下括田之令唯震言為之無擾云

髮髻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游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林陵尉蔣子文遂賊死山下  
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鏡又更名蔣山實作揚  
郡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  
月癸卯子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游日在辰出東  
門之半山報寧寺寺倚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  
對如美小丘如婁王舒王病濕鑿梁通城河辰南則

陸修靜萊更圖齊文惠太子憚於苑白烟涼草離離  
粃糲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香松或如翠蓋斜偃  
或如身矯首如王龍標人或如山像神臂南瀾泉  
飲相傳其於少林木晉宋詔別史郡字虛官者我之  
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  
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舍自廢唯寺為廬近燬于  
兵外三門僅存日門在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  
上人出三人自為贊主適松花化正開黃粉斃純騎人  
捉筆聯松筆詩詩未就予獨出行爲道問會童君三  
益至遂執手止露微步登玩於峰峰獨龍井也景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善道場寶誌大士藝其下永之公主造浮圖五成覆  
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殿大士寶浮圖浮圖或現五  
色寶光舊藏大士儀神龍初聖克俊取入長安殿東  
木末軒舒王所名俯歌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  
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  
圓樞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擊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  
法師之墓有峭壁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  
碑凡數輩中有幾僧鮮豔大上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初建竹亭魯亭公麟馬軒王儉流

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  
來棲山麓為教此泉今覺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  
後即屏風巖碧石青林幽遠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  
陳姚察及善護戒之符又東行至道伽嚴道伽葉清  
居士也嘗來遊故名僧宴生嚴下問之張目視弗  
應時維方持齋聞人聲憂憂慮旋草中從此至靜壇  
多風矜先生道顯後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  
所植松已遊唯泉絳淨沉沉如故口將夕章君上馬  
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  
事劇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甲辰午同二君遊崇

樞院院文皇潛湖時連後西廡下入末春園圍雖小  
象卉畧具標栢為慶虎形指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  
二君行倦解衣覆席上掛冠鼠掉問據石坐主僧全  
帥具盃賜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傷曰山有虎  
近有僧采萍虎逐入舍僧門馬虎爪其顛頗有痕可  
驗予勿畏往矣予慈夏君給我挾雨騎奴登惟秀亭  
亭宜望遠性秀末春宮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  
路益險予更甚驚斷駟奴有堪尊行息促甚張吻作  
鯉木聲恹極思休不問陰濕騰騰燥燥地視燥半慶  
不數尺雨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淵數十丈上  
可坐百人即宋北如壇祀四十四神慶閣樓殿及步  
夫又每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去其出  
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墮不生雜樹可憩感  
欲借相憐吓不去坡古定村院基望山嶺無五十步  
不越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  
者六七徑至馬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  
可辨天關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樓臺並闕  
湖水流流源玄武湖已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  
四望文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  
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獨



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宮可居側有龍尾明  
眼由潭上行巖竹巒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漸逼  
使人愈強風逆鼻辨鳥哇哇亂啼憶夏時有虎語心  
動意好過似有惡役者又林計鉤衣人及頭咽管焦  
甚幸至七佛庵庵蒲繞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  
泉畔紫衫袂浴水中不暇救三燕神明斬獲摩復有  
太子謁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將庵中僧出巖而  
有新塚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入巖窺別徑以  
曙必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無身海潮井彈琴石落父  
已來湖洞天皆不復搜覓遺抵來春園見有核岩地

一罍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遷公不來出壺中  
酒飲且賦詩大嘆酒盡徑去矣予遂回齋慈二君出  
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氣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  
劉君曰是矣子幸不整虎履當呼斗酒瀝去子驚可  
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慙坐至二更或械之作僂笑  
釣之出其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則賦文不  
可聖乃就窠又明日己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  
寺兩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  
廬茅筠崱山固無算拔萬丈之勢其巖三山並稱者  
蓋為崱秩之所宗也香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

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李賀李益隱  
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覓兒  
牧豎眺肅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  
徃來一日萬變逢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  
得敘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  
知常使予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  
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才遂因歷  
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上壺軒記

一溪懸橋格律中央則白一川流天盡牛正中前瓶

入仙華羽客凝神真宮殿儼然選征西至灘紫之山  
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流焉其陽多  
好琪樹多靈草多嬰垣之英亦糝而素竟皆生玉葉  
其光熊飲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水生實如櫻丹  
狀而長毫其垂毛光膠照神結交尸之厭容頰斜似  
首而六眸其音如樞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  
圓若嘉飯太灑流晶以靈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  
辨觴其中籍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以瑞巖筵之  
遇札之離其辭曰至蒙有容落無隅淨淪中邑西  
華流儲超子元太浩劫之初有五壺之象焉已而游

句曲洞天有積金峰比雲勃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  
色霞衣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逐屐屨尋之一室曠然  
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峨之冠披  
三頁朝斗之衣欣然出迎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仙  
翁笑曰若子所言乃家姓所謂然而不內者也子曾  
謂吾之玉童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耽綿田明兩  
極混合上玄大如朱珠乎方罔然猶以跡言也况  
乎大道無名主宰萬靈紛紛羅森有不出是虛之外  
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塵為質以澗  
為室子曾謂吾之玉童果在此耶仙華拘客睽然視

愕然後為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邾吾向所見  
離於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始隱  
邪仙慵谷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將名應堪金壇  
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  
道之士恒推為巨擘云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梧峯童君溢祈建龍淵義  
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令名相傳其地即歐  
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馬山深而川阻輿通  
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通亦且半之鄉閭

之子弟無所於學童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劍挂山  
仙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童君深憂之與  
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擇節凡費而  
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董陳京元第聞之  
以督大父適齊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時來為之  
駁童君曰吾車涖矣乃卜地官山之陰創燕居以奉  
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采之禮朔列四齋  
巨遊敏曰知通曰敬於曰博約以居弟子月後啟正  
萬堂月日十五日為鼓集多士以申節五倫之教刑  
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美塾覽其修塗以達于東西灌  
生希哲而後蔽虧蓋鬱然云歲聘經行簡明之士以  
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予穎家單不能悉禮者  
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  
者司焉日有藉月考胸簾歲一會其數有餘則他貯  
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僅設別塾以數陳  
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必繫其大凡也  
江浙行者茶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徵本郎充其  
科歸伴無有與童君既列條數序而列諸石復懼米  
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瀛記之惟古者之遠學也  
雖其為別有大小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功者則



一而己。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  
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為聲。感氣宇始為機動  
撥巍科而典雄藩者。登車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  
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風俗不同。遂  
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  
見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  
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  
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道濟瀉瀉之澤。  
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善。當風夜以繼志。為  
事毋怠。已以自私。毋憂。其間以啓學端。毋俾非類。

翠深沈憐人陸離一動雖當熱火流金之伏使人簡  
脩有挾轍意君復為構精高亭廢之正南又若干步  
地明逾爽潔東西北諸峰皆蔚參巖狀令人愛玩忘  
歸蓋之可琴可奕可製尊壺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  
精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整衣支九節并歷存四  
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詭人拱揖左右君  
法規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  
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履聲  
鏗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舞松似醉忘意亦微微作  
徑蕭蕭音以相娛君嘗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





名其毒蘆云龍矢之人士聞而疑之曰董君負濟世  
長才當闢冠履帶管樹旗鼓弼弼弼而擢退之  
蓋有意植欬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  
考之為將前世之謬授而不之抑和抑以斯人為不  
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為不綽筆夫植物之  
中稟貞剛之氣者惟松為獨多至其時思之一氣方  
伸性而溫者亥而欬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研於一  
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蒼蒼而無餘矣其  
能凌嚴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種是故昔君之  
子每托之以自厲永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  
也與松為伍則嶷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  
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卒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  
亦未嘗與松相憐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  
於出處間不可乎濂等去羅山之陽山而老松如  
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違若兵燹之餘戀光水色頗  
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  
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伏苓煮之於洞雲間亦  
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遠  
君久矣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少禮祀孔子是祭祀也禮祀不廢不敬則無福素何人之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而後於阼階而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而西面尸當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由一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沐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尋拜稽首皆為凡位之在西也尸升奠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妥尸尸祝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車常元和二年冬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拜拜畢先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皆西向是確據矣古之意也今器闕元二二七年之制遷神於必而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向右之義矣古者造天子主以饗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侑神士結茅為殿無有像設之事闕之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極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明元八年之制樽土而尚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通用莞葉鬱令堂裏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令黍

稷爰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澤亦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蕭蕪代之庸作簡手古者辨親會同與先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差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漢軍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祭祖祭於社崇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政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店廡有變怕夷固有同公魯有孔子則又淵真

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校之庶幾弗悖禮意周元禮嚴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回顏今也雖真而文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主恭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列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



禹不先餼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謹頌曰曾參孔伋子  
也配享堂上顏路曾皙孔鯉父也列祀廟間張載則  
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身始初諫居程上後因國  
手宜集議每定議廷廷廷廷  
下類到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  
士之見師以菜為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各釋奠今專用春  
秋亦存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擊手樂之有無也  
今則能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  
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建名義雖存其儀

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佛禮備全篇節文為詳  
所請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  
義也今憚其煩雜初獻者得幸之其可乎哉嗚呼學  
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廟海也猶山嶽之祖  
宮廟也今乃外緣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  
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乎雖然此  
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非章器用則  
據手雜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  
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  
義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

列馬皇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復契益傳說箕子  
皆可與享于先生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無祖述愈章之任其為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蓋尊三皇不汨  
於醫師太公不尊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固有天下  
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僕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道議

子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  
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固乎天地之中而資能衡量  
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雷敷陳五彙開道四德何  
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  
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  
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  
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  
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卿書院山  
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名茂歎六藝之芳潤為  
一代之文美慕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

絡而擇其凡於春秋則既各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  
則研覈真偽而極其善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  
斷落積所及無物不畢注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  
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遍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  
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爭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劇  
竊無根之學屑屑不振之輩皆不足聞其藩垣而逐  
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念曰經義玄深非  
淵而何文辭見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  
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識

泰齡之氣細細回於堪輿之間亦為甘澤教為卿雲

發為三秀醴泉並出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為慈  
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堪承足以悼薄而遷澤  
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華閩  
人先生以惇龐之資章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  
期造正大高明之庭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為本  
系而涼偷之事弗為也言其講學則以四子五經為  
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經義為  
道之用而斥物彙雜句為非學也言其訓人則  
直實不欺為疑道之端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  
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運意教鐸所



臨於佩翁其得諸觀感之際至可貴也蒸之中由是冲  
斃其性情由是陶鑄其氣質煒矣成德之秀歸諸果  
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焉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  
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幾乎其光輝  
昭著由內達外不亦幾乎體用合辭私諱曰擬熙先  
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罪  
來瀛具簪筆謹識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  
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也

由吾心即太極也說書莫辨乎書由五心政之府也  
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  
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五口心有天序也  
道言民莫通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  
二理固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應則形而經譬則  
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  
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  
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  
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  
之教焉雖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而廣博易良則

有得於樂之教者潔靜精微則有得於不易之教焉恭  
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興則有得於春  
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  
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  
衆事無不正猶得百濟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  
從令不正則奔潰用迷無所不至矣向何望其能却  
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騁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  
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  
不解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

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教世宣其說有易孔淵於訓詁

世宣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空真世宣復有春秋樂

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解世又宣得

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止心既不正則御聞安

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注

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動皆使與心相涵始焉

則幾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清今即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者何心也何心六經者所  
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因孔之所以聖顏曾之  
所以賢初宜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



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於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  
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世六所圖不過割裂文義  
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  
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右頭晦心無古今天下  
宜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七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開弱靜帝初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  
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  
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誦亂而祖威得剪夷之始有  
輕配周鼎之心自此時隋王如九錫及受周禪而即

皇帝位於是脩明德攻紂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晏  
不遑暇食高祖蘇威李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高  
擒虎智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奉日盛運萌平陸之  
謀張皇六師直擄金陵陳人膽破收臂斂手就擒之  
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達且末北  
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嗣是承平之休運恭  
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修文德使絕域而勤遠略  
布武馬而圍蒸庶御龍舟而嚴並世無度自以為日月  
所照風雨所及執政不臣高句麗一島夷耳怒其不



恭親愍大六十二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推彌  
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君謂狼狽玄菟之野  
鵠張扶餘之境軍掃蕩平之墟去不幾麥鐵杖死遼東  
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王曾不悔禍益務興  
戎府庫空竭頭會筮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流賊蜂  
起王薄較長白張全稱聚河曲林上弘博九江沈伏  
威掠江淮崔暹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  
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沉酒聲色推日不足度  
其不允乃飲厚頰愛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殞  
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群臣叱咤

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國  
才及夷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又不如弘農一  
布衣恃又何其剛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  
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之  
持不可以力就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  
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廢有雍已河  
童甲固有幽厲而序祀不絕者禹湯文武之德未斲  
也是故采葦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  
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王  
帛克初不足為之富其是倚賴而長存家古者非德



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說也悲夫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朱濂口閔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圖者星也歷觀之數其聲於此乎方者土也書用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及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推序其源流以為廢上陳摛以先天圖傳種故傳穆傭傭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故以河圖洛書

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傭以大

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辭易大傳大賢

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

而遵閔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

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

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

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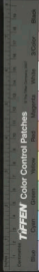
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

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

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

邵子不以九為圓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指通邵  
學而皆以九為圓十為書朱以引子為證張以邵子  
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即所  
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又安知非河圖也及  
靖上符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  
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一下行九宮數華父則又以  
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  
鎮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  
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  
子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

善之則是華父羅疑元勝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  
羅端良竄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青城山  
隱者圖則陰陽相含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  
畫非文於方圓之內紀與前數者不鎮江東謝枋得  
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  
混於方土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大極圖  
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  
之異各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  
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瀛應之曰群臣不定皆諸  
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



不可強而道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有  
音。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  
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  
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  
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神，但取神物之至著  
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  
觀无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後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  
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不必  
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  
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制數以八卦為河圖，班固

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  
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言甚明也。若以今之圖  
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  
。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和其不然也。照照矣。或曰：子  
之所言善則善矣。然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  
通說出天苞，洛以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河圖有九篇洛書六篇者，將米牙信乎。瀛曰：龜山  
揚中立不云手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  
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  
所以啓司馬君實憂歐陽永林之辨，而并大傳疑非

夫子之言也或曰揚雄嚴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

馬洛貢龍書長茂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

列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伏羲書者皆非歟

漢曰先儒圖書有疑於此按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

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

宓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

已通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

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

也不必質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

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序耐河圖可也而

察城劉夔吉力辨其偽焉何哉蓋曰龍圖序非圖南

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

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

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合河圖得何

以明之瀛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此固象數之具於易者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

或者無辭以對瀛因秘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講焉

標滿說





撐滿貯錢陶器狀類匙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  
撐去故名濼因是未嘗不悲石荆州之為人也荆州  
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虛費成爭友以錢如意擊  
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荆州  
亦撐滿與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紫則  
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鑊邊說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薪柘取赤樅二尺  
中折之一剝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剝圓火與空  
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管之下端冥空內以  
細綳繩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條右手引綳  
急旋轉之二樅相剝摩空木成塵烟散起塵自隙流  
毛上俟其烟稍初以虛掌覆空際之則火敲談生矣  
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談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  
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蔗卷述藝文

為宋臨州先生作

龍集壬申理光西指大鳥戢羽傳蓋羅御明河垂弓  
近人秋影高弓在樹時有東台仙人弄丸餘暇下蘭  
庭登雲樹迴涼颺嚙芳濼望太蒙弓何極發雅歌於  
清夜歌曰絳節兮白助神津布兮源漿隔秋水兮渺

平懷招美人兮翠琴房歌已就  
靈暎天未曉白開土  
影窈窕微妥解瓊露之方  
鴻謝紅花之半墮何堪  
坑泥九兮憑風馬而遊  
滄隨明月於華胥兮危  
執煉而執周匝帝青之  
廓落兮唐銀漢於下  
澗習張節於山掛兮  
神恍惚而莫予留則有  
洞靈之館真游之府  
四瓊薦芬五芝浮醜彩  
入綺疏丹閣曼宇璧借  
聖兮沉霜程方潤兮靈  
雨圓八角之流蘇障九  
洲之萍羽中有室之麗  
密兮劍玄陰之紛糝積  
浩翠於青空疑或有而  
或無禽藏文於五苞樹  
潛醜於五珠錫芳遊  
於虛容懸粉藏之舒舒  
彼瀛洲之神人聚玄龍  
與稿

水施長擊兮凝並扶雙佩  
方瑤瑤兮續續其並  
葆持白雲以贈予指殊  
庭以相告謂君子之收  
居言訖而近剛頓擲舉  
虛瀾中肌神爽開窈窕  
銀燈之借青兒嬌華之  
在戶欲重徃以覓之兮  
香不知其所止苟遇舍  
以為幻兮又余目之所  
睹心狐結不以至且兮  
竟不識為何祥也爰有  
事于玉靈兮乃去日  
縣之所彰也稽嘉植之  
孔芳兮毓火精於南離  
絕工文之瓶素賦辨  
澤之水圭泰尊初泛霜  
肥漢液寶刀新割豔動  
是腴漱華池之香延流  
丹酌之甘滋漬兮園之  
湯城沃虎頭之癡脾  
樹明德以及物兮將  
玄由心以易之安  
就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於務真巧若拓醴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聞鶯妖  
 數青氈列麟室晚移洛塵春絮但同符於昔夢任仙  
 凡之迥隔芳心目之若存即異境之超絕何實何虛  
 非存非滅聆簾馬之夜語恍芳卿之下榻安夜視於  
 三庭生時英於神白吹鳳笙兮踏瑤風情倚巧將夕  
 柳為愛於一幻兮曾何問乎今昔相衣化而鶴神兮  
 替薰迷而鹿失世何性而非夢兮唯倚琴而秋泣唯  
 不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諒一曰  
 碧盞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嫵嫵霞宮濯翠色可  
 察於光迫人粟花漫何以錫之茶瓊玕琅玕有節不  
 可偈食之素溜其如窈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  
 便有期却勝人參五葉齊

詰皓華文

龍門生聞居累日弗擇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願  
 聞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  
 皓華文曰

上章因教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煥然辟龍門生  
 顯條弗從頰面腫瞻情神譁勃顛文九折憂榮雙闕  
 有不暇冠足何能儀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志山君  
 白龍門生病矣為妖所嬖矣其中樛樛喪仲守矣佳



山君曰花妖媚武團崇惑赤仇鋒殺綵荀伯赴溺移  
邪入鴻倒自作黑不遺其逢必實靈魄龍門生之所  
罹殆此疾也即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  
斯窺則有內出無嫌可過首者玄靈錫其符籙承約  
儼憐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嬰或善而有  
福或怒而色植或怒而淫滄或思而纏縈各歸依司  
別域異荷中有暗筆其字庶成西方之英白瓊之精  
於時為狡筆欲差於首為首龍紋之聲於行為全  
厥德維刑於釐為柳百憂所成察之無跡迫之不驚  
歎爾水筆忽為雲飛耗絲亂絲嗟紫鈴娛久而希筆

或爽歷真余嘗遇河工丈人於龍柳之山九陽之庭  
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勅召五鬼摩序  
三靈動為山合怒為履前即將召暗華而訊之不亦  
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杖七星之  
劍曳三辰之旌灌酒于茅構骨上升高步成罡拔髮  
為兵左叱右顧潛訣于冥涉歎五十黍頃迴騰怒旋  
冷氛四興幻陽交陰五晦與明勃律繁牽如見其形  
有燬一夫素裳影縵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踉蹌而前  
齊謂亡羊先生曰我暗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  
苟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某之喜

之召爾非苟然也富形兩問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  
陽電過俄頃然滅不樂則卿既有良朋相與歌歌上  
下角逐西東憂摩羅陳筆卷等列象穢辨淋滿屢  
舞徒徒鷄蟲失得鳴鳳少多垂而不辨邊極其他孰  
不志舒孰不願解孰不覺遠孰不憂變爾何使龍門  
生感感勿勿論論變變變變弗振如既沉疴爾當攝  
情以對其辭若若上者行爾為武辭或不能良我劍有  
註註降降已頽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鏡人天在  
古無上在今無前電生自底雷捲舌問誰軍誰議誰  
壓神歟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耶惟昔已

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以  
從敢曰自佚以疫厥躬予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  
類殺之匪易追遠齊魯被枝宋衛樹伐蒲固絕根不  
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過欲興來周拯我民悴是謂世  
憂風夜因替天下為公道紀情繫魚爛已成河決安  
治傷麟易米嘆鳳不至舍豎長吁又袂拭涕遂為奠  
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人論墜夫子法尼父者也  
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于縱橫  
種千呈蕭條土絕播耕鼻齋如山悲風性還烏鳶見  
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



感乎亡羊先生雖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  
未能若謂生民遭此則有肉食者有子亦何知焉古  
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快  
落無媚神光下燭人羸瘠強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  
類弗感我豈長於我神空寧于齊樂只爾爾欲反之  
將有說耶抑同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駢周放  
言如雲彌布入台駁能騰駭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  
溘弗救欲齊天強名弗憂天子取之人作是尤且  
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于  
男弟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富室足誰是憂者群

善之類衆德之基脩之則安傳之則危故曰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舉諸魯自  
古初有天皇焉蚡運日月輶轄乾坤司執神機主宰  
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遣天老命列五官踰揚  
令德專主憂患以勸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  
並觀如此尚有識耶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避世無悶者矣  
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  
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  
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于當今其有



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  
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丘山君曰皓華之辭  
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橫眉入室腹滾飲酒  
橫物傷懷終宵太息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  
唐君文恭才雄志銳益以義充其族特善彥宏彥宏  
每待左右操其權度以載小大之政府君破從兄青  
榎居士飲有才知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  
彥宏是友蓋彥宏凝然而夷冲其與物交範方三

諸鍊甚精而於辭後之間傾識以相周旋故得其驪  
心其考文鼎蚤世奉妣黃夫人書孝及夫人亡出後  
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我傷其生居亡何  
乃米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盃唯恐有愧  
前人隸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性烈施與天大靈有重千乘俄道落彥宏  
亟溫以酒具治饘水之使養二家善法善操起人夜  
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過鄰邑忽  
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者曰  
吾家四三人病帶下欲死賴公華乃生食公之德又

不報卒一見公不自知其顧之領地也彥宏笑遣之  
彥宏書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塋于  
左溪山原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洩淵洩演  
天淵洩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  
時用薦考為月泉書院山長文一舉洪蓮孫男四皆  
揮筆擅握天文三人皆在空考宏過人暇時有墨戲  
或破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溪落考書唐張公藝字知  
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皆  
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時在元魏齊作  
之際真所謂象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者今較以秀  
峯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  
繩墨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  
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况於後世者乎  
淵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連文表諸墓  
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臨句無東  
接浦陽其山水寂號奇峭齊謝玄暉嘗以筆塗藥深入  
其中而宋刁景純吳慶厚亦頗游焉自西山嶺入過  
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潭前橫一穴水甚寒



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奇石尖如人額大幾  
糾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山內地稍夷  
曠坐石凹瞰峯巒環列欹狀其紋蒼紫然一現神工鬼  
斧所雕刻者山多縱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  
前行半里所聚白石實中出澗澗作聲若琴若笙萃  
東西派匯為小窠峯微泓澹澹不隨儻黑數尾洋  
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窺左大樹離立  
柱侏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開道  
相傳有岩角肖鷹習夜大雷雨承前下登聞二十  
里又行三十步橋舊成林翠尤浮映水林成碧色山  
轟崖池奔連後先瞬息目失所在至此則羸叟陰幽絕  
不類人世如升蓬瀛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  
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籊覆地厚鈔之輒仆又迨十步  
許抵小潭小潭三日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瀾可七  
八尺再再下注滑而無聲雨傍石崖峭立苔射齟障  
時有水珠鈺然滴下歲旱御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  
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壺橋至此約  
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  
致確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  
跡罕至莫詳也尋古路而出斜迤而東適有鐘峰峰

峭壁上石額香鑪故名香鑪北有峯圓而童名鉢  
二臺或云首東臨鴈蕩又名鴈蕩峰由鴈蕩而南時  
有白雲覆於谷口者名白雲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  
峯巔二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羅棋附  
望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後並崖更折度略約橋  
起三半院院在靈巖神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  
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  
十丈瀑然春則翠潭震中若連萬斛雪使天灑下白  
光閃二奪人目晴至潭底帆簾逆上有雷如擊雷人  
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樂中音若人云每大風一號

四山村木寒撼欲折黑雲下罩者不知昏曉歲多沒  
龍者其多驗如西潭樓北折而西拆潭之源谷響欬  
頷度紫閣山村人多全覺其間有平草數百畝可耕  
輒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是頓之藜二焉  
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畝之正黑投以小石餅若  
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綺釜而廣而底散  
大水馳亂石聚其內迤瀟復淺去潭下石壁百餘天  
險不可寔足徒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  
線縱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  
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情為病第四潭

成不敢任或以爲圓腰繫巨機俯崖而瞰潭左右皆  
楓木其形大摩如第二潭而廣處倍之別有晉劉琨  
子基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環珠吞之化龍飛去後  
人爲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嘗焉世遠不可辨又  
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五淺  
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政檢校孔叢推府志

政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緯瀛  
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  
遷衛故事孔子之孫得補文學叔公年二十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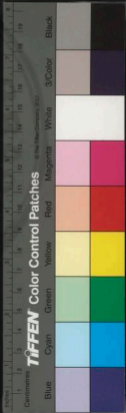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2-228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集卷五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吳之長洲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謹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球大父曰暉父曰煥漳州路龍溪縣尹母沈氏顧氏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為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求事而為庶之君處闕少間祇取老子書反覆玩味又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行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黨如蓮花生汙穢外接世緣內無所徇聞何必去父母哉既心不行且納始





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哉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革衣而才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沈正馬時玄妙觀有珠雷師生不識錢穀能以符篆捕逐鬼神看其效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弟子禮已而文莫先生洞一者嘗酒醉慨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後雷仰衆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能歎而尊古之有所折辱未嘗為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先生知君信之焉遂授以不傳之秘也弟子不得者君其得之遂述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談妙旨凡易河小道

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靈無所汙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障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盜勝陰氣蓋調精我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達道之士未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苦當既能使質倍其蒼卿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期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冲曠開一堂植桂樹若干株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十古圖書約拜其中飄飄為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



與之遊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  
謂曰吾死矣邊者然而道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  
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卒  
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  
某日奉遺囑葬武丘錦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  
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  
莫不稱之子三人太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為溫氏出  
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  
安陳方之狀求徵銘昔老子守為闕柱下史周之舊  
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

淨為救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無益之學哉老子  
遠矣今道家者流乃立漢天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其子若孫以徵為黃門侍郎或辟為丞相  
掾祿徹相承連今十有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範  
廢人間事而有以克去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  
乎是可銘也已始者吾人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為廣德  
路道錄仍提點仁壽觀觀界之號曰休仁守正弘道法  
師且以闡下朝拜下聖書為之加護予既備若君  
之道至於處之大師亦不得而暮也銘曰  
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共德有餘歷世既久繁說雖偽

寢迷厥初婦潔其身以往不返木石與居百美一人  
清風峻掃列仙之備生有造不斷外緣神明內映  
謂人一心無撓無雜然沖虛將除抱一不二方  
與道俱惟是所存久之心愈彌百世不渝有崇斯丘未  
以石章過者式誦

宮殿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窈窕拔起於衆峰之間  
者曰康侯山又曰官石山俗以其形踞踞如獅子又  
稱之曰獅子岩舊有觀針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其  
就幽邃有古招提在焉將梁大同間比丘左元淨始建

院名比丘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  
季燬于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  
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岩肉會歲早獨上絕頂祈  
請捐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  
感之就岩之西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為官  
岩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丘之經始則出  
於縣民蔣氏之厝私紀年世遂邈莫考其詳所可考  
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倡已未刻木  
為佛善護護法神王諸像不空庚申妙空大師智印  
書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予以衣蓋之資命其徒六

人造經鐘二樓墜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後閣  
手朝以孝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

國朝延祐丙辰院僧宗勝進普賢大王閣明年丁巳  
宗尚悉易殿之楹楹斬其四堵而加闢焉復博土益  
舊木傳礎石為坎座而委寔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  
景輝作潮音堂于殿之北瀟至正癸未畢光寶閣成  
越三年丙戌條僧之堂又咸明年丁亥香積之堂又  
成其費一出於衆僧唯閣之役如殿類邑人姓洪君  
榮助之而知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為創鑿塔潛若而  
事自是院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采丹

但見穹樓傑閣飛動於蒼烟涼翠間恍若登春閣  
山親逢如來法會之未散莫不驩欣贊味得未曾有  
比丘普安曾不以為為既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  
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竟致有于  
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  
以為傷朱君烈所述頗未走青嶺山中而求瀛為之  
記瀛所居距若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  
洞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止俯瞰縣北岩  
坑仙華諸峰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蹙而浦陽江之水  
琤琮疑疑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遠若腹而去

周圓原野星羅基布諸池沼厠其中直小甌耳方呼  
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回濤或  
戲掉不能留誠天地間曠遠之地也宜為有道浮屠  
之所都而吳仆捕獐代不乏人也漁目常鮮而為之  
記系之以詩曰

獅子之岩下瞰巨江滄靈茹蘇吐陰納陽其一不有  
大樞參擅舟絕平地湧成瓊瑤宮闕其二雜煉化機  
窈我鼓鍾若龍若象垂樓無罕其三有大導師飛鏡  
而至以清淨身化為甘雨共四我民咸言蓋報有年  
一彈指頃樓閣現前其五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

長材愈作愈嘉其六陽鳥四靈禽棲峻高翔金浮翠流  
輝々煌煌其七觀者如登妙法靈藏境光種種  
種色其八惟世間相起滅弗定中不滅者未劫猶存  
其九矧是有為供獻處妄當悟以心毋取于相其十  
若事若理本無二門奇涉分功即非一真其十一我  
述我文納諸堅石後千萬年共山無極其十二

淵穎先生碑

海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采玄懿  
之思發洞幽奇絕之文闡陰關陽出神入鬼縱橫化  
化其妙雖名生銀弗克顯宗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



浩涪隸其著滿家信一代之偉人是以前播芳猷於  
弗朽者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  
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娶滄江之新田唐訖寧初有諱  
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淩宣德政鄉篤仁里也高祖  
諱開中奉太夫人德建道宣憲使護軍追封渤海郡  
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普果贈資善大  
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元氏追  
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崇祿大  
夫柱國追封渤海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  
方集賢太學士崇祿大夫人致仕妣盛氏初歷夫人

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面神人飛空而來直上  
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  
頗知書年四歲授以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  
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密南先生方公鳳見  
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令名  
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投枳椇一編  
以掃盡夜讀竟又復徃或或以聞于幼敏起而觀之  
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末杜鄴傳謂曰尔竊觀吾  
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  
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也

出所藏書俾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  
湯書詩三經義登泰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  
即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處  
世林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  
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彙譜之  
屬尤無所不通美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  
此小醜正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固  
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  
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  
公長孺王公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

非博古談今明修適用或俱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  
焉於是東經齊魯俱楚之郊北抵燕每邊中原奇絕  
處嶽岫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  
之地一皆前迎後却尋佳處沙霜露中送與當途李  
翼餘地方尤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  
髮上豎自謂諱有司焉子長遺風爭以論議不合於  
礼官退滯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  
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  
貞之居與龍湫玉洩鄰搗笮家室似不類人世先生  
日默味其中物暢然自得或至暮忘遊覽之暇不



廣雅述重取春秋傳五十余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  
以理折衷之雖猶法家表識傳述愛善既得其情而  
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筮例辨疑微旨折  
推衍意林述音之類皆有論議後謂孟子乃亞聖之  
大才司馬遷不當使典鄒衍爽浮于軫頓劉向班固  
翟戶佼長虛同傳因刪去諸子蓋以萬章公孫且之  
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懸實不同郭彥信不當但  
取標題無特世先後就其詞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  
名樂府類論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官商相宣徵羽  
送審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

之因集四家所著者是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  
能殫舉也四方學士養其聲光多有父從之游先生  
過之恆若椰子姓疑眼有不給者同之監蔡御史許  
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齋書院山  
長水行而疾作瘰癧風挾冷血交頰頰面瘡黑兩脛痠  
瘳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樓遲  
狂度愈不自振忽嘗作重汪疇著堯謂人曰汪疇殤  
者也子自嬰疾以表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  
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洋屠  
法諸生胡邦翰郎名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謚





以至正元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樞密卿之查場去家  
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默  
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詞之於學  
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  
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不苟取表裏一致與  
人將雖然有思愈久愈困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  
碧色爛熳如巖下電見者改容蓋其精紀人以古詩  
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不為某代某人所作當  
其賦咏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  
十卷戲為長歌頌刻而畫屬對巖巧文矢鏗鏘觀者

驚以為神詎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  
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校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  
孟子弟子列傳一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  
卷唐律剛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  
秋經說相氏傳致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  
往往何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排古之作者則曰樵澤  
賸富雅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味有漢之文為  
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  
苟以先生諸作冥之司馬是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  
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教與時達弗沾一命以至於



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姓翁鉅冊彪炳炬著有知日  
星尚當歲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銘曰大  
火焯焯同于南辰重名宣昭神之仲也有攝厥靈郇  
紛輪困歎為至文降于人也齊藻交穆籀鼓斯皇變  
化凌厲動藝方也雲派發行岳靈咸亨於焯其光寂  
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  
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載  
雄文吐芒鬼神可衛禁不祥也秦華嶠詢長河奮云  
求世有耀焉之俱存也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  
經緯乎兩間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  
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有後萬物而弗  
凋蓋以長庚之精睞眉之神若降而為命世之儒所  
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垂靈乎一世故雖其視  
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  
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待不焚者矣有若  
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孕母夫人夢大  
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瀾川之水為之一清是  
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

待講經送關明聖學堂宜皇制額版太平昭明雲漢  
之章衣被斗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為盛是則公  
繼夢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  
祠之不致非甚缺典歟嗚呼相侯惟信未為縣則明  
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  
不涼殿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採復植  
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于  
上官築祠於驪川之廣室庭移如門庭清溫象設有  
殿舟艘煜燿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  
于州之郡彥咸從侯叙精誠禮享致乎冲漠齊高陳  
信如得見之祭畢而燕臺豆靜嘉肴核雖陳鴻休雖  
昭秩秩誰離四方之士來游米嗜食以為侯之為政  
知所風厲而公之賢爽求有似樓矣或者則曰人死  
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崇德報功為  
人勸尔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曰嗚呼是求  
起鬼神之情狀者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  
若靈馨廟食百世死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  
之莫者也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人比死  
其德不顯其思不靈則當知此言尔初祠之成同門  
友王君據既為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權從弟俊



嘗登場劉某陳某謂侯是冬二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  
移於一宋又指漁評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  
詞相為終始漁按春秋畫事之法詳有重復而不殺  
者固竊取斯義而為之此復繁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汎光晶川右欽津石鏡澄發為五色文章  
英上野日月薄太清呼吸西野野風靈在帝左右  
文衝交範降祥薰大明生色坤爛肝風銅萬物遂披  
沉華榮一氣闡關不可名玄功欽迹隔者冥其配雖  
離神則形炯炯真與元化并六何初莫然爰幽靈陽焉  
高寒健歛棲庭宇沕穆森巨岳嶽巖時直發輪精誠性  
桂肥醺酒潔簪脩陽惠陰使今有神來下風令令若  
東去離來霞軒降尔百福響然憑郊魯禮樂宮將共  
太秋報事垂于齡門人前史官命筆宋濂撰

汪忠靖王廟堂碑

歲在開建沿灘斗約直寅其日某家子東家道王  
祥曠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燕為  
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定於無窮者非  
氣母也邪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  
也其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物者其知  
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友清溫之平陽



人父代祀靈中明經甲科年老無嗣與妻張道釋其  
俊顯于上帝一夕張夢有神手摩大珠自大門而入  
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為人張覺赤光被侍中  
猶喜然因有姪以唐長安二年伍月廿日午時生  
其左腋有雲字二十四右半之七歲日無夢為單十  
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奉進士不第乃  
附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為泰山神以除  
天下惡厲耳復制二十六神符授人口持此能土地  
上鬼神言已智幻樂又乘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  
其符崇除冷氣之為人留者彷彿見玉衣縞袍握空

劍乘追風駭下之劫名之家遂晉祠王以祈靈譽焉  
王初封靖靈昭武將軍正佑侯英曰正福顯慈感烈  
忠靖王則宋壬午之累加也王之言行見於傳記者如  
此自薦神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  
所孕入奇出冲靡斯不有望龍感而異人生玄象應  
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備錄或足以病民或  
必降則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恒道非所謂  
怪也占之聖神体天以訓民鑄彝彙物使民知神意  
故入川澤山林鬼魅固兩莫能逢之奈何氣滯俗微  
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樞

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咸所諸道  
秉性往卸其論誕不經為呼是異倘延不經者邪非  
邪亦之以誇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凌三辰震龍乘軒輔以  
雲被髮下降覆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  
地門神生從之勢翻幡豹韃絳杉紫纒巾七斗直刺  
火臺輪徽越漢鬼牟駿奔厲或數人叱使泯鬪黃玄  
化歸一韻東嘉之山翠嶺岫作台異靈靈屬靈牲中  
支精酒鬱燭炷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  
懸曜

元故梁祿大夫陝西第一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康里公神道碑銘代黃侍講

至正德元年五月二十有八日故梁祿大夫陝西第一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以疾薨于京師之第  
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日且子某即奉柩葬于宛平  
縣東安先塋之次後十有六年始奉門生楊庖所為  
狀不遠五千里得某勒銘於神道之碑某自退休以  
來志念凋耗疾病侵凌凡以文來請者率皆謝絕重  
念昔嘗得昇大位職在論撰公之行能勢烈實應銘  
法又不敢以衰老為辭謹者夫而銘之公諱回字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湖世為康里部大人後康里右高軍國也我太祖  
皇帝親征而略定其地故其國人往往來效勛庸以  
致顯榮者公家其一也曾祖海直伯贈光祿大夫  
官佐國追封河東郡公妣蒙古某氏追封河東郡夫  
人祖察真贈推誠宣亮一德順運功臣太傅階府儀  
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  
封晉國公諡忠獻妣金氏貞和晉國夫人考不忽木  
和文節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國事行御史中丞  
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同知朔方軍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文貞妣寇氏追封魯

國夫人王氏追封魯太夫人初文真嘗從許文正公  
游親傳其正學施于有政尉為名臣故公自幼習聞  
家範之訓於經史猶敏政治得失多所研究業既成  
以大日子宿衛禁中咸宗嘉其實異從臺臣之請  
命公為集賢學士以年幼辭不受大德末復用薦者  
言惟公朝列大夫太常少卿先是膳肉之頒無法臨  
事多紛紜有力者極員之而去公為立契勘以定其  
數小大百司依數致膳廟廷為之肅然轉太常卿進階  
嘉議大夫未幾改寺為院陞公為使公拜武宗正  
位宸極人情未安乃選藩邸舊臣出使四方以布宣

威德唯公所歷最遠復命最先上悅深被獎眷竊發  
海濱有梗漕運丞相議設康里衛分鎮其地且令公  
屯萬戶公曰弭盜在用賢不必設衛分屯以虛糜蕩  
果丞相然之事遂寢至天初調大司農公又以疾辭  
堂臣以風紀之司不俟奏遽遣臣付以持節之任公  
一日入侍上問及之公對曰中堂表也諸道影亡表  
正則影正陛下正漢簡正臣以鎮中堂次用剛毅有  
為者以使諸道則群有司知畏法矣上曰卿言得之  
然非卿莫能其任即日降公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使公至振肅憲度治勸暴強風柔毒去腐誦有婦人  
以絳衣繫獄獄已具公疑其寔重鞠之乃其夫讎家  
所殺之彼婦出婦而坐讎家以刑同列以貪墨相內  
而反思公之獨潔語教使公公嘆曰吾安能與者曹  
抗衡哉寧避之耳遂去官居亡何皆以賍敗人服  
公之先見至大季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殆言侍彈  
史時御史大夫恬權自專凡議事自也丞以下皆侍  
立候顏色多敢相可否公獨坐與之辨事有不直每  
執法折之大夫欲變幹勸氏獄及縣知印許甲以用  
其私人公咸力爭其非大夫術公甚及其迂朝仁宗  
問臺臣優劣丞以危言中公上不答大夫言之不已



上怒咤其回出之即遣中使賜以上尊儀迂淮西江  
北道肅政廉訪使盧州從事以受賂被逮累訊不引  
伏公一聞即去寘曰某倍有罪所不即伏者以諸使  
者與其無大相遠或遷延冀苟免耳明公既至燭下  
若燼曰尚何言遂仗其筆命朝廷遣省臣奉使河索  
僚佐有誤射飛鶴係禁物者即上之太官奉使以其  
不敬劾免之公坑言曰彼誤中已貢京師復何罪奉  
使代天子南巡賢黜邪咨詢民瘼絕不見之惠為  
顏以執公手曰微子淵多聞吾義失對矣上憤先朝  
妨臣舞法不及餒而敵死詔法司磔其屍以徇公奉  
曰斯人元惡驚蟻莫殲但時方春初辟曩發育宜為  
戮一遺骸以傷天地之和哉上稱善上欲選故人材  
丞相命百工各舉所知有以官者子為言者公曰君  
不見左庖場獲光之事乎上重惜名爵頗宰執官階  
各降一等君乃欲進此鼠輩邪丞相聞公語叱之使  
出高麗嗣王兄弟弗睦上欲廢其國為郡縣公曰是  
不當廢宜遣使諭之使改過自新諭之不從然後擇  
其宗室之賢者而立之爾丞相偕公入奏上不聽復  
叩頭力諍久之乃免留司徒以事參穴訟曰受賂上  
怒欲賜之死公曰受賂而按回不實罪准枉法論不

至三死丞相入奏如公言上疑其私欲竊建斯議者  
或邊進曰是回回參議也上素知公守法惟特釋公  
不問然怒司徒抗法卒殺之公見上上曰朕雖不用  
卿言知卿之忠也罷遇蒲渥湖廣自臣嘗出外討殺  
洞酋及以賄敗上欲害之極刑公曰賊軍應杖律無  
置死之科况有功可贖過乎不然適足快其掠心非  
御將之良術也次從公議得以不死會口食上問其  
故朝臣泛引漢警事以天道懲邊為言公對曰日者  
君象也君不脩德則天垂警戒方今經理田賦勞師  
邊境無罪殺揚孕兒以備拜佳吉又以致天無凶陸

下念之上聽其言鎮戍官犯法得從行中書總制者  
決罰後除綠把府並多違忤凡修具織務以國書譯  
為奏日前是數辭多剴切詳紙後率簡略不敢盡言  
公嘗請後其舊公在中書與議天下大事劄正前直  
畧無顧忌至於進賢退不自正王術厚風俗之屬與  
丞相言之尤力丞相嘗稱公有經濟才且謂人曰吾  
以非才備位宰相每慚見子淵適有除拜左右闕公  
在告趣丞相以聞丞相遂之暨公起示以銓目公簡  
去庸懦及有罪者十有二人丞相顧左右曰吾所以  
遲遲者為是故也丞相退朝諸佐皆送至私第習以



為常公曰是不過鼓為論朝耳均人臣也於禮何稽  
子獨下往丞相益賢之英宗前晉王踐祚時公在京  
威俄有旨捕斬廷臣公懼其有變即夜宿中書與大  
臣定謀天初明就其家執之如縛狐兔無一得脫者  
奉定初廷議及滄滄事公以稟積方故奏減擢致以  
舒東南民力上可其奏拜太子詹事丞進陪中奉大  
夫公上疏言太子國家之本宜擇正人如贊善王恂  
論德劉因者選輔厥幾它日可均三代之治上命妙  
東僚循公舉方正之士以聞儼人有求位公上者遂  
移疾而去陟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未上陞翰林  
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公與時相議不合辭遷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進官資德大夫以病免歸  
晉王前明宗在北路未至中外免疑群臣會議不次  
公曰成變異於處常神詔久虛非國家之福也皇弟  
宜居攝以防他變衆論乃定文宗立拜榮祿大夫宣  
政院使公上言乞沙汰僧道以革滂食之弊其所有  
田宜同民間徵輸糧中書右丞倬原有以利啗公者  
曰某氏珍寶田宅咸沒入于官吾屬索之宜無不得  
者公正色曰既入官即府藏中物尚可覲覲邪況官  
食非貧賤貧亦士之常也其人怒而

師太平王



握勢熾誠炙手可熱公視之深如面折廷淨寒寒不  
少則故大臣多不樂公者謀出公于外乃除令官公  
慶為時不容力辭遂第頃之聞明宗陟方澤泗文瀝  
不能食自是杜門讀書不出者九數年今上皇帝入  
繼大統風夜圖治方徵用老成而公薨矣為震悼者  
久之尋賜諡二萬五千緡以恤其家公先配史氏王  
氏俱前卒無子並封漁陽郡夫人孫娶官氏封齊國  
太夫人子男五人祜童太中大夫源寧路總管管  
內勅襲事祜氏出也字望台入備宿衛夫及調帖木  
烈思由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李

羅奉訓大夫河間路獻州連魯化赤燕勳農事皆例  
至蒙古乃變氏出也脫脫水兒國子生侍烟高麗氏  
出也某某皆先卒女四人長次某某福建老州翼  
萬戶庶和尚次許某某江南行生御史中丞吳釋未  
昏而天次適宣壽次適某某監祭御史買孫男三  
人完者不花某某判官太禧以至正甲午進士得  
仕即太常禮儀院太祝福壽尚幼孫男一人元童亦  
先卒曾孫男二人也先帖木兒亦俱幼公敦默寡言  
笑從幼至老嗜學不倦於書無一而不讀而尤深於易  
故其具於文章不為斬絕深刻之辭而理致自然淵

求人以善善射稱公不知符其節事耳公第號字子  
山亦以文學政事致位二品世統為雙雙公家法嚴  
峻雖極寒隆暑必正衣冠而處于山旦夕無見不命  
之坐不坐也訓諸子勸必由禮以學業未成不聽其  
仕故終公之身無禄食者家素貧官屈從並京將發  
成宗憐之賜鈔一萬五十緡公力辭強之乃受在淮  
而第工有以米三百石為饋者公謝弗受王以為有  
父風自陽弟為勢官所奪終身視屋以居無幾微見  
于顯回平生下士弗厭確布衣遺之不異公侯世有  
爵為人奴者公為出金贖之宜于實錄卒成名儒性

不與異端之說仁宗以三教異同為問公對以釋氏  
以明心見性為宗道家以修真鍊性為務皆一編一  
曲足乎自己至於儒者之學則體已治人以仁義化  
成天下此所以萬世不可易而帝王所宜究心者也  
上為之嘉嘆公飲酒不進三觴上知公賢雖行燕駑  
中亦不奪其志其見親禮如此視以道之行上繫於  
時乃以時齋自號云某惟自上帝王必有世世之家  
數布皇靈式宣鴻化以共廣精靈之治若汝土之秦  
頴川之陳是已公家自文皇左右兩朝誅績可數也  
權簡冊公之兄弟起而繼之峻濟華要茂建二獻臣

有光于前人至于若孫復克纘承惟謹或以古材出  
膺郡守或從科目入爲本常而今治書侍御文尤以  
功名自砥礪所至輒烈烈有聲人以象賢稱之詩所  
謂濟濟多士書所謂世爲忠貞服勞王家者非公家  
之謂歟嗟夫躬親儼莫于前而又使副人匹一休于後  
非盛德之士不能公實有焉姬之衰陳未足以讓深  
亂後商正有既邪是宜播之秦詩刻之樂石以來世  
之士知我朝名臣有知此者不亦揚休無極以手銘  
曰

聖皇御天萬方殷奔秉德宣猷厥有世臣倚咨里氏

遠昭世序迨于文貞克膺帝輔公起承之奕奕其昌  
宿衛禁宸日受龍光將典執宗受冊以讀五持使節  
拜憲屢冊何表不鈿何符不澄嚴霜之下思卓弗士  
暨樂廟論正氣莫奪方之太阿下割不折上商生輝  
翼戴宮端袖中諫疏言人所難乃候北門乃並南服  
乃宣虎攻乃登丞淵半紳正笏屹立龍墀決定大疑  
爲國是龜檢壬忌之有芒在背伴破大藩出若下外  
公則夷然歸休于家何以爲娛遺書五車皇皇明麗天  
無物不被行詢黃髮以敷至治彼蒼者吳胡不聰達  
一鑑之古四國之悲公雖云亡公多孫子蓋仇其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重鑿疊壘東安之亦馬羗其封峻發爾禱其未不窮  
河山帶礪烈在盟唐史臣勒銘來詔千古

元故朝劉大夫同知安州路總管府事致仕題

庚申道碑銘

嗚呼漁尚忍銘我趙侯也邪初侯未亡時嘗謂澤曰  
生平交友雖多唯待制柳公時萬黃公相知為深二  
公既已即退吾子其高弟弟子也宜有以知我我死  
子必銘之漁辭不敢當言未幾侯以知節又回遺言  
而至於死死後三月其子友直復哀經禮門拜且泣  
曰先子將終時無他言但以必得先生銘為請先生

若重辭死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漁聞之與之對  
哭失聲嗚呼漁尚忍銘我趙侯也邪雖然侯不以漁  
為不肖每以忘年交視之至其後也復使執筆以從  
二公之後其知漁厚矣縱不能文可不具列群行以  
白侯於不朽和謹按侯名良勝後更考大訥字敬  
村姓趙氏先世有屬銘於宋其諱元儼者實燕陵之  
第八子封周王謚曰恭肅恭肅生允良封定王定王  
生宗鋒贈太師安康郡王謚曰孝榮孝榮生仲讓奉  
國軍節度使封南陽侯南陽生上嗣贈武節大夫南  
渡初自開封遷家駐州武節生不姑武義 曰添



監婺州浦江縣秋務後徙居浦江為浦江人武義生  
善述訓武即訓武生汝僊後義即從義生崇禎會稽  
縣尉縣尉生必唯累贈奉訓大夫慶元路呂州州  
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則侯之父也侯少閱敏通  
蒙古字學遂以武勇擢起家補劄錄事奉為寶儀  
之府大商巨室大牙而居侯不少徇大盜弄兵守都  
焚城毀守吏勢復甚州之無賴男子師衆應之遂謀  
未攻城侯公言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強丁數百乘  
城疾騎白馬奮呼後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  
中其逆倭者送審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銘不

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侯者不敢發一辭侯獨刈民  
貧凶伏請蓋之民為侯生立祠賈胡及惡少年十八帥  
臣之威驛行市區與文學掾分爭擲之出血僊到使  
赴獄轉與化籍事官賊多隱弊成勳爰後者代物侯  
搜捕官甚驗之則却歸民產也民服罪人姓數丁家  
倚權貴人父不應科辭侯徼之無所違害以重覆撤  
侯侯不為動浮屠鏡空爭長鏡擊死屠兒無之乃怒  
懸空執送官官受賂出鏡罪部使者以其膝下侯鏡  
獄遂成越一年攝莆田縣事懸僧慧與子華競令人  
殺嬰孩中子華吏入子華死侯庶得實白其冤守民



以其器私闢語官互以計相傾三年不決侯憫其毀  
家各傳以輕法拜無而去政遼州路鹽運使尹倭內  
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縣民倚為奸利必殺犬未  
祭侯投神江中移其石以修孔子廟庭布丁河稼雜  
居縣境上官稍侵之輒執兵暴持至頌大軍終年地  
不解侯憫御有道不敢為愛富民解甲修勞殺人行  
陳郡守凌其罪侯抱事詣府置斥其奸卒感怒陷侯  
以重罪上官容非實侯獲免稅冊多虛懷應俗之家  
咸破侯於寶鏡中十加一而均輸之弊門清直其關  
清不勝遂絕死人臨真連坐者餘石侯獨王

餘晉釋之侯秩滿歸爭德道持金為謝侯却去弗受  
民為樹碑柳茹江上好晉利興作常籍為謀徇侯聞  
左二侯曰吾不父當更毋遺德人也凡官靡志新  
之與大役而民不知威以為神或出遠郊父老携子  
而聚觀各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其為人愛慕如此  
胡泉州路求春縣尹僅四月以昌國憂去官未終喪  
改福州路振官縣尹不赴俸還溫州路未嘉驛尹轉  
運司以監鹽不行計民口賦之吏遂並緣為病侯令  
富人買而售於民安而課登虔州縣列議于府請  
如侯法瑞安何良偽為官書指平民私販鹽司逮捕

逸民自殺者三人。事下侯治從良于汀州。巡邏小兵如良為者甚衆。侯復痛懲乃已。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侯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大木。先墮以其芒。殺決勢。次填沙土。而聚以石。迄今不壞。古田時重耕者多。遂竄侯命役人。與田鄰合耕。而入其粟。亭戶在甲。侵官民田數千畝。有許侯罪丘。而復之陳孝子。集又不治。侯為理亭樹表。以勸其俗。振荒之粟。積至五千斛。遇善歲。不散。侯恐吏巧奪也。各呼主名。給選除溫台等處。海運千戶。未上下。毋夫人憂。改知吉安路。未。新州陪自從。仕。即回轉。至奉訓大夫。未。新民。素。滿。

勢出守。吏上。每論。殺甲乙。相誦。數月不定。侯。廢。正。核。籍。列為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逆者不能。脫。苟有。辦集。又度其力。薄。罕為。差官。賦視。常歲。輒早。登民以。死。狀。聞。官案。驗之。卒。史千餘。從行。民逃。匿。數里。無烟。火。侯與一二吏。出田井。晏然。官每惡。侯。近一聽。吏。侯憂。吏奸。親臨。場詰。驗。無難。色。鶴。湖。羅。陵。皆。辟。盜。淵。數。時。出。鈔。道。為。遺。客。患。昔。嘗。置。戍。軍。要。莫。能。禁。侯。出。奇。計。剪。其。渠。魁。八。人。餘。黨。奔。潰。彭。源。冷。遠。視。羅。陵。查。獲。尤。甚。侯。令。巡。檢。移。鎮。其。地。盜。風。為。止。辦。飲。酒。之。禮。久。廢。歲。大。比。侯。率。多。士。行。之。區。寇。衣。自。南。館。入。學。宮。

正容稱進先後不亂纓帶已寬去就位獻酌有節操  
拜有容觀者嘆悅在官二年告老辭回段而歸將瑞  
民依依知有所失爭詣省董二府乞留侯固辭不可  
百里之間嗟惜贊頌之聲交於道路至有署侯府致  
事之如神明者侯既歸中書以聞命以同知婺州路  
總管府事欽其事階升朝列大夫侯遂優游里閭與  
賓朋過飲杖杖徒行儼如布衣時縣大夫門政直告  
以利害臣救其失為多至正壬辰中原兵大作蔓延  
江南江浙行中書教遣大將統軍來過侯告之以恤  
民止殺言多聽戊戌三月丙辰嚴州破六月乙酉兵  
入蒲陽侯倉黃未及避有被甲持戟而入者自稱徐  
將軍聞侯有重名以甘言誘之使降侯曰吾為元朝  
老臣唯有一死報國耳毋多言徐知不能屈士繼有  
至者強其行以見主帥侯曰吾老不能去屢使之棄  
焉侯曰吾不能為遂遇害幸不死劍南至七日丁巳  
境被越三日庚申堇于縣東五里之間士大夫莫不  
為之出涕帥聞具侯死節請褒贈於朝文雖上不報  
侯享年八十有一母黃氏縣之士族累封浦江縣君  
娶同邑張氏生男子六人友誠友進友淳友基友平  
友諒友誠早卒友淳福建行省宣使友二人永嘉縣

尉龍泉季基之子其瑞家唐茂驥其婚也次季來嘉  
許氏忠簡公景衡七世諸孫女累封浦江醫君生男  
子一人友仁少秀武林周氏生男子二人友保罕卒  
友聞去字為道士河西葉氏生男子三人友直友端  
友毅皆素儒友端早卒待婚李氏生女一人適朝烈  
大夫建德路同知總督府事吳薰之子掄掄能文解  
孫男八人季祐季寶季真季道季寧季能季明孫女  
六人皆未行魯孫男一人道貞侯局度精明濟之以  
廉剛所至以鈿強梗問吏卒畏服無敢出鄉充掌宿  
積成相告引去至於興學校治水利之事尤加之意

學田奪於民間者必復之波湖或不禁躬視其成雖  
大者突弗避侯生平不識請謫義所當為雖尊官顯  
人勞相統屬者有不暇避當目誦曰我有命在天不  
以柔媚而得不以剛直而失男子之膝可為屈即君  
子趨其言侯年既耆衰害故人多勉侯為子孫計何  
為父自苦溪笑曰吾在泉時跡具俯地可捨尚弗顧  
令肯爾利嗚呼何其賢也士君子能建治功於隆平  
平之日而或不能保大即於危難之時蓋為政以及  
物者易而殺身以成仁者難侯自歷官縣州以循良  
之吏著名及至見危授命又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

不質而能之于侯之家食尚若此使當大藩之寄其  
不能為城郭封疆死守乎執德弗回至死不變存古  
中猶難能之况今人乎賈子所謂願行而忘利守節  
而伏義者非侯其誰也是官銘曰

天地正氣隨時降升明為日月流為風雲我人得知  
擬然自生直養無害與我道并在子无孝在婦死貞  
在臣死忠弗境弗傾苟無是為既然不寧言言趙侯  
萬人之英歷仕州邑以治劇難大軫錯節不與刀爭  
和而春陽肅而秋刑凝伏暴強撫綏吏者師傳民有  
父兄迫于懸車方洋里閭索論欲議有再其聽鎮詳  
過浮方籍之成太白吐芒遺時槍操僕掩弗屈竟死  
于兵忠精耿耿上摩日星非氣之正其何以能玉里  
之門有山若城巨碑巍巍木史勒銘高風凜然百世  
可徵

詩錄銘 有 存

香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 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  
東獨才備備有詩朋十人皆緣情苦賦 散離兵變  
俗懼其詩矣傳堙垣為究刻燕芝山中產已請太史  
宋源執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效坤之靈何疑綬考為文龍章於榮其美



昌厥辭兮其智欽真逐諸至神維黃墟兮鴻為醴  
采三秀于朕令與符兮雷山可夷番川可移逆如初

陳君正冊室銘

陳君孝正家在南陽大山間實與龍漱五澗為隣若  
御迴互林木蒼鬱絕不類人世彦子曰走其下嘗夜  
姓月白時輒登高石室冥然思欲求古仙人與存  
而不可得每天風淅淅作聲歎以為王子喬騰象筆  
真籙風吹蕭而米也如是者數年一已有具君一默  
者過之謂曰子若君甚無益也子欲求之蓋學長生  
乎一氣孔靈深之者神之似徒黃秀為冥綿綿若  
存是為天根子能有意於斯古仙人不難到也彥正  
樂其說之美乃稽首再拜膝行而前曰某不敏竊安  
竟浮游塵埃之外不自勵九質之未易化也先生不  
以為非而辱教之懇然身服役為弟子敢問其所欲  
者何先具君復曰吾道貴清靜吾養神丹竊大不可  
迅于晷刻為冊室以處我彥正依然從之乃即所居  
之東若千步作室一間中設一榻具君與彥正對坐  
其中而鑰其所從之門外不可入內不可出前留一  
竅以納粟食後通一竅以傳便液蓋行專一心志以



絕外慕云室既成彥正錄貝君之言以告濂曰予宜  
為我度而銘之瀛聞古仙人之徒來多在靈墟五嶽  
金庭洞陽赤水仙都諸山攷之九微忘可見已五洩  
處越水之濱固不足以附麗堵名山而齊之謝玄卿  
曾來歷其中後竟仙去濂嘗至其處乘風披歌便覺  
精神既溼駕馭氣於溪海蒼蒼之間惜不得玄卿  
與之共遊慨然而還今聞彥正歸室其夢又得貝君  
為之依歸焉得無歎豔乎固不祥彥正之情而備書  
貝君之言廣其意而為之銘銘曰

天地溘時日月潭滄離陰黃包雄陽玄苑內有太虛

明靈所都是謂規中執神之機超乎群品不分精粗  
古之真人日鍊之俱三華生津五氣布基水虎欽魄  
大龍藏珠金華先倡白液後連闔關泥九天行空飛  
入火蹈水不燭不濡或嬰寬幢或昇鳳輿香然玄化  
莫知所如五洩之山蛟龍所居下有隱者山澤之隱  
乃連曲房乃列鼎爐淨將黃香神光舒舒變君皆如  
鬼伯執爨以呵弗祥以衛不虞養示神嬰出有入無  
定見金童手持簡書勸上帝命召選玉樞尚懷撫貳  
勿亟勿徐我忤斯銘勸之虔陽



少林氏之道士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為一宗設三玄  
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者雷動海  
湧達乎宗季其道發微惠細數公起而任之暨大法  
幢屹然為東南之標准廣濟妙公觀本法印據師子  
巖建立死關鮮有外其門者唯智覺本公添造開與  
以大辨才通博無礙慈澤普滋徧一切處其入室第  
子以十數計若今休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  
則其一人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  
歸自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為業父諱九爵母  
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煨謝氏鞠以為子七歲即就  
外傳詩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誦矩循謹有若成人其  
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雲芳華  
仲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為剃謝氏不從未幾師遭  
疾甚華謝氏禱于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伴此兄弟  
死令服灑掃仗終身禱已師汗下而愈遂仗後茅游  
時師年始十七並求良師文學切九流石氏之言已  
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涅槃三  
品問曰藥王既然二臂為復覩本身耶授經師具  
云十九歲髮度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  
問曰入法徒宗片無幸自何謂也師曰胡不同第九





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水  
相府叙律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即呼謂曰  
汝日用何如師曰惟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  
識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  
無佛性之語受之維往歸釋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  
師長為記師下筆成章五乘交祭見者嘆服棄歸  
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悟然目生平氣志  
充塞乾坤乃今作覺夏醜雞即復造靈隱掛號危坐  
骨不沾席者三年因往兜率聞鶻聲有省至是奉公  
凡便悟因公復存之師憤然來歸夜將散忽鼠齧食  
繡之髻墮地有聲流然聞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  
汗濁之中淨將玄問上天下地一時清明被衣待旦  
復性質於公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齧繡飯  
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美公曰破後云何師曰鼠碎  
方覺公乃微咲祝師曰汝真善自護持接過歲杓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交付鐮刀噓天龍之東庵晚  
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遶坐下師為說三  
皈五戒蛇竊首低曰可作拜器而去師自是聲光日顯  
嘆隨訴公方王中法階力薦起之江浙行省丞相  
脫款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追師出世師皆不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為時所容與弟子  
希昇杖錫踰潯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  
青蓮花乃卓錫處際擔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  
泉涌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  
十月也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時入  
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斧斤類拔茅蓋以  
坊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大姓樓  
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為代木構精廬以安師尋因舊  
踰建大伽藍重構傑閣端門廣街輝映林谷內而齊  
庶無趨奉靡聞蜀外而日本三韓入番羅甸文趾留  
伏莫不奔走履拜濟決心學留者恒數百人至有求  
道之幼童願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之性而為說  
法辭如一雨所施小大穰登悉獲法淵王公大臣儒  
師之道如俸日月名傾朝廷三遠重臣降名香以寵  
嘉之江淮雄藩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嶺南  
王則親書寺額勸僧加黎衣及普應妙智弘禪禪師  
之號帝師亦再降旨伴勢家無有所侵凌仍更號曰  
佛慧圓臺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又為啓千束執  
令朝臣製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夏六  
月十四日師示微疾字浴更衣會衆書偈云平生

吾今日敢闕一句嘉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遊春秋  
七十四夏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善德馨并用  
陶器為蓋奉全身瘞于青松庵悲慟繼聲慟出歸太  
師中書古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為皇太子  
祝釐之地敬奏起師為住持道有自江南來者言師  
示寂乃止師跡有秀自豐順美最才思英發超越  
夷項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共片言皆許護寶護  
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撰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  
行于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論迅利政無  
愧於智覺云藥初住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  
藥方尚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熟而退越  
二年又往見馬師問曰聞君問畫一人廣教有諸滌  
曰然曰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能  
觀者君謂誰耶瀟楊曾向之於是相視一咲自時廢  
後知師之遺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為  
方外之交艾三十年其數揚義締往來尺牘之存僅  
行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  
寂深銘非瀝為而孰宜為之然曰

天目崇嘉中設死闕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知覺  
伏剎深入師子長號有毀威靈伊誰嗣之惟千忠師



彼頑者 夔契我機錫行雲遊歲空谷明珠自護不  
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苑先知嬌首豈法為說三婦我  
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度龍峰巒環如  
青蓮花我樓其間指樹為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  
果炫然且歸日餉化彼章奏為梵王宮金銀流醜綸  
爛太空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禮虔願寄攝受群  
解正酣晝夜沉冥法音方震萬耳嘗驚宋翠珠瓊噴  
落人世神鬼莫覩天龍交衛有龍自天錫予便善金  
衣寶鬘雜於祇園外護之嚴固取于今慧照之宗於  
斯為盛業化而道人天暮哀妙相如知初無去來既  
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勒銘以昭玄範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蒲陽有大闍寺在白麟溪之濱者曰香嚴別建於東  
晉時年代遠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  
知者宋寶元間維隆大師實為之隨嘗走汴京得中  
官賜銅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曆  
甲申鍾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胤至燬焉待宣和辛  
壬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即帥其衆而繼為之  
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鐘又毀  
馬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

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鐘者所  
以擊昏明昭法慶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  
走告魚之善士于君藏賊逆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  
餘燼而新之期以斤計營者三千八百有疇新者二  
百有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  
深弘法華之旨未十餘傳其教或紀及越國師德配  
為國子錢忠懿王遂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麗後卒  
感得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  
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  
曾以年錄為佛名錄之國師其遠國殊所以昭前人

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忘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  
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門孰能分別後究形相若區  
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豈以夫必也自聲而生悟目悟  
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經之建也渠源遠遷者寺果  
五里青蘿山中寺僧崇德將甚冷僻一日來謂源曰  
予盍銘吾鐘乎延為之銘曰

如采法門千差萬別孰一方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  
即廣長舌或震或鐘熾然而說五時所宣諸修善  
雖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應百根千劫勿磨實錄入  
道莫此為多其白麟溪源有大商寺是惟吾法流

所舍憐彼構災一夕而化身竟有形體傷幻假  
之比立咸作是言後成一相如風轉輪往過未結  
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與一迴湯爐那迺香覺氏  
惡尚赤金以歸鐵鑄修一審中程薄琴頂洗外國中塵  
與法為體一若龍爭一衆一聖諸鬼神胡跪作禮非問出  
明一甚一虛一高一鷲一有一聲一鐘一鈎一如一獅一王一乳一如一蛟一龍一鳴一上一微  
諸天下入九地因閉生一信一弗一述一邪一趣一聲一攝一入一曾一無  
留一礙一盡一轉一如一來一大一圓一鏡一智一我一昔一嘗一聞一此一妙一音一聲一不  
從一鏡一出一不一由一耳一生一隨一處一又一滿一非一減一非一增一願一成一歸一聽一同  
深一真一實一共一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初余待邵庵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而讀  
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有大尊宿  
譬一岩一摩一尼一之一珠一喜一懸一虛一空一日一月一星一辰一山一河一草一木一悉一現  
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衆一一內向皆自以為得所  
攝受而殊本無留礙余竊意正宗靈落誰象分散而  
世安復有斯人哉一虞一公一為一人一善一巧一深一入一禪一觀一故一特一滿  
美於師以起人之信心一醫一非一至一論一也一又一來一秣一陵一與一師  
諸孫似杞交其求書而無味焉則決一繼一高一下一磨一不一舍  
攝而玄機所湊一著一步一不一思一議一境一然一後一知一師一之一道一弘一以

周而虞公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拜候  
狀師謫水貳字然源自號無住翁歸之樂平人姓范  
氏父某母徐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為  
佛事年十七去衣羅山院僧常公常復世儒者學而  
師每習禪定目釘指出血書金剛經常河之師云學  
儒可敵死生邪常云汝黃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也  
時入道何晚也師弗知答既受戒謁目虛忠公於符  
山時孤舟濟公為第一座以皖山蕩泉山者誅之師  
無几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有六十骨  
節八萬四千毛孔及何山大地滅攝入一念始覺發  
易繼却定雙 與命為一汗後皆流亦不久所楚後  
四三日見色聞聲漸 撼搖不動師自信法決可證因  
取所携書仗以火焚之且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  
當入無間獄也傍觀者為之吐舌俄過區廬止東林  
聞有僧所見不異嘗問師徃即馬僧以無誠心讓之  
師復奮云今夕必就 蒲茵上死尔即正襟跏坐加精  
進力如一人能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滿楫之難不遠  
他接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  
剎棘之叢所履之地忽陷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燭  
照透觀自身甚湛 澄唯一念之不忘尔師猶以聖

於斷滅並進修帶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泊婦羅山  
方全體頓現如菩提之餅十方世界眾聖皆現前恭以  
諸祖契證 鏡照鏡 坦然明白師自以為開悟及堂  
藏鑰東林偶聞梵音 明心見性非寮門事之辭又後  
致疑不能釋者致 或謂云法筵管勿遵記言論于  
何太滯也於是習也 又蕩然如死然不歡謂也至也  
越五載里舍濟公于 將山濟云蒙山嘗言我松道者  
不具二級而生津液 慈熊耳後雙履西歸果神通邪  
抑法如是也師云此 形神俱妙而已濟云不然也子  
他日當自知之師每 往無為見無能教公以濟所集  
之言賀之無能云為 汝弗解故也師忽大省盡脫去  
玄妙知解聖觀從前所 悟如通宵一覺夢時非無及  
至覺後絕無所得美無能 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  
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 四明天童已而喘息浮梁  
之鳳游山湧印如公方 長為福請師分坐說法久之  
往魏于南泉吳氏柳氏 劉山地建蘭若以授師地當  
五峰之下舊有龍潭五 所開師至悉乘風雷徒去識  
者謂坐人來若故物怪 潛遁云天曆已已遣官以聘  
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 弘開宗旨當 懷四方學徒  
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 者郡守劉公迪成將齊公種



常虛已求道得已行後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爲  
勝大夫特免科誅以歎之未幾返南策故隱而寄  
者愈衆宗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  
淮西憲訪使幹公王倫使監察御史常公道天未極  
趨仰時移善蹟以辦錄玄乘鄉先正集賢學士侍公  
立月營先王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晦至有  
碗始聞道之嘆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  
四衆戒牘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  
其時笑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以偈爲強之乃引  
紙舒上書已端坐而逝初師預建塔塔於諸峰之下  
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員未幾散如  
五峰之頂徵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衆之居民九數  
十里聚觀駭異之弟子德弘慧月慧觀等以是月二  
十六日奉前身墜馬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  
聞師之歿衣素無不求憫而陋唯之人无功不啻喪  
其父母師之道沃洽於人者益可知矣師常履屨  
云九剃髮帝本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  
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  
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生平  
之實證實穩者故亦用是以誦人也師創行峻絕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聖立萬仞之資每書三閩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  
者廣信祝蕃遠寄云番陽三源吳公斷崖其人類孤  
怪巖巖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為寶錄嗚呼大  
鑒之道分為五家而臨濟之宗為最盛臨濟之傳距  
曰皇熾光大聖及東南至五祖演為尤盛今以其世  
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庵果光納於月林觀竹巖師  
狂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八葉耳宜其傳授分明印悟  
真功有非百對目撮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把致  
慧月之絳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勸予故  
持舉處公之言於前而履著師之悟驗於後使小固  
志知未待謂得者觀之庶幾有所懲創矣手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餘欠  
自非堅固力沒身以為期如出河沙只未易得之者  
皇皇無住翁故成无上學一念弗轉移似倚須弥山  
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射乃至於世間山川及草木  
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無見亦無聞無無亦皆喪  
如是歲月深真體忽頓露有若摩尼珠閃映無定色  
光光皆涉入永無留礙者持之出任世將若人天師  
吐辭馮鍾吼背宮亦非高問有無耳人聽之三已覺  
何況示闍梨金線在天半蓋母不見底即墜即塵爛

衆生所倚賴其衡日月燈旛彼毒龍象得惡可怖駭  
亦如清歌晏夜隨風雨蒼蒼嚴清淨域恐以腥穢故  
神光起天未如正線下垂照燭燭皆沒散入五峰頂  
我示涅槃和上玄降祥應以末無量法諸天意護持  
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截妄假世間文留縷於下土  
致鄭君夫人吳氏新阡碣銘

至正三年夏五月子來讀書酒陽東明山捨闕之倦  
因照坐木榻上忽鄭君清疾扛經帶揖予而言曰濟  
患憂邑字伯昭生十九年即與濟為配又七年不幸  
以疾終而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屬真保母  
抄至拒前敬之倪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  
作嗚嗚聲濟見之雖欲以禮割衣不自知涕之從出  
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夔林世有顯  
人邑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  
木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即兩  
浙都轉運使使司黃島場監司令司君聖承嘉陳夫  
人陳生二女伯昭邑字曰穆字叔熙翠翠君以奉定  
未家窮浦江遂許以邑配濟以穆配濟之再從弟宋  
後十年二女嫁宋濟家去年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  
五月初二日邑後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于濟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者若是忍也。豈有娘不乳及得枋酢愛之。至數易  
乳。娘猶未悔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憐憫。然自是遂得  
寤疾。疾既瘳。命司令君卒。黃堂。復父之。來追。語之  
矣。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說孝其  
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  
懈。潘家義榮九世族。蠶之多。幾二千指。常以禮遇  
之。族屬之人。咸以端默靜懿稱其賢。曾令已夫。將以  
十朞月初三日。變于穆之墓。北車門塢。潘楊。獨其以  
念子之故。而致。葬。生。賜之。銘。使枋。視。有。知。或。湯  
墓下。而讀。馬。則。念。母。之。心。行。而。是。生。教。枋  
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豈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  
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  
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母愛之由天。哀乎。視  
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首厥躬。適是墓者。寧不為之  
改容。

趙洗仲墓誌銘

枯趙君諱友桂字洗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  
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祖曰必。垣。國子進士。父曰良。  
賢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戴籍中。約。家。義。訓。  
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

一有譽燁必歎而過之弗嘗弗止也其於天君律歷  
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  
究後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微聞發為辭章珠璣玉溫  
絕無臨盤擊棹之病山中李垣先生自號文之早業經  
傳推與數拜君真雅不羣君亦視學愈於人桓桓可  
一世客袖文采見讀一二語為與新覆香垞九上視  
雪漢作他語獨香臨海歸卓卓至夜談屢及三成然  
言如聞勢或大震望禱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抗遊還  
都山邊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握有日不見  
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多寡去人皆指此人之謂  
病狂易云君石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才致委試藝集  
題去寒剝且益久志不少變矣相解喟曰六未至爾  
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適人窺金陵歲丙  
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鸞鷲內傷六月十五日患  
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幾無為主  
僕者所老耆有夏小工解詩書易諸疑辯南泉索矣  
後多亡其九皮松深求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結  
以某年某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曰銘其墓  
予發書讀之亦應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窮陋  
窺取九進以斧簾厥斯交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

銘張疑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今常通  
習者吃吃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木偶人是  
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韶其意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墮我懷伊人  
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少微  
後千萬年於赫弗磨

元故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若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  
入翰林為書寫改戶部令少出為江西行省掾俄入  
漢中書用年勞遷資政大夫副使管承直即調奉訓大

夫杭州路總管有判官杭為東南一都會歸以貴意  
二府卒有事左 右綴若未易旣拔君居其間不吐  
不如上下藉藉稱之曰能吏能吏云海寧潮溢民田  
墮多沒君憂之以特牲禱于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  
聞廩無以居神忍化為魚龍宮耶即為魚龍宮神亦  
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沒宮帖  
帖禱畢說沈石水中命建率千艇之木幾覆海為地  
僅奉議大夫兩湖都轉運監使司判官轉奉政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勳事豫章成高民批野  
風食餓芋橫道因樂業為旗執棘矜築城下將為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衆憚不敢往君單騎出呼曰尔等寧死可血死乎  
我欲都事也敢害者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  
還言於省臣大發倉粟賑之賴以活者萬餘蕭鄧二  
人姓以武歟自秦州縣踵門受事親色小異無雜端  
不敢進小民亦足立戒毋敢高懸諸君皆攝右于微  
聞者刺于丞相慶曰吾偏以始安沈矣權亞中大夫  
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有八至甫一月即嗚然嘆曰  
顛毛已種種尚可佛止乎嘗從天子丐我妻媿太陰  
山間以沒餘齒耳遂上休致之請掛冠徑歸越一年  
卒至重慶再十月十日也君廣孝教千卷誦聞不輟  
上賜入公府亦銜置袖中人譏以壽書纏拂着嘆不  
應曾祖諱金明昌中舉進士登第中丞朝請大夫吉  
州刺史聲器赫然祖和抗節不仕父衡以忠貴贈奉  
朝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騎尉連封正平縣男光祿  
郝氏再配陳氏皆封靖河郡夫人子男三曰樹榮進  
曰棟奉政大夫紹興路餘姚知州曰棧廣州路增城  
縣尉女二孫男一柝以其年月日葬君墓山之左銘  
曰

於戲乎君其仕也振振其上也閑閑是惟有元能吏  
之墳於戲乎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葉仲貞墓誌銘

代 楊 符 刻

桐廬李驥龍字與武林棄襁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  
棄桐廬為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負不能歸雖龍為  
令錢子之使責樂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  
世浮沉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驥龍買舟泛桐江而下  
驥龍善洞簫禎習古辭扣絃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  
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一也禎  
一日病革憂戚莫知所為驥龍顧禎曰君得一可念後  
事手有驥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味未嘗  
下人今不覺為君為也禎不能食三日死驥龍眠為具

棺歛買地墓焉後一年驥龍亦卒驥龍之從弟懋  
禎不娶而無子復合抄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  
華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善為學不治章句頗  
喜以詩目為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去習吏  
於甘肅西寧府部使者欲辟為官不就不就天曆中有

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佛  
學官亦不就董補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卒  
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世系禎求  
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四以重紀至元五年  
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于王塢山原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驂龍之墓不二石步塋後四日懸復為伐石未請誌  
昔每諸翺必吾詩未游吳越門吾鄉若南先生方公  
夙實與之交斯死無所歸公為率一二友生祭翺于  
釣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公龍兄弟正相類豈聞  
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王人嘗有言曰生於我  
乎館死於我乎殯陳龍兄弟之墓近之美是宜銘之以  
留後之人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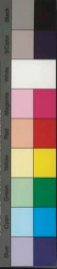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寶而歛  
文筆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且汝之不自力抑命尔  
耶幸有仁人既殯且葬汝以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元故行宣西院照磨無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  
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無管  
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九歲以是月二  
十九日即葬縣東二十五里夫巒山中去自麟溪三  
百步而道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人人吳氏亦卒年  
視府君踰四歲歲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  
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附葬府君之先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二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漢沂以架閣  
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葬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盡生

請從兄温州路經歷宋狀其辭行來徵銘府君誌銘  
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爰受封至今  
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田崇陽彼歆者則宋  
歆縣令凝道也由歆遷睦者則睦中侍御史自膺也  
自睦徙婺之浦陽自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清  
君為八世祖惟生照照生綺綺生閻閻生運運生政  
政生德璋璋之妻由睦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孝母  
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  
以孝聞年十六善為感舉之術未幾家大德府君自  
時以來八世同慶相廷管表為義門子姓之多至故  
千指府君與兄欽嘗田八百畝有時建高禮莊以給  
鬻婚嫁之用俄撫髀嘆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割也  
刺象功丈夫不能世用亦猶是尔子將為萬里游當  
必有所遇婦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  
槩別從以二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  
相引重時晚脫道濟公入東釣軸日以致太平為務  
一才一藝無不兼拔見府君儀觀偉鎗器之奏為行  
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字屠民事權至  
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席後攝門蔭廬如江浙行  
省右丞相梁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文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君之廉命持微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笑曰  
凡受微未考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還  
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囊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  
由是院之推廩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  
松江等處稱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  
田二十頃餘既禁於中而都水使者泊江淮財賦所  
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為聞于朝免之先是徵民  
無幾邑成有美糧以獻計者美餘上下共利之君以為  
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  
名為許焉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室門而拜者十以  
千數稻田所素號水慎之府而為之使者又總覘其  
細他人靡不思逐其欲府君曰糴于市憂之猶貧人  
然會後子來省觀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  
生不超朝露何以官為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之何亦  
以一疾不起府君性情密不妄嬉笑遇事令有條理  
不可越尺寸聲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獄籍吳  
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淵婦義為縣丞洪士庶勞氏  
諱觀誤亦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宰物必均等  
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及有疾  
猶揆德求向叩頭再拜遇溪泝甚險人報其安寢

目乃瞑不得報報輟轉至旦芳氏亦奉水惟蓬同家  
三十年終如也次女曰濟許適黃耆其母曰胡奴焉  
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銘曰  
厲行于門一何措也出而用世又何素也喬喬兮能  
順徽徽兮弗涅也斷斷兮知止疑疑兮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成也改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鄭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魏奎字曼和浦陽白麟漢人其先自漢遷  
德璋父文昇君家九世義君群從子姓中而君殿良  
純二怡二周旋上下其和氣益可尚也生不以惡  
言加人人有于之示以一點奴隸得恩君亡已久  
言之有實錄者草草二十有八其配黃氏諱叔字廷  
冲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皦白如冰雪至六十  
一卒子二源濬源字仲本剛分有立好施與且通袖  
仙家言漆天壽一棣君卒於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五  
日黃氏卒於至正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君先孝烏傷  
延壽山樊與氏咸曰不利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  
日遷于縣之靈泉鄉黃崑山黃氏附焉予少與仲本  
為金石交遂以女珥婚其子既朋且有述錄來徵手  
銘哉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媿古之人

故節婦湯夫人墓碣

夫人姓湯氏諱淵字妙光處之麗水人奉原大夫溫  
州路總管唐治中諱全之曾孫忠顯授尉廬州路字  
都督尹諸城之孫敦武授尉溫州路平陽州判字諱  
鈞之次年十七適同里曾氏為贈本議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印中諱應威之家婦歸到唐君  
之夫人府君字孟玉氣高片恥庸祖父勢自念丈夫  
非赤手致功名不可曰能單騎走京師謁陳司徒司  
侯方有寵子上一見評合謂人曰此吾江南奇少年  
也至為為會福沈知印文未完卒年始二十一夫

聞之慟幾至殞絕服衰終禮屏脂澤不御寒幌香  
唯孤影相照極可念夫人甘焉或懼不能堪以言嘗  
之夫人泣曰妾夫亡人旦暮死即下從君子將他國  
不能識妾心若以俟機木出條枝乃可爾人聞不敢  
據禁故右姓即小寶寧都之婿於夫人為世婦夫人  
周旋尊長間益事孝敬處先後由禮弗忒當府君比  
上二子士微未睦士瑜猶在孀六閱月始生夫人鞠  
迪之士微能行室政不失前人尺寸士瑜入儒由金  
堂教諭補吏七閩漕府移浙中或或有廩名都使者



索公持節行處州。廉知夫人貞狀。嘆曰是風教所鑿。不可緩趨。州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授劍。辭公。曰有婦玉紫如此。乃欲拘例。邪。即為按覆。以次上中。善旌其間。且復役。為事。婦人士過馬相。指告曰。此婦無忝是門者。吝。而去。夫人孀居三十一年。以至正壬辰七月五日。終。春秋四十九。孫三士。微子。傑。信。士。給子。俊。墓在元。和。鍾。洪。有。墓之日。則癸巳。某月。某日。甲子。葬。後五年。戊戌六月。府君之弟。宜。德。烈。便。孫。為。狀。羣行。遺士。給。未。金。華。微子。銘。銘曰。比。至。可。討。款。以。節。揚。宅。里。是。誰。世。道。之。傷。百。為。給。位。

乃是鳳皇我銘夫人用以戒荒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娶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為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獲。子。善。浸。倚。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陶巷。問。雖。無。傍。石。之。



儲曾不少戚感動于中每遇明月之久輒鼓琴以自  
娛琴已後把筆咏詩弗輟廣病悲世之人徃徃窮則  
失守有若子善之為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  
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  
知耶子善之困窮如是乃復使之登天是果何理耶  
嗚呼悲夫子善通問坊諸家說集就試有司不中家  
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為生二子長某五歲  
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子善惘然  
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書編將信若率諸好義者既  
買棺以飲子善役用吳財購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  
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正辛卯某月日同葬  
墓於縣南二里姜原蓋洛遠所指地也蓋一生信器  
來謂灌曰子與子善交頗久蓋為銘嗚呼灑忠思銘  
吾子善也釋昔孟郊殺貧以差其友樊宗師為告  
諸嘗與徃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貲給其遺囑昌黎  
韓文公與郊遊甚洽實為銘其墓今視子善之事固  
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幾古今之思也灑  
雖非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耶嗚呼  
悲夫銘曰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  
彼蒼者天曷其壽慶一氣粹榮或繁其逢我作銘詩

以弔其凶以哀其終以揭其封

鄒府君墓銘 代黃竹齋

無錫府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垂後十有四年為至正七年其子鍾尹乃奉故禮部尚書完平曾公所為行狀來徵銘辭而銘之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立朝不震不懼元符三疏光于史牒子孫莫不遐散雲只中迂居錫山家日以置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非世不顯漢書有勇及勇以仁人憚其嚴而與且忽父諸仁聲始列什籍均仕初唯不有糧食懷其先業益厚於賞登已俗人遂大厥旌君諱德倫字曰君水生而憂勤長而凝靜志學向方詭譎愈究時無科目不以文為進索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有衣服莫得織絳君則弗御終身布衣人有室處宮楹運守君則弗居取風雨推其所有惠于宗鄉由近而遠郵其卿鄰不弱我扶爾匱我給力苟可為靡有弗及或謂機穽深固其窮排難解紛不自為功青者者苟內虛外直以名垂軒用履厥德高蹈物未若與世違行享于衆譽望所錫長也吉人少曆多祉





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 際善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  
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乃五文男德與儼充育其父  
文適饋瑋感錢尤巨餘皆幼艾在室未婚泰伯之辨  
崇德之里為君宅兆其墓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雉  
知君最深莫如魯公謂君為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微  
可書不朽惟彼佳城松栢尤尤有子承者詞翰固堅  
領袖不暇遂為史氏界以刻文昭示無止

鄭振墓銘

浦陽鄭振少凝然寡言能暗誦易苦論語孟子稍  
出為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為知布其善字曰林

通年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之以病熱亡四月癸酉  
蓋仁義里三角山其父源哭之慟求帽子曰振也幸  
從先生游先生謂為可教竊喜其能尤吾宗今不幸  
死矣先生僕不死之蓋為銘予聞亦衣不肖勝為著  
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機之秀穎者乎今未  
出弱齡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方府君墓銘

櫛髮有義士曰方府君銘字子無高出玄英邈士干  
子自新定隱德湖其諸孫激遂徙櫛髮華山至府君



十三世曾祖賀祖天與父去鄉。下季游太學。以文鳴。府君氣軒邁。語善欲萬行不有。竹泥童句見裂載籍。以綴文題者。嘗去與兄懃甚相。又人或毀黃言。懃之。父不能無動。府君博曰。兄弟天所也。我何敢爾。我何敢爾。即遣兒前。且拜。且泣。金縷。懃聽其所為。弗問。擊食豆羹。非對案。弗御。間以論。懃。凡怒。輒屏氣。長跽。伺怒霽。方起。歲大侵。人盡無斗。懃大厲。又頻行。咸自度必死。蔬糲。概起為。盜。府君愛。懃。類。回。畫。在。故。歲。易粟。東陽郡。日。雄牛。驪。活。享。拉。者。以。過。堯。陽。之。廬。口。賦。以。食。府。者。親。注。善。樂。環。教。十。里。每。降。賊。捕。掾。恒。倚。為。

聲。據。府。君。管。腴。田。十。一。頃。貯。其。歲。入。為。義。志。凡。宗。屬。孤。寡。貧。窶。者。月。布。給。。有。助。死。喪。有。擇。婚。交。廢。。之。許。復。設。義。塾。一。區。。祀。先。聖。先。師。。榜。以。六。齋。後。啟。正。義。堂。相。請。帥。以。六。。聖。摩。切。諸。生。義。闈。。也。亦。士。有。不。遠。千。里。至。者。。成。多。云。大。官。侍。衛。更。為。翼。效。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以。徽。名。非。人。行。也。府。君。於。先。甚。謹。惟。寧。必。澗。子。碩。印。家。人。為。驚。行。進。就。停。立。不。失。尺。寸。并。庭。。醴。。執。事。者。屬。。豆。脯。臨。與。府。君。。談。。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辭。與。曰。請。必。是。為。君。。書。連。口。夜。不。厭。客。辭。去。亦。不。

復強也天曆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聚堂  
春張氏子曰澤吳府君過哀直發卒文懿州路樂平  
州儒學教授澧曰有德有文者也孫曰穰擢撫州  
孫二碑燁其年夏四月庚申葬府君白門里鳳凰山  
下執師者數十人皆出澤宗族勺長及五尺之童至  
今言及府君輒呱呱泣天台項烟先生故府君之行  
甚備泗持朱謁予銘墓者文有意振放貧不逮者二  
十年及為面師終政府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府  
君以布衣行之且建學焉宜非所謂毫釐七粒唐哉  
可不為之銘曰

士之有施歆奮而飛卒翮其美養之冲冲振之隆隆  
唯積乃成有稟之充有學之豐豈昭厥聲我師我宗  
宰匪我躬澤及孤俾章比鑽如矜佩餅如左又右繩  
百鳥紛紜西東成群孤鳳之鳴偕爵斯註族有隆藏  
亦聞之朕矧克敬之以樹其蔭以備其誠不震其渚  
謹廓其潛後嗣易程白門之陽有宦者園尚勒斯銘  
麓水二堂毋墓碣銘

麓水有二堂其一曰同主人元靜一曰龍象群君徐  
洪夫人適同邑林府君侑縣君婦府君之子宋卿貴  
進士今累贈秘書監元江夫人知攻書獨愛道術家

古嚴發我以事神銘本其姑周氏曲盡孝養主饋非  
醫神弗之進縣君賢甚養夫人亦如之至元丙子江  
南內附秋九月兵入括縣君生新州守定老甫六月  
秘書君急負之竄大澤中將騎追及射之謀事新州  
馳入民廬以然夫人與縣君辟地東山間爰挾腹人  
間行蹤跡之又遇兵麾夫人却而迫縣君東行婦姑  
相持憐曰同婦九泉爾終不能苟生也夫人計無所  
出乃號諸神曰神奈何絕我子既矣死孫又棄中野  
獨一婦存忍使其類連乎神奈何絕我俄而兵目眩  
以見吳東臺行者持戰超羣之婦姑乃解潮茶亂走  
偶遇澤畔則新州在地帶怖形驚膽人愕曰兒在矣  
兒在矣亟腹以去兵既退校突踣秘書君收骨還家  
家已姑姑相依為命創舍宇以居瓦甃敗惟澆然能  
自安縣君年始三十三或覩其再行縣君指新州途  
曰林氏數十世相傳唯此子爾無此子林氏之鬼且  
不血食妾何行知之天若未創林氏幸此兒成立異  
時持酒一饌滴府君冢上去俾鄉人咸曰林氏有後  
妾即死目亦瞑人義之不敢復言新州幼多病二母  
保護如嬰垣之王唯恐壞之新州知二母意亦親自  
刻厲以文行稱用部使者薦教諭給陽輝擢延祐辛

酉進士第四轉而至今官陽中順大天命書規煌馳  
贈父母人皆以為賢初新州左右衣甚貧鄉先生潘  
崇聞獨時方貴盛獨奇新州欲以文端之長文辭次  
女妙貞曰從父命爾妙貞遂妻新州荆欽鍊業樞覽  
出汲猶靈人然其奉養君猶醫君之事夫人縣君嬰  
未疾不良于行或啓或處晝夜恆負以從疾且革封  
股雖卓案以進乃齋妙貞從新州宦遊三十年亦累  
封如夫人生四子瑞天誠祖博通經史諸家之學以  
廢補官至其地連寧路松溪縣尹彬祖至正乙酉進  
士累官提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似  
祖爰已鄉試第一上禮部不第恩授慶州路儒學正  
誠祖子三公慶甲申鄉貢進士慶元路儒學正公庠  
公廡慶州路儒學掾彬祖子三公縉公縉公縉似祖  
子五公典公贊公異公贊公實夫人之父某宋某官  
縣君之父某宋某官皆括之巨族縣君壽六十三卒  
于大德甲辰九月二日夫人年八十一卒于乙巳九  
月二十二日後縣君勸一歲以丙午七月四日同葬  
縣西元和鄉之蒲潭嗚呼世多孫子者有之多而又  
賢則罕也多而又賢者有之賢而能文則罕也賢而  
能文者有之能文而中進士科則罕也中進士科者



亦有之至於連翩起於一門之中則罕之又罕者也  
原其所以致是果誰之力歟實二賢母造之也譬之  
發探保之於一髮之微則至於百固之大使支條數  
股而還廢其不根二賢母有功林氏者為不細是宜  
揭德墓門以詔林氏為子孫知有所自銘曰

惟林氏世禁纓時倫棄家煅兵一髮存有遺嬰餒  
之斃于成由甲科居專城聞四馳繆而占苑厥後何  
繩繩連前航浪迴英奮之深發必弘日焜耀研以句  
清之潭妥靈靈廟其潛勳茲銘

海溪集卷六

金華宋源著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燕國史院編修官柳先  
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王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志翊即高郵軍高郵縣令皇之贈奉  
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5 Copy Blue

亦有之至於連翩起於一門之中則罕之又罕者也  
原其所以致是果誰之力歟實二賢母造之也譬之  
發探保之於一髮之微則至於百固之大使支條數  
股而還廢其不根二賢母有功林氏者為不細是宜  
揭德墓門以詔林氏為子孫知有所自銘曰

惟林氏世禁纓時倫棄家煅兵一髮存有遺嬰餒  
之斃于成由甲科居專城聞四馳繆而占苑厥後何  
繩繩連前航浪迴英奮之深發必弘日焜耀研以句  
清之潭妥靈靈廟其潛勳茲銘

海溪集卷六

金華宋源著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燕國史院編修官柳先  
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王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志翊即高郵軍高郵縣令皇之贈奉  
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at Blue

江縣男

姓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共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傳盛其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美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自及冠遭受經於湖溪仁山金公履梓仁

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異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學謝公翔括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埤於文閣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履衆裡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讓公閩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秉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蓋陰山牟公應龍得木史幸心得史學端續且諳勝園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開四方美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  
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  
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遼馬雲海島嶼中  
先生皆以詩書愛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  
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嘗時號為名公燭者  
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  
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  
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華盧僉  
憲前提舉末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

至治元在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  
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  
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機  
事即時之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  
論先生為權準古今熟詳詳綴廷議莫不多之勳戚  
大臣請諡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贊正定  
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庚偶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  
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諡其子欲入宦  
沒臨江寺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其祚  
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設蘇持



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  
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蔽民不治將亂請  
撤所部禁職之沅陵歲貢包第四十餘區節輕舟楫  
押行更多沅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貢  
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漆輒  
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可以輸治之其當新者聽  
給汶入贖吏錢母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祭御史  
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帝報三年而實  
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生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龍興郡四年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得定名儒孫  
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給於禮官者  
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使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  
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輒泣為奸先生蓋罷遣分隸  
所在學官提舉朝夕膳成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  
生餼粟中先生謝不及後來莫有敢進諫其弊者實  
冠師建三靈廟以假學地浮屠張東湖書院田二百  
三十畝而壽先生皆為獲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  
宋高士蘇軾柳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  
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置城學  
使揆森以糾官短長時主數者又不知以職自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舍吏  
坐飛蠅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徵先生獄其  
獄先生為鉤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備秩而歸杜門  
不出者十餘年先廢穀間僅蔽風雨而饋粥或不繼  
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畧畝海內仰之猶如魯  
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隱替之候風  
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  
十二朝廷更化任用老成登閣進臣有以先生名聞  
于上者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  
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  
不恨矣會賈舉去後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  
壬午夏王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  
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英省臺樞府而下皆采  
歸贈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  
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表  
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咸均為同僚交至是哭之  
尤哀家孫頤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  
皆咨嗟限滿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輿入  
盛氏合塋通化御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十二年卒子男三占同因諱男二程穎穉和天文一  
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逸思  
緯廣輯三卷字緯二卷咸于家先生居度擬定無著  
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  
疾言遽氣雖有深驚者贈其德容莫不氣奪而音清  
率友率乎天性率年實出為人後遇之有以示不趨在  
象者生平以真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訪至老不倦  
人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  
強記自禮樂兵刑律陽曆曆田象地志字學族譜及  
老漢家書莫不通其國朝故實名臣世次尤  
老精研善楷法工篆籀涼苑杜公本謂其妙處不勝  
李陽水為文章有奇氣卷容舒徐如老符觀石萬共  
雖旗幟鮮明戈甲燭煌不見有嗜嗚叱咤之聲若先  
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  
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  
生之群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瀛狀之瀛雖不  
敏憂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兼羅缺逸評隱成章  
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才幸無媿辭也日太常侍  
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  
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元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開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

軍進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進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靈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

渤海郡公

妣沈氏進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柱國進封渤海郡公

妣金氏進封渤海郡夫人

李真安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

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毗陵毗陵吳之近陵乃季子

之采邑也自時厥後一遷于鄱陽再遷於葵之浦陽

浦陽比鄰有里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餘里吳氏之

先祖家焉其家猶在大樓山之京歷三傳有一翁始

生六季其分子公養廉乾寧初又遷縣西吳溪上公

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

崇崇生于政于政生嗣明嗣明生元禮元禮生景行

景行生瓊瓊生宣慰公聞世隱於農而能以頌詩讀



書為務委社垂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昔字衍之  
以質遷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二從兄迪  
公即美之季子伯紹為之後伯紹實承書公一名賢  
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渤海郡夫人沒七歲而  
渤海夫人亡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書  
公若承書公克厚長者強宗右姓時侵善之至奪其  
主田承書公莫能誰何甚哀割不報公時雖在童孺  
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轍我者利其孤幼也  
予猶長不能揚眉出一語向人豈丈夫也哉遂自力  
於學宗人知敬家多約名士大夫與先生方公風學

謝公翔林吳公思齊感寓其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感  
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  
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他生晚  
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瘧疾諸醫不能療救  
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為公危有相者謂曰子親嘗  
貴甚疾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事言病  
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史事於帥聞不數  
月其疾果瘳聞鮑唐為東南都會而行中書徑為一  
時人物之所萃後謀徙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  
嘆曰玉侯將相寧有糴耶吾殆侯時也此而不遇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姻交直走京師日與貴  
公卿接所見益汲弘而所守益堅定弟困於在下而  
峻登樞要者又諸同布衣隻影翩翩於五千里外惡  
衣菲食或不能繼九歷三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  
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徇流俗或憫公勸  
其南歸公笑曰生為寄死為弃何分其比與江南半  
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青全為泥書吐震大  
廣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  
官未幾罷廷祐初明帝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說書  
已而為幸先藩又罷去罷去泰定元年奉省徵為上都儒  
學正造之官已為代者所先時太師德玉馬札兒台  
留守涼京聞公氣岸恢廓延而與之語大悅以為南  
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  
則中書右丞相脫脫忒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公  
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質問  
而後行如卜著龜無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過休沐日  
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仲思  
嗚呼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  
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賽銀者再寡銀者言所謂  
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譜



說之勞言於上命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  
中書雜之擬授副提舉階將士佐郎未及上重紀至  
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崖肅政廉訪  
司承發案關魚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二矣三年遷中  
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重  
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宮有白金束帛之賜遠國遣使  
欲獻群馬以徵求厚價同列以為利爭言之公揣其  
道塗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可到縱到馬亦病死  
不能多力却去之六年丞相之役父秦王伯輝方重  
鈞軸侍吳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恣變亂舊章出入樞

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相將為御史大  
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于家為對公曰大夫失言  
幾事不容則寧成矣丞相驚曰謀行安出公曰宜亟  
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  
親大夫知有朝耳家固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  
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  
鬼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動迨泰  
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  
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相悟急白太后傳  
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





為河南行省丞相一爰博政民大說上已公協贊公  
召至便殿對諭甚至會內臣以玉鉉進饌賜以食  
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  
改本院侍講學士遷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  
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  
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  
直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  
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  
知所可知者其與讀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  
又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  
而家有讀書之人人必書則自不敢為非其有繫於  
治道不小丞相因奏優之二浙民食盡病民為甚  
宜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為言之弑其額而下其  
估他如措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優官  
寺建設之冗繁江南戍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  
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占何以年  
乃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策祿大夫致  
仕實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  
先帝御史言公躡進官階奉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  
誣誤之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

墓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  
以蓋後一月葬于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  
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  
後娶李氏金氏累封勅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  
五天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為儒  
宗文師迺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  
鏡州路長節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之私謚曰耕坡  
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  
男三長士評慶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謚次存  
仁曹德力二長中次平次千戶孫文一由公續書欲

通大義務在力行不為區區章句之學其於魯論  
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  
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之而不以為難  
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  
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草記  
令示之公為指其瑕庇極中率情人皆嘆服性尚風  
義德王夫婦薨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  
師行弔祭之禮尤世之所難公深沉有謀絕不事  
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儒緩不知遇事快利若  
風鶴持林健颯挾舟以飛也承旨公墓墓碑未立承



相欲為奏勅詞臣撰文以遺之公曰先君隱約田間  
少見於事為君快天子威命以爾文今侈之固無不可是  
非以誠誦先君也卒辭之乃自疊巨石十五成為碑本書  
所封官號後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於  
且謂人曰此吾所以勵志也公家食四十餘年雖步不履  
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歲至夜分未嘗有惰怠容管至則相  
與劇談當世之務至賈珠璣聞者解頤方岳重臣仰慕焉  
尤達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備伏迎拜唯恐不恭四海  
之內雖愚夫愚婦亦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  
遇節令若知貧賤時官府事一髮不相涉備從或以惡言  
加人輒糾致有可杖之生平不惑於堪輿家詎誕無驗之  
說遺言隨地而差但母使王親屬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  
銘於人以為識者之所訕鄙乃自序歷官次第而系之以  
辭曰余生雖艱非有所親漫將京華於食三紀際時休明  
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為至報上  
一誠如水東注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為實錄云夫天  
之生材欲振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歛之以培植其  
本譬之於物其榮映流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冰雪  
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發然也公以惇  
龐宏碩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晦之於少齡



而顯之於老年其意亦猶是爾故公之施於用也萬  
固而不搖勇鷲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  
反掌頃圖勢奪安權森自是而屏除政治自是而涼  
又古之所謂社稷也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沮  
四海書及百年大江之南講者之士品登第一而以勞  
烈自見者豫章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  
長沙歐陽公玄及公為四人或以文學顯或以政  
事著稱事固有殊道則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  
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  
孫士器恪承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瀛嘗受業關望

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瀛學最久因以事狀倦倦為  
請瀛也不文幸獲受知于公雖契家子姓特容以賓  
禮見義固不敢辭謹采天下之人所誦言者為文一  
通附諸家衆之末不敢抗之以為高按之以從卑唯  
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筆者尚有攷於斯焉至正  
丙申八月將士佐郎新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宋瀛述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階

國史同知 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先生諱潛字善卿姓黃氏黃為藝名族至宋太史公  
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



珪生琳娶忠簡宋公澤之女第始遷于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知當養檉枋園士有識已者輒捕殺獨  
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  
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世下而卒中  
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連功即景貽訓  
敬即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  
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秘書  
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  
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塢方出也以進朝恩補承節  
入國朝命仕今累贈嘉議大夫連朝高

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  
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兵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  
父錡以朝請有君遺澤補梓任即今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議軍追封江夏郡公  
妣童氏承信即監嘉興府鮑即望場伯永女今追封  
江夏郡夫人初迪公府君之外孫女王氏婦儒林郎  
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棧實  
生中奉府君及嘉議府君以疾廢故朝請府君俾育  
之以為子儒林公安吉官家嘉定十六年進士朝奉  
郎伯虎其父也慶元二年進上中大夫直寶謨閣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府少卿諱其大父也童夫人任先生時夢大星煜煜  
然墜于懷歷三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一月一日  
始生甫睜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  
踰戶閤受之以書詩不一有嘗感讀造學為文下筆  
頃刻數百言嘗著明諸勇武侯碑前大學內舍劉君  
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鍾以文辭鳴  
者喻叔奇兄弟實是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齒乎因  
留受業弱冠西游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工宿學先生  
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詳暨還文居從仙  
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秋詩相倡和絕無快道者其  
父某君識藉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  
吏就試皆中其選已時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夏舉  
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賦鄉闈時古賦以太  
孫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  
綽絕有古風特實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春  
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官  
以其類涉於激綴之夫第奉上吉賜同進士出身  
主選更以為白身補官散官當下二等上命特與  
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月期會有  
詔改置法江指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使



司石璠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居其職闕四載以  
功超一資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  
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丁外  
臺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  
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  
生始六十有七不候引年亟上納諫侍視之請絕江  
徑毋誤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  
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  
平章公孫爾直班令中書左丞相太平閣甫公力交

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脩國史七年夏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  
官召見於慈仁殿諭良久八年夏四月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  
年夏四月淳上章求埒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  
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共前職十年夏四月  
始得謝爾還行中書為言于朝給以半俸終身公贖  
己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  
公遵世貼睦適時方承制司黜陟之妨移書起先生  
高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于縉湖之彩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  
一代文章蓋吳門弟子劉涓王禕朱燕傳等感來  
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于縣東北三里崇德鄉  
東塋之原距翁諱南君之墓僅十步與三氏墓熙二  
年甲科進士從仕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國金之曾  
孫文林知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福壽濟之孫仲仕  
即仲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卒卒及是始合  
墓焉子男一人擢用廢入官初授忠節校尉紹興路  
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清道惠州學正陳克讓與俱  
先卒孫男四人瑄瑛瑛瑛瑛瑛書有日捐齋切案三  
卷續書三十卷義為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  
在寧海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持其不絕于有司  
拜嘗害民民不耿正抗編脩之弊漕司泊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絕以法吏懼以  
利害白帛願也有後母與僧通而耽殺其夫者又誣  
夫前子所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  
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賊者急逐流  
監于河帥象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  
有在盜籍者謀為却效未行色大姓執之以圖中實  
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暫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劄以



其據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重若  
士恒行縣察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譔焉先生為黜其  
以賄賂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  
餘人愚民以婦田開競往訴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  
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達之先生明習律令世  
以瀟家有名者有弗如也九經其論定會然畏服不  
敢重有辭歲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  
而黑雲四與大雨如注縣以有年石堰視亭場為  
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窳被  
譴先主規措有法益意分入於吏議在堵墜其俗案  
號難治先生不加郵夷朝行擬立無所爾足不妄登  
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  
應弗河先生性篤孝于親親致營家域於三釜山有  
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著  
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  
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未謁卿  
卿有恙輒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  
憚其絕物先生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  
私親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  
衣時又嘗嘗欲用臨強仕之年即獨掃于外給侍於

左右者二蒼頭而山過佳山水則鶻味其間終日忘  
去其冲積前遠之情使人絕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  
真無銷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憑至然剛  
中少容觸物或致急電震若未易涯淡一旋隨聞點  
如陽春會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  
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  
物之屬旁引證語彈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釐決  
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皆根本乎六藝而  
以羽翼聖道爲先蕪然其爲體亦思謹嚴後摭精切  
俯仰誰容不大登色辭之澄湖下波一碧萬頃魚龍

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  
來如先生者三二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  
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  
之流以文爲請者日盈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  
出家詞人傳雖絕微殊却亦皆知所寶愛雅善草  
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咸存以爲榮世之議者謂先  
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  
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  
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  
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事五朝晚

乃入侍令天子掌述帝制勅講經惟巖然獨任斯文  
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便有元之文章炳耀經  
訓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于出處大  
節尤人之所難能者羊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倚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  
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儒揆之古聖賢  
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踔踔可傳  
於後哉先生之葬在法當錫謚立侍瀛從先生遊者  
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  
于本常國史然詎細詳紀不敢效古書法為尚嚴者  
欲其事之白以俟多據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巖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謫行桂聞人氏相傳出於渾太  
子舍人通其後尚遷居於蜀有諱昭者為妻之金華  
縣令遂為蜀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溫州娶三  
生先老能傳父經為知名士脫自號桂山翁翁生始  
三歲而教養若二王後去適瑛氏翁翰於其家因從  
其法及長娶劉侍郎諸孫文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  
人云初翁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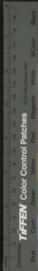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先倡明道要說為極感翁性來  
咨叩而符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贊父子自  
為師友晝夜筋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垌者十  
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藏黑履又弗御並底為穿  
故凡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帖義理所在深體寄榮微  
如藍絲牛毛刮折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故家  
之說有紛拏未定于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白黑四  
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  
煩餘力辭備履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乃不煩君  
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尚書舉于鄉上禮部不利公

無幾後見于頰面益進脩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  
欲下者狀類其置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髯松彌望  
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薛蘿份份披披橫步數  
十尋嫩綠可煎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煎胡  
及杜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所結庵  
廬其間卷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  
雲英奕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  
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雲為頃子處之東  
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益激連霄漢南  
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蒼翠接為精確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在上者處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澗空翠沉沉  
入陰巖一動輒當烈火流金之候復又綸滴而  
意若爲清涼清涼之水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  
潔東西此諸峰皆鏡秀欲欲令人愛玩忘羣燕之可  
琴訂夜可琴琴豐而飲無不宜者若彼海嶺中  
君許甘之暇披鶴氅衣支九節杖歸海內亭中  
度虛白聯點松如元夫與人披掛左蒼蒼洪洪  
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靈傑共語千載  
君樂其起摩訶公後自歌吟萬松間獲聲猶然  
相娛君惜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處  
云龍泉之士聞而疑之曰寧君冒清世長才必聞  
冠屨境常樹旗鼓曠戈予帥衆而禱退之蓋有  
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  
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  
取於松也金華宋漁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  
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營昧昧思之一氣方伸  
而蘊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妍於一時  
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萎而無餘美  
其能凌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  
昔之君子每托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  
則豈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直自持不為物  
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  
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固可  
不可乎瀛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鐵度與君所  
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密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  
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暇賦歸漁當持石  
齋相隨采黃精伏苓煮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  
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運君久矣

跋清源國師所書楞嚴碑代其作跋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源國師所書  
也國僧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  
今住山同公舊護葉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  
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  
相國之言為可徵每嘆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  
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任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  
石徧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  
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寐而碑之  
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  
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3/Color Blue

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二或者  
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嚴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  
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  
萬象未舒無礙疾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文  
母徒罄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跋鄭生琴譜後

宋李古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繼續淳祐中人  
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利其今古每恨稽康遺書又  
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盛十餘年始得  
於吳中何仲章家續因共定調意操九四百六十有

八為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文  
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續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  
調一意一標總為十有九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  
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  
子而浦陽鄭生濂又受學於何君濂因輯錄手澤者  
分正外二調於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  
要其源委有自矣夫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  
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濂尚勉之濂尚  
勉之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後題云開府密  
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未  
但書樛軒二字亦不著其氏名鄭君伊舒以讀者或  
未之知也特以知示俾得得以詳識之謹按蘇公此  
歌為胡閏作傳徐述公紀年其所為詩歲月多可知  
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  
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  
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知杭州  
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  
矣各圖公者金之宗室名璿字子瑜與陵之孫越王

之長子所謂樛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  
發興中秘等題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  
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鄴瓌之子名樛字元興  
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宦不遲  
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學  
尚絲學故寶愛其書為尤至觀其所鑒賞之言益可  
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蜀川學在北金之若蘇  
亦猶宋之宗程又止寶要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  
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  
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臺遷鎮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莊者因鑿移那應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徃徃與周淮父貞伯碩文鼎齊度鍾鐃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速者唯毛伯仲固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疑象為疑今用周宮王賁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知字象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無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數為同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抑濂既手摹刻于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行不斲

跋取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取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乙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甚事我太祖太宗兩朝亦二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質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王薨矣此蓋其晚下所



作字畫尤勁健如鼓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  
斯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為浦江主簿以此卷  
求題目為跋其歲月如此若夫王之節天下之人  
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高慶龍九日登高詩後

江東沈玄哲進士持節當九日登高古詩一卷塊余  
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帳然曰吾  
愛此卷其真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  
該洽預有以識焉予是足以語也願記謝先生言越  
臺洞主名慶龍姓高氏廣山人又居越中能為詩詩

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鈞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  
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其絃無間生熟連幅十餘  
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成賦不自止皆鸚鵡海怪  
歛起無際然為人簡殊喜而道人過堂有所竹即發  
洩無留隱非知其發落無他騰多踰之性嗜聞音樂  
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工琴鈴醉後自揚扇撼之  
聞目坐聽寂寂有聲至睡熱扇墮乃罷晚不浴嵬依  
王之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撫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  
慶龍祝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  
死之日書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



用儀衛鼓吹為導使照撰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  
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  
涉玄怪恍惚不可測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  
此卷所作雖雜於鴻濛而其奇氣撲發直欲駢日月  
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綉緜間者不翅珠鶴於蟲  
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述謝書  
而場之使知慶龍亦非蹉跎頹學輩可及則其不為  
慶龍者又「得耶」

跋何道天所著宜撫鄭公墓銘

右朱寬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遺秘監何辨

道天之所撰也道天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為悉  
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  
陝宣撫副使忠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  
興州大安軍行禁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餘種分給  
與貧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  
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馬誌中所謂  
移司益昌以便錫運維脩營田之政是也勇雖罷矣  
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帶公奏增  
印錢引四百萬後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  
萬給以救錢引之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營六人



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拜提錢十四  
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官總  
所格錢五千餘萬緡其餘皆賦一切裁削誌中皆  
謂賦科敷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兵武順璣以  
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  
駐漢陰揚義毅政以兵部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  
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思威並立  
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文謁必先危揖然後就坐誌  
中所謂三大持拱子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  
蜀六年而能得財用足振欽使擇其

如此信父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末厭亂義槍

得秉鈞輔息公不刊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其

息於槍士夫大官能謂之至於道夫方為槍之所忌

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

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入

差優之也槍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屢論蜀人

難連易達之如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槍較之乃論

禮部奉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

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金部即累遷至發酒

卿人趙溫時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溫罷罷

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共公  
之位共尚青岳志以附輪乎雖職位不同功垂遠無  
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  
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宵不求之他人而  
爲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業  
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瀛以所聞疏公治蜀之  
績而紀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仕大夫立身以名節  
自砥礪有不值世而靡滅者必將揚然自守也語云  
以淳熙卅且春始碑朝諸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  
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必書繫銜則益文作於  
足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翁先生之  
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全字畫儘佳鮮于伯幾  
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  
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  
濂謹題

鼓匡廬結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傅古堂印識不知何人  
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方希東林石刻而  
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  
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一人欽容而聽之者

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鶴振衣笑指元亮者畢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坐坐巴且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吃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為親其甚者僧曇頓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履卷讀一人美鬚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然則余忘之矣又頴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

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獲斯言撫圖流涕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區自呼富春子也歲而病替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揣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感靈恒於音決之周坦未第時坐于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長元何怒邪周以其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館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曰未也曰公自慶元初額試調瀘川尉浮沉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自來楊大驚後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都從方外之士遊爾已而由理

作以直贊謏聞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

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午後必秉國均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倘有章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邪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太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嘆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徃徃類此惜乎為史高之所忌滿死遠方

也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矣其  
事者狀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闕肆  
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瀛不敏於先生無能  
為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  
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歷古題錄  
已訖正元春典鄉郡李令貢王柱斧及詐假布粟四  
字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遺告之也孫君名守芳芳  
生謂為高潔其筆謨或別有依據云

跋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買

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授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

年癸酉紹穆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

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甫守贛僅踰年當德祐乙

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

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

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于燕則國朝至

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嘗

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固斥

去不暇顧未幾胡君習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

見寶王大弓於先王之世諱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





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跋長春子手帖

右長春真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一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操授唐進士呂巖達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韓道光道光授陳搏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耜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後金之王壽善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孫處持不

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真之名自和光始者知明善之字也咸陽大魏村人凡三易名字初為中孚允卿再為世德威合今為三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鉅之夫婦自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困題曰全真庵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允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又言己年大雪山之陽棲霞之事如何者棲霞觀名也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祭壇國第子十八大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山不穿山留道安等九人立棲霞觀壬午四月見止大雪



山之陽癸未五月辭歸帖言已至雪山則決在壬午  
歲夏秋所違也公雖寄遠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  
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  
寵養優渥金虎王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  
矣觀是帖者尚當知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弊聲  
焉宜識於筆墨之間可也公名處撰字通密世居登  
州初隱嘉福山烟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  
長春子云至正甲申三月乙卯日瀛記

跋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園先生葉公鎮之五帖  
示瀛瀛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  
密使不拜却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  
十月改判度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為  
少師太乙宮使令第一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  
街則壬申癸酉歲所違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  
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贖之事雖不知為何時  
當在許公莅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一帖爾第四帖即  
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第竹友家書末言許權  
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任權  
委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慙慙於一許



今今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做下下  
能承上雖當朱季其氣象痛非後世所及今之子孫  
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孫郎無  
曹可稽姑即舊聞疏之不能保其無差舛也史官金  
華宋濂題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字今  
藏道士白虛願家虛願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  
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  
道其法畧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  
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  
令其自有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  
者山上其一籙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  
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尊者地水縱  
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  
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噏一世乃議不及  
此而鋪張鬼神之精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  
未易窺測哉虛願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  
幸以公文問之

烏傷溪上有一居士傳姓權名欽報母德無以自效  
一旦思惟如妙法華實經中王至誠歸依當得分願  
乃笔成卷乃鳩衆錄鏤于文梓用廣流通無相居士  
雅喜讚歎為說偈曰如來三輪不思議五時演說度  
迷情惟此法華真正門獨能廢權而立實四味之蘆  
皆已盡一乘之妙乃圓融從茲無二亦無三是則名  
為最上乘若曰小大不相即不識何以攝群機欲暢  
如來之本懷舍此莫求真實義每自三譯求震旦塔  
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穢皆照了  
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衆生元不別常境如如本露

相常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縛皆現前不分後先與  
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誦書入禪以流通一一毫端  
現諸佛藏然說法遍十方无間無不起信心共入毗  
盧華藏海

跋戒環師首榜嚴經師後

首榜嚴經其立題凡三名編如海妙蓮華王十方  
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即白傘無上寶印清淨海眼  
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為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為名  
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家為宗返妄歸真為用上妙  
醍醐為教大樂欲使衆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



因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槃扶律護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信所以長水璿孤山圓長慶嗽泐淨月諸師號為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說者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詳本獨判楞嚴在經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奇其說而頗奇其為一人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止與善攝同其謂阿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未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重說楞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牙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予竊自嘆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之殊風土頓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予儒家者流弗能健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金剛觀察知者當能有以決之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北天竺人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支陳真諦隋代多唐人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為六家唯什本譯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

為三十二故今特盛行于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  
二字即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  
僧達賢輪釋此經於日百家獨無者天親二論師配  
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真實了  
義瀛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  
因錄錄成卷實巾箱中朝夕玩經庶幾了空名相洞  
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  
智焉未為晚也至正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無相居士  
金華宋濂題

非非子餘解篇引

非非子感於僂華山下切不嗜書讀魚論未終篇燕  
去尋學鍊金碧凡選寶冊繡司房如方榻中麝容坐  
而述古傳人辭於四周澄坐其間身如朽木不動衣  
履屐不能禁輒下榻僅立達旦如斯者七歲凡瓊與  
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  
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變其中芒角森然膠剝肺臄  
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燁然成文老生宿儒或  
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滔滔而不  
斷若指崩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  
非子餘詳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為非非



孰非之耶以爲人之非子耶則子爲非而人爲足以  
爲子之非人耶則子爲是而人非非者固非而非之  
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  
所非非其所以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是者固二而  
非非者果能一耶邱諸椽凡爲人以其文墨墨也而  
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  
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而已唯黑惟  
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亡則黑  
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而白  
黑也雖以此猶以述言也吾 爲白而黑何加四喜

本無黑而白何形

一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

齊矣有無齊而是

一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

非者絕則天與人

亡此之謂存紀此之謂黑

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嘆曰始吾學道物  
我而我物也雖而唯我我在今則吾表我矣我我且  
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瀛亦覺爾一嘆  
爲擊其巖於扁扁非非子鄭姓源名擊浦陽人生畫  
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勳云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童胤梓樹桂棫



複之偏皆在焉道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一也所志不一其言蹟者何昔之君子嘗擬以名書續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備民衆所以異也文重世行遠者也彬彬然道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撓素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為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升史也其職而借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

自相疑難其失也無尊禪義者運字為訓辭宛意幻其失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六微文其失也簡安淺陋者不知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法塵率依佛智皆不出手是經雖法華十萬論言華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畧固殊奇義無二素何以至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輕測直棄談數若也哉如癩不斂粵自杜齡頗閱三統諸文於是不量蕪陋為之訓解蕪者剔之鄙者推之畧者補之雜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總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事於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千性相蓋





空名一實境界諸念不立何為執滯於教體之間哉  
是不然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濟見明月者湏假指以  
擇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何異采薪於山椒而求  
魚於木末也不亦俱乎雖然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  
露真當不拘文字苟徒隨悟生解其去一真薄伽梵  
地蓋益遠矣忘白馬之舊馱發青龍之新鈔必有蓋  
世人豪者興瀛日望之至正元年正月朔日幅巾男  
子金華朱漢引

七儒簡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吏之

儒有樸遠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  
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  
自發軔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  
精需其芳叟搜其闕遠略其和淳約其枝蔓引賦註  
辭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夫是之謂文吏之儒三才以  
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奎嶽以之寓  
也雖有智者並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樸遠之儒沈鷲  
寓言逆料事機真然疑然現然幽然溱溱然連連然

察察然穢穢然千變方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  
之儒業擅專門筏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  
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  
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奇句之儒謀乎則鄉方  
畧取師則書發使使氏則謹畜精治國則嚴政令服  
衆則作則掌務使海布當時烈當殺世夫是之謂事  
功之儒融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融鬼神之秘而  
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  
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龍察之然後可

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委于理惟氣之  
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  
勝管絃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  
冠是也肆情縱起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教之  
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  
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今傳會有垂埤典不  
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  
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  
之所宗也我所矚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  
也其節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



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哉所預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為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苟卽謂儒竹小太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皇陶伊傳國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處於孔子者也我所預則學孔子也

調息館

越西有德華生避跡林垌橋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錄未戢龍虎未搜金鼎未固流珠未听快鶴驚其已遽暴行雲於紫城於是湯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鍾泰之履蘇之函胡之弓車雖號鴻墓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真百靈之狀環聚有所秘瑣簡有不書先生葆子文則鍊手真滋章妙其說為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



與二氣俱混滉，以弟鴻綱，俾池運行不已。誠信以  
時，以聖計九十萬餘，苟營其素，災異紛雜，維人之  
生法，乾之經，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書動表  
振，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啊，執神之變，輕積之  
義，其入則喻其出，則靈奔爾，勿擊迅馬，勿馳勿抗，而  
兼勿校，而陣統于玄，潛益如春，熙備夫其，善勝慮所  
遠，焦火凝冰，淵喻天飛，恣睢無際，才歷淵瀟，斧斤日  
加，真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虛慎，所之德華，生曰  
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厥聞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  
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華之本，紛落前葉，上摩雲漢，

考以其根也。百川之水，究渾膠，輪東達滄，濤者以其  
亘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焉，如器斯感，旭旭許  
許，如索斯數，不西不東，宅于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  
通，不下不上，泯然無象，潛與神符，豐歉胎嬰，所謂太  
乙之品，中黃之高，水火之竟，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皆  
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艱鬱既立，陰陽闔闢，元  
嬰載皇，與焱囊手赤，蛻如瑞珪，于玄門，以九儀為早  
以六氣為輔，策玄應而週，沉久天地，而長存，不亦侈  
且壽歟！然而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明之力，行弗  
墜，下愚聞之，斥以為非，或流窮蹊，忘彼九極，十架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其八石六芒烹黍煎鉛噉津茹脂有一于此命其殆  
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保年生日贊長陰  
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者如先生之母乃  
與造化夾邪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邪易為  
不見其終也人雖乾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  
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劉  
公汝南爰支九息青公三鍊赤溟若斯人者皆閱世  
靈長而不少素煉火過風其頭必疾玄石洗瀾千餘  
不泐膏精煥室又視勃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  
養以存其息浮游迴光確所傾側况有至靈而不物  
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策  
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業君子之所  
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  
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戰而文教施則其  
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慨然而  
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青哉僊華生退於是  
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XI 2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197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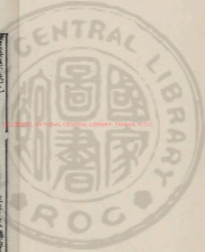
潛溪集卷七

金華宋濂著

諸子辨

諸子辨者何辨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統此其人人殊何各私私知而或輜大道也曰或輜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辨之也曷為辨之辭或也

繫子一卷楚書館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著書二十二篇算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



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五十  
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實甚繁弘  
實為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錯舛錯而經漢儒補  
綴之手要不得為完書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託則  
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言頗監曲異時  
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託歟不然何  
以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  
劉向所定九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  
九篇為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匡至戒九

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參  
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為雜牧民解至明  
法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  
子輕重子家又亡言助脩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  
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  
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  
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兵  
言至卑淺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它書  
成之不然毛嫪西施吳王好劍賊公之死五公子之  
亂事皆出仲後不應預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



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言是仲  
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  
頌以禮義靡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亦剛  
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  
宜美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後公劉  
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  
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庶虛  
夏商之猶者及其衰也而仲未壞之何仲之不仁也  
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  
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趨義

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禮  
儀備王大夫備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  
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  
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僭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聞  
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僭之意  
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子穉  
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  
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採嬰行事而成故柳宗  
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



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字濬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事授閔君魯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事蹟宜史記所言老子者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繳聃書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

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持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各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以萬物之宗控其銳解其紛和其米同其塵湛兮似若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並列祖之將欲喻之必固強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綏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 我無

為而民自化我好辭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  
無欲而民自朴魯魯祖之聘亦蒙傑士哉傷其志之  
未止而未流之弊至貽世君子有虛妄夫而晉安亂  
之言雖聘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  
呼此姑真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  
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  
經教以成書聞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  
寶文統錄所紀者八洞真者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  
若大真若太玉若太清若正一諸部摠四千三百五  
十九卷之多雜以符咒法錄冊案方技之屬

所不道矣至祭酒之派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也  
蓋道家云

文字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以名徐廣曰名鈕  
李暹曰姓辛癸丘濬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聚  
願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王康曰姓  
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稱非  
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謨笑  
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  
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說  
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



子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緊道德經之義此兩所謂  
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虛輒而不夢見物而名事  
至而應即載若鯁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  
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  
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耦患  
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  
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  
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  
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曩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顯道也而居之或不盈則乎必美物之宗也其他可  
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其書雜以黃老名法  
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  
皆權謀術數具載於策絕與此異子固知非著是書  
者也黃氏妄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  
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葉氏姓辛字  
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閔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  
九篇類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  
矣今所傳者以一守二柱三極四符五德六已七釜



八等九藝為名蓋得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  
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授  
書善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  
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  
即定之所為也問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  
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產女  
金搔解官貴蚊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稱之  
時無是言也且為假托蓋無疑者或妄謂三家之說  
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朱  
東先之徒乃復尊信七經其亦妄人哉

充舍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  
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勸老莊  
文列及諸象言而成之也其言曰近代以文章取士  
則剪巧綺縠益至而正雅絮實益蔑大文章取士近  
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  
世世民太宗諸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  
決也後讀它書果謂天寶初詔充桑子為洞冥真  
經求之不獲袁勵處士王士元承諸子文義類者撰  
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  
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費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

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鄧人鄧析撰析辯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歎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果天民非天天生非君君養非父非親非兄弟友而明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舉動屬全天折執穿窬註四味之堯舜位為天子而舟車尚均為布衣同公誅反其說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折之所言如此真下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

故誅戮豈也非不幸也

鳴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鳴羽為冠者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缺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蔽嬰亦有激而云也國氏激其以堯士矣論王政固不可或義其善喻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游湖大庸曰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有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李



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  
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字子華魯人曰魏人者非也魏文  
士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欲西戎子華子  
命政于秦又繪在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  
昭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傳之卒在春秋後  
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善也其不可知者  
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于知程子蓋齊人今  
一程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後十一世國祚于  
一程本尚李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為畿內小國

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  
晉文公溫國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顛併於河南  
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  
子華子為冕公子師冕公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  
似之乃及類道家言又頗勸浮屠老子並周列禦寇  
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華君而  
咸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漸發明  
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  
書無疑或傳王經性之疑曾令咸多作序書而此冠  
出其干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舛容而議論煥發略

無害泄之能故尤奇感人人端文者孰學乎德哉

列子八卷九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  
謂禦寇與列子同時禦寇宋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  
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  
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繆  
其說要為有授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拜其人疑之  
所謂禦寇者有如列子之為誤矣書本黃老言  
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稽而成者中載孔穿魏  
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  
篇雖多諛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

非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揚朱方命則為我之意多矣  
即古揚朱書其未亡者勳簡於其禦寇先注周周者  
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功宏如則似勝於周問也  
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並矣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氣形釋骨肉都融不覺  
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業固行說乎觀旋之潘  
為湖止水之潘為湖流水之潘為湖瀝水之潘為湖  
沃水之潘為湖肥水之潘為湖非徒以散觀說乎有生之  
之潘為湖肥水之潘為湖非徒以散觀說乎有生之  
氣有形之狀靈幻也造化之始陰陽之所變者謂



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以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及也雖然因形者其巧顯  
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  
學幻非幻化生滅感乎版昭生乎油醯鷄生乎酒車  
矣此乎不苟又竹生其節青生其程程生焉馬生人  
人又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出口入於機非論不息  
說乎人亦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哀不知死  
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之其其  
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四之與八面生相去一二  
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以其得於心者亦有同  
然歟近世大儒謂無境譯即空竊注列之楷微以文  
西域之早啗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撰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  
二卷今世所傳自備身至天圓九十篇分為二卷與  
唐志各核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至  
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  
數腴諄焉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  
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克過勉人之辭其  
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  
諒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

也高氏以繁費謂之亦何可考或謂大孝篇有及衆  
丘子者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  
也

言子一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孔門弟子近新昌  
玉齋吳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  
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  
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贊中之文往  
後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稱異其辭耳蓋讀者固不  
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  
弔泚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

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嘗亡已久宋毛漸持出之山  
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部之連山氣墳則言端  
履生動長有止後謂之端履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  
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吉無  
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為黃帝門作皆取夫家謫誦  
不經語而文以奇澁之辭又妄說大公范蠡谷張  
良諸葛弄筆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  
不止是果何為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偃字也避孔子不故  
稱姓故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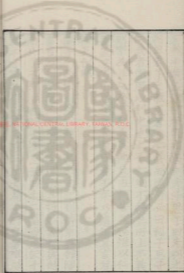
者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  
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  
信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惟以仁  
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若  
相反何耶

慎子一書漢劉向劉向人見於史記列傳中其館閣  
書目乃曰劉陽人劉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道  
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  
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惟威



莫倫歎敗筆路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卷純甫亦能  
言之士若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五聖人則其  
沉昏之習至今猶未息也莫說之惑人也深矣天監  
阮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勸入  
是氏謂孔子後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  
老子著書在孔子未次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宣翼撰上卷如士備身所  
漆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號曰經中卷如高賢三篇  
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





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而以整明鬼非  
樂非儻等九篇比今書則又士多矣其若強本節用  
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事不以為禮  
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紫  
耳目而觀屬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支虛強體  
適腹之言墨子具甚儉者執單宮室菲於飲食惡衣服  
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繼儉則固然  
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歟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  
取而孟子辭而闕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文微子鬼谷子無姓名

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玉  
訓一作訓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  
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祛篋及本經持樞中  
經三篇轉圓祛篋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  
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  
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鈞箱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  
之道或撥動之今有言以不其向或閉藏之便自言  
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  
不得移鈞箱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  
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鈍鼠之智家用之則聚亡

圖用之則國債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嗚  
去不道高氏獨謂其行於揚老閻闕孫張之外不亦  
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學知命不憂及中稽運  
德之裨故入神明之賦書言亦恒譎爾初非有甚焉  
論也嗚呼勞不視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取辱者  
其後竟何如也高秀之墓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書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  
二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  
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刪策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  
記閻闕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致與此正

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閻闕用  
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  
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  
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  
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  
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  
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  
之卦書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為八陣  
李靖得之以為六花陣而武為一代論兵之雄顧不  
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

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六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國科敵治兵論將應變屬士九六篇夫于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夫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稱以王者衆論為得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回關上四面拓地千里百戰之孫武則起幾於正試一於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為武之亞仲亦未之思歟然則較要求得獨智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  
惠王問知之言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  
數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  
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  
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雷霆震冥冥天下皆驚  
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與矣又究其所以為用  
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  
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  
所以討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

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政兵不血刃而  
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  
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  
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畧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頒行  
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法本古者司馬  
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倘若三畧六韜問  
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雖然混雜無  
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又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  
類申韓蓋無足稱者也其獨謂其亦宗六藝故稱仲



尼其狡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善言刑名而不反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少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言黃初未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而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

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况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術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善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子家威取二十六篇其弟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嚴章之令嚴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覺憂問以愚民不令憂係務學詩書其毒流至亂政遂入笑誦



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歟實啟之非特李斯過也  
議者不足之察尚猶其商農無得羅羅貴酒肉重租  
之語以為疵病是猶令人殺殺之罪而問其下冠以  
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  
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  
能辯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  
混是非異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子嘗取而讀之  
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參闕之  
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蹇益不可措乎甚哉其辨也

醉而能正名實者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名况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  
劉向校定論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

書唐楊京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極為  
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將授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

矣梁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以說去之趙鯁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

交乎楚後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卿先正唐仲  
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重有三不令春申君



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何言卿以  
宣王時來若學秦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  
蘇羊已百三十七矣遷書紀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  
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史稱孟子計亦五十餘  
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  
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為孫臏為軍師敗  
魏桂改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成王七十八年  
信武君與卿遊其於王前向以為孫臏信以敗魏為  
最疑年馬改去桂改又十三年集齊文錄自言齊焚  
大楚禮為害卿與事向齊故蓋難信其論殊精絕

然况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以  
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  
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逆於至若李斯  
雖師卿於卿之學櫛乎末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  
卿為剛接不遜有計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苟卿以書  
于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  
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  
遂收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請于秦王不克使



自殺非隱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  
視仁義茂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憂  
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結忠信之道評賢竟  
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  
為害謂人君蔽術宵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適是  
何言歟走何人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冊子三卷屠蘇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  
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次為秦漢間人所作無疑  
致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  
撥橋不發進金鞵書贈千里馬肝載美人手聽琴聲  
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  
也夫冊不量力而幹高死靡刑軻恃一劍之勇而許  
人以死卒致身成國破為天下萬世文其事本不足  
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文字者之所不  
廢也

廢也

孔叢子七卷中輿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諫見六藝秦  
并天下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發書令行乃歸  
箴書屢發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任六  
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元書年五十七  
卒則凶非漢人矣又稱一名鯁孟華又志有孔甲賦



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  
子魚名附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姓名偶同  
又決非兼盤孟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  
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諫孔  
賦以所老賦與書謂之連靈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  
爲之注雖然以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歟工士元偽  
作元孫子而又有爲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爲偽書  
者非止咸也若阮逸明刻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  
素書若戴師命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  
何益我今親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

語子思年止六十二東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  
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燕之  
氣質柔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偽妄昭然可見或  
者謂其能空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  
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  
子招致蘇扁季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  
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  
魯肉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七十九亡崇文  
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俱真天文地形時

則宜覓精神本經主術謹稱齊俗道應記論言在略  
說山說林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  
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  
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曰讓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  
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  
非其要也曰杜閑女誘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  
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  
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  
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君子何  
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

天也君之則君會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  
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  
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  
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雷之雷之非君也是則  
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儼於  
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  
升堂默坐田樞問奔水氏命僕者設蓬蓽脯醢餽胸  
胸起執爵酌酒且醑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何歸  
敞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豈爾

攸是崇霄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使劫宮而  
號聞子有階可登蓋乞我奔水氏輿足曰子何其迂  
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魔必吐哺而逃濯竅見麩必  
棄屨而走宮火已焰乃子捫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  
則宮已熾矣君子曰迂儒慣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  
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  
亦何其謬哉中山君娶梁其生寒倥而推鄙書圖  
中無適者進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羞有所公語  
大夫梅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梅  
曰心成憐白髮玄情非治艷色姓從古然也中山君  
曰何哉大夫梅曰君聞發此子夢之為人乎子夢懷  
姬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文恥左目疼  
瘵如蠶珠且黑而齋曲逆人過而不視醜文怒君後  
師學經史強攻祿三年精其叔又喜為此下夫清其  
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勅召鬼神之事皆誕  
棄不可訓晉漢魏伯陽的周易作夢同奕上中下篇  
其言脩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疾不識何也洪嘗  
自吉為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  
又得之葛仙公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持  
亂負笈持藥東渡雲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幾否

也洪傳剛深洽江左絕倫爲文辭雖不述古紆徐尉  
飛夢引而肉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僕舍  
是而學玄執夫執樂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  
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  
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爲中異爾袁孝政謂劉勰托  
耶傷已不過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  
遂或以無傳記可徵得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勰棊所  
爲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  
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  
異端同尤爲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音去萬  
人考弘以向一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感一生

生能無傷乎元倉子審三復其言爲之出渾  
文中子中說上卷隋主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  
私謚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  
倚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玩逸僞作未必有其人  
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字平陳隋之世以亂世  
不在退下汾晉序述六經教爲中說以行教於門人  
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足人乎書果逸  
之僞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

有穢行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  
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運哉一云  
房杜李魏二溫王陳宣末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為  
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勳  
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志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  
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為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  
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為華合傳書又不足  
取信於人知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  
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  
有汝然而興之古閱即在太和中見魏聖文自太和

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十矣而其  
問禮於閔子明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所

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皆雜申商唯通為近天讀

者未可以此而輕嘗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祿為之序承  
祿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養生久視之法與八  
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祿歟洪興祖謂承祿得天隱  
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子所載者  
外篇三卷爾許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

撰著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字十  
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兄賞重金命待詔翰林授左  
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稽遠  
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  
亦以自號其書多俳曲之論無足采可采者其隱  
操亦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  
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著錄摩大中後  
第蓋駁乎不足議也并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  
王詞美善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錄是新序二書

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尚物者多自為者少况崇遠  
乎歟金華子崇遠乃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  
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高作張來題其後述云齊  
丘大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穢小教亦  
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  
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  
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  
馳我血氣醉我七竅因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  
宜兮無所知神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焉

慮不能感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穢小效比  
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闕乎  
子可亞也嘗微有是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楚陽子二卷易人黃顯撰宋仁宗時人著歟龍頭  
微論十篇篇有小序是文初楊旌王通二氏而造理  
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  
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問采其語謂二氏  
友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  
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瞻獨知辭賦  
及乎治具聲倫甚乎宮慢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  
家傑士哉真家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就易頭春陵子周子博觀之所  
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  
之以授二程天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  
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特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  
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轉加以周子曰三言  
而撰其舊有為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  
懿實可上繼孟氏非餘子以也然莫知其師傳之由  
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  
因為說誕而云傳太極圖於堯脩脩傳先天圖於仲

故放傳於陳情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  
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林子書蓋其門  
人揚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存不著氏名東揚  
爲真翁云和傳於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于高子家  
書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困難爲論道論學論書  
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  
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林子之言  
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  
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壞地與  
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老幼走傍縣子亦遣妻  
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爲  
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辨數十通九家者流頗  
具有焉孔氏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備就其  
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姑之以鬻子終之以司程者  
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隄別祇排亦竊自謂有  
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從之餘書無片積可以稽  
實不能必其無子昏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秦越  
三日乙酉而浦陽陷矣余遂竭蹶趨勾無驚悸稱



定得仲子璉謀之如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  
相高莫甚於襄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五聖賢之  
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  
於戲邪說之害人深於刀劍雷於烈火也有任斯  
文之寄者尚忍其鋒而享其燭乎予生也賤不  
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辦復識其秘於卷  
末未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匠者夫秋十月丁  
酉朔全華宋源記

寓言五首

齊桓公因過葵丘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劍厄於  
土鉤甚短公力耆之命左右礪以密砥沃以烏膏雖  
日切劇下上而鮮然若痲痲者猶故也持以示隲朋  
隲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烟外  
空不用則已用不留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隲  
方闕方曰隲朋之言良是昔我大公嘗得寶劍于涓  
之陽名曰龍光命大史編占之其繇有曰余以丕剛  
象此武功大啓示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  
卒受國于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  
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  
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吾舉子獨無一言何也

夷吾曰君聞而臣佞臣尚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  
君勢降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庶  
朋聞方者豈不知三尺拈鐵治鍛之家皆有之今敢  
面欺子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  
忘讐者果何為哉桓公是地曰微決言寡人不及此  
勢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公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  
韓厥而問之女人衣纁至軒曾無衰綳之華出牧于  
野曾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  
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願衰纁之索適

以囚吾身文軒之榮

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

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其速若一日耳舞而榮  
發行而浩歌寤而鞅鞅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  
亦安乎生殺之柄節繫于手安危之機弗繫于心朝  
夕所慮者惟牛之餌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  
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鐘皆外物也  
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適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  
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諱則善矣知養生何飯牛者  
不答咲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

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  
友于子丙視之曰魯人有受狻狷者狻狷產速微而  
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  
尔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于子丙之兄  
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  
走告齊丘曰太虐之間氣有屈信生生死死耳爾  
何審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合不  
沮化不祈內福不辟外禍不知天之為人人之為天  
也且爾之死生亦綴浪六化中未知津涯尚何暇恤  
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喻之矣

商於子家負無饋以耕乃牽一大豕駕之而東大豕  
不肯就輒就復醉終日不能破一畦糞母先生過  
而尤之曰子過矣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  
起塊也蹄之堅能踏淖也豕縱大豕能耕而商於子  
怒而弗應寧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十  
牢言得以為報也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  
吾憫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  
予顛之倒之子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  
以牛亦猶牧豕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豕  
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

牧民者邪齋毋先生頌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宮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  
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丘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  
爭刺羊豕往賀之曰自君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  
舟其衣罔罔爾其食在菴爾宋人之憂者未有過於  
若也若今一旦得奇寶奇寶世之所珍何欲不饜哉  
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  
有其九環求國之強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君得之  
河濱也若當能以何錫賚以寶抵吾挈君西獻之貴  
與當弗湏口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隘北宮殖  
奔以告其父笑曰子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  
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  
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邪吾安用  
是為也吾安用是為也碎之

羅山雜言

濂白居青羅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  
似覺粗有所得作羅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  
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文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帝窮是以有終

至履至實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磨一或謂焉縵縵手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嚙之勒之檢之執之  
馮之是猶影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手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需音聲故  
聽全舌不需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道希道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漸入之機不同其機唯唯其蘊深其  
機采采其後昧昧甚於其機也一人以文視經斯機已  
善然機者其以真視經乎經曰禁禁乃政之分純純  
證證乃政之壹是故聖人刑而不弗擾靖而弗追明而  
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出以逸故民寧弗察故民  
寬弗煩故民裕曰者有失則于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止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莫美是故聖士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于釣焉後世所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償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攻泉戚相峙榮枯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八得手狀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  
不能而况衆人手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過乃者必避食逢鴿者必入言懼害己也麗巴歲初  
罕味贈壽則弗之察愚夫

鷄司晨犬逐夜雖堯舜不能破人有棄小善而弗求  
者非道足以文徽名必繫以貨尚身身必亡隳故  
無成亡國有爭唯君子知名一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

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懈  
事外欲

繳繳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操鑑如持衡隨  
好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我  
遂伸考則禁屈考則憚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樊德  
不察察以自恃手不默默以求全手不赫赫以驚翔  
手不縮縮以唯伏手能純一手能絕外誘手能山立  
而海安乎如是者謂之述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省者恃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者或告之曰尔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笑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欺以財樹家者禍以勢眩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炫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大疾也然則知陰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察則察是五德也去大疾行五德方有為於天下

書客言

天台李某遇盜官為贖捕之有力鋪工出

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移於李東鄰女得之官逮女

問扶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誣思為也爾云到有

幾可驗官獲之信然女悲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

初女童子時常用工雜吳故知女竊工怒女嫁時不

肯往勞陷之黃若少年嘗將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

人擒雀籠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慙其給已躡至大

澤中秋之外地有一翁然子過焉意病歎也扶送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營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爾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因縱翁歸翁念兒寬也有顯死

為說者曰漢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琴論

客有為予言琴越之文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席前然後同上方下撥首而越反按之以絃則鏗鏗然冷冷然

也春悅曰是知琴已一日過通都大邑見頁筑來者至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驗之良久又曰是不類撥首而越應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然問復曰是又不類鏗鏗冷冷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無異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嗜雜淫哇也因出琴箴一再行齊氏聞之憂額曰子給我矣澹乎若大羹玄酒護乎若箒存土鼓不足樂也予所考者異乎是若嘉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吾不知子琴之為箎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夫  
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箎當之則夫誤指鄉  
愚為君子日憂之而不知厭者尚何准乎感斯言作  
琴論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擊合琴聞然終用是受誣敗  
血死于交胡欲君為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因輒  
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妖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  
客之見或有知則其辭之哀庶幾少伸矣乎其辭  
曰

我哀海東而思之苦彼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擊之  
我民之憂緩不我與覆以我為仇蒼天雖高冥冥有  
極非血之歐曷明心赤泱泱大風沉沉寒泉全無會  
旌我尚何言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瞳睛啖肉  
閉如電能以力雄人隣午方聞不可擊秦其矣抱什  
地市門石數十人昇乘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  
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安身一  
日獨飲倡樓前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

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吾亡命  
走山澤耳不能忍君咎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  
中庭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  
笑踞按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以起走  
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唱  
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胃中不平氣耳四座皆從君  
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刀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一經數  
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文上下  
三千年纏緼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  
顧涕洟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檝髮跳叫曰吾今日壓  
倒老生笑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奪欲  
絕後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家際此何可哉君等什  
笑兩生素頁多才藝聞弼言大麾下棲足不得成步  
婦詢其所與若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宓宋德  
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為通  
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翳耶連擊踏數人聲聞于  
玉王令隸人捧入欲觀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控柱  
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曠聞老駕海  
疆互市于鄗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  
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迨至大洋且戰且却共虜國降

為已甚而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左毒特稱制  
與中國等充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馳十  
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  
奈何不禮社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  
收王曰爾自號社士解持子鼓譟前登堅城手曰能  
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濟師得保首領乎  
曰能王顯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鏹鎗良馬冬一  
雌值劍二王即令給與險或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  
東門外然後逆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陌之警弼至  
投劍並逆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

巴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  
地血淋漓王撫髀曰誠社士誠社士命刁濤勞  
弼弼立飲不拜由是柱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擔云  
王一事為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  
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軀筋鐵助不使立點萬里  
外乃擒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  
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言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未降失家巖樛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  
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衝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也

潛溪集卷八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金華宋濂著

蒲陽鷄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  
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景官皆有善政侯歿已千載  
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專於吾民也  
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  
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沓濛濛天門白螺出雜雲款翻我靈懸倚駕垂登  
登轍商齋窳我靈序潛場回颺典典之鷄翻我靈  
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翻我靈頽如屬神是衛鳥其款



也

潛溪集卷八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金華宋濂著

蒲陽鷄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  
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景官皆有善政侯歿已千載  
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專於吾民也  
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  
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沓濛濛天門白螺出雜雲款翻我靈懸倚駕垂登  
登轍商齋窳我靈序潛場回颺典典之鷄翻我靈  
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翻我靈頽如屬神是衛鳥其款



紛零卷一

神遊各混朱黃倫以康忱芒芒奄靈車其芳耐爵行  
千流若兩奄靈車意為看饜且餼以舞歌奄靈車靈  
已醉廣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神遊卷二

氛異異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放疾如風從西  
常導東龍神之族駕長逝凌紫清瑤光下靈之放兆  
逢暢景已滅猶放靈靈之族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氛異異三

唐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  
暉中書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  
州長史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  
姦穢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弟甚  
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于柬之  
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  
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請披肝瀝膽  
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  
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表建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  
陵盡不得為夜不得窺也。蘇生於鍾胃之間益出萬  
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歎為聖子神孫連萬  
世不拔之業。評今武氏以妾勝之微照李帝位斷王  
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名詔宗室朝明堂恣行  
殺戮御則天橫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色置社  
稷立宗廟身被袞冕乎東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  
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也侍郎堅義旗以獲辟為辭但報二張而釋武后  
常圓是捨豺狼而明狐兔何以厭服天下人心憤竊  
為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  
獻諸大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  
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唐幾少慰先  
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  
能留意乎求之曰吾業與玄禧等謀亦寧如長史言  
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  
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  
且爾將何所冀吾屬乎則吾作蓬粉矣季昶曰不然  
武后君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其事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  
十餘萬山東吳集皆蕪參爲糧仲卿爲兵以俟南  
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子侍即斬去武  
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沐二張如殺孤充無  
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即即誅武后天下有  
不帖帖者當時鐵鈞鈞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  
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乎勃  
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李昶  
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王封  
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  
后土未絕唐祚使侍即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  
後唐有故特一危酒滴獻陵土豈不可得侍即尚款  
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毋縱  
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讓何季和口傳有之人臣無將  
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即  
必重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  
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爾二三大臣爲國家討  
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不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  
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  
吾爲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籍手見先帝地下



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  
山他固不識也季飛兒來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日  
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  
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齶侍即之骨既三思又  
最得幸於上儻自上罷政事制殺侍即等若天掌  
耳侍即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汝猶机上  
肉耳天何能為上素勇而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長火固不必過慮也季亦退彈指嘆曰嗟吾以  
東之為天下人象故徃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  
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

龍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賜為遠州司馬未幾皆為二  
思所殺如季昶言

志釋寄胡徵君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于神明之堂孝廉問曰子  
歸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  
為我揚擢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予也不敏長自嵩  
穴鶴在編櫺土芝餌食動趾踈躡登辭讓吃忽挾綉  
縵去雁都邑見者大嘆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跡獨孝廉燧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既厚矣孝廉有

問敢對以臆寓形宵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連電滅烏  
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鳴出游大輝才寡氣雄異尖出  
火耳後生風全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藤矢誠  
子仰落雙鴨俯檻長熊毛血芻洒塵空四封八捷遂  
錦庭寶惟供墨尊芳午豆組衛從肉腴舍春耐掌移  
重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生蓮布西東綠華白  
合南威紫衝膠韜奇牙球賢皎容歌喉撼塵舞袖翩  
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子孝廉曰欲敗度纒敗禮古人所戒子宜宜蹈之願  
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燭終童請雙其意  
甚少不有焄焄執潛其憐非勤銘於燕然必建標於  
粵徽軒冕以之舛照鈔芻以之姪嫖衛霍擁軫樊梁  
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竄竊露係乎吹壺予奪視其  
慍嘆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視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照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企未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嘯早早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  
弔不亦大有送廷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衰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壤作鎮下方會稽衝華沂岱數常霍及醫閭分布九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強摠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溟蕩浮青  
翰混茫苞天表地猶曠相逼分註其間怪俗靡可數  
譯天孫岳長水伯濱宗分註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經之章金龜玉策之探日月圭璧之藏或隱而晦或  
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或棧航濯足於咸池瑤琴於博  
桑露氛吹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獲立之  
君庶一間之勺鼎湖而想遠弓履河洛而思聖熱也  
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  
至馬子毋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  
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序陸殺  
異宜苛察徽統弗夫然麗貴儉兼愛上賢右地揀錄  
不斲聖且唯士蓄然自守與孔齊軌擢乎朝宜說行  
通舒穆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關闢千日莫窺東要  
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測究群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怨峻刑弼之肅如養霜犯者裂肌伸鞅  
非到換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  
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  
平地相厭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  
帝治或合或離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  
喧應泣森訊雷震撼乎四極光在子九枝滋派于海

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爰義乎五兵，誰陳而神授。機也。茫茫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恭也。走欲後索兵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決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入，器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燕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行，四類是編。陰陽稽謀，伎巧執其日。祀列緒，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對。式宵亞，產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高，精動合神機。胃健，羅障戈戟，交施渠茶，拜壇驚，冥技，旨象，卓崔，杏行。鳥飛鳥武，衝大槽，驪耳長，父雲火，萬炬，深脫，全鑑，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舉六形，辨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建鳥地，翼據正，正奇奇，龜龜，室室，赫赫，絕絕，殺殺，瑛瑛，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進北於禹谷，或塞血于太行，或徇地於鉅鬲，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渠之不知，釵湯之在己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馬用爾為文學，曰：專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起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主，柱母砂騎，鳴龍師，木羊薦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緒衣服，問文丸，素書亦斧，碧雞朱瑣，飛脫女俗，質虛心存，冲容跡入，倪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

附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住紀琳宮陰陰伏骨日  
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映九赤之斑符御疇虛之龍  
輒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闌入  
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待  
致治於無為也當聞我石室寢我世襟服我胎息歟  
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觀銅狄而摩挲於  
令威而來婦不知龍威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  
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先荒道文或偽  
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斜先出者理後出者存何老  
生恁尤而異師是樂藏之名山編簡乃先何傳授有  
續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乎祝何惟言放紛而  
弗齊于古歸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  
其文儻辭竊義韻俗黃世日新月巧動其之制衡錯  
櫛壁方州部家何立言龜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  
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夔非象名性  
氛體何圓指不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渚泚動喙徒見其鄙走將的其厄鴻掠其纖微躡空  
明之金盤俾無遁於妍嗟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  
此粗近之無端於傳注童習白紛若華燁死生其間  
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真儒師師前靡休



矣嗚呼廓我厥執我愚昏言孔多與真者誰咎  
腐蠶以定其區欲結青素以駕馭車縱有智巧掌不  
殆而嗚呼噫哉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  
之心存之于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哉黃龍蓋豈何有  
茅葆繁星爛宵孰知朝厥寧不使我怙怙而悻悻乎  
帝降民氣使與天一胡不自責詭藩是瀕覆倒首足  
清沈白黑棄其瓚無寶威瓦萬樹膚自傷流血交積  
結刺宿穢以刻未習駕存陟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楫  
張武夫以為帆期涿洄之可涉夙興夜寢信在棠棠  
尚嚴知上帝之在日使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皆  
之所寤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  
嘆嗟已繼之以歌曰

真儒不生世陰險兮摘括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機  
無古今兮起彼九玄維濁氣兮擊湘追騫樂亦麟兮  
大之興喪員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  
斯相期於沒齒兮

顏寧求鼎錄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  
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  
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

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執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與師而津師幾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問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感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乎曰平昔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喜率嘗道將祭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祭人操刀與戰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祭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尋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

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末折節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高欵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政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持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逸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一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晉惟不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是國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弗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立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恣秦之害日夜共謀涇水之上復無其名以與師設知君有爾韓心違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魯盡之邦必注強弓強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轍函楚凡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起持武閔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戰一牛不支血肉狼藉不止也率竊為君前之夫

詐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表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軼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眾欲觀霸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脫然喻之寡人



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棄宜解甲歸戈從寡人  
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解自罰後告于太史書之以旌  
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  
日也君德孰如焉秦君聞之報然謝頰辛曰子之言

良是也

即日罷兵西還

秦君也  
信周天子言也

為說者曰秦師求罪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  
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得兵以救之也既  
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較罪誰齊率其小人哉嗚  
呼大義不明又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  
不明又矣

述玄 每段述玄

天地之間有玄玄之道焉鑿八區宰六幕茫茫乎大化  
冥見其逆窳實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為之樞其神何  
如洞乎無象漢乎無形瞻之弗親聆之弗聞履水弗  
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而不知其際達然深而不夫  
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貌然細而不見其內其施  
之于用也應能載能陰能陽能靜能動能柔能剛  
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翁能張毛者亦以  
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翊甲者亦以之而出鎗者亦  
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已故  
古之聖人能養而全之守一處和若勢龜然一故弗  
離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懼其搗而散也  
乃奮其精恐其勞而汨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  
也乃寧其氣而弗擾猶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  
清以為輿指溟津以為蓋倚日月以為輪運六氣以  
為轆化莽蒼以為馬互達游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  
能測其機而况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  
之精汲於五色耳之精汲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  
味四肢之精則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場矣神隨物  
離特安傳之矣卒使首說驚如暴光之燄火其亦可  
悲也歟嗚呼昆命在上者謂之天旁礴在下者謂之  
地中立兩間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  
不知有玄玄之道故也自本黃老氏論論作述玄

書白衢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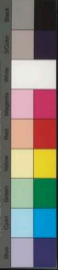
三衢沈君持正來為烏傷文學根子請之持正盛稱  
其守白度之賢予問曰度定科縣何如曰繼為州雖  
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賦以計計僅三萬三千  
有奇豪有力者無拜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候察其  
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州服其手候律已何如

曰疾清約甚飲衛水外一物不煩僭氏每旦徒行入  
府署野夫下識與爭道不問庭有闕氏立為跪直枉  
官克冠叩頭謝長子自汚陽來越旬即還歸唯一童  
給侍朝夕未發亦達疾數吏若諱何如曰吏抱藥立  
左右唯疾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諱入數不逾九  
凡員錄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惡罷去去年春落瘡以  
善治聞

天子嘉之遣使賜來帛指人咸為疾蔡子問已碩謂  
三三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  
得曹操起家四轉而來為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南  
漢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屢聞之  
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疾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  
得如疾則下代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說玄疑子

玄疑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  
就素畫玄疑二字人因稱之曰玄疑子云初疑年十  
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  
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翟塘上灑灑入青城山  
坐白龍洞中洞前大宮高三四尺疑居之若溫特下  
山巖水灌足洞中戲折澗竹窸而吹之學鳳皇鳴道



士問之笑曰孺子之戲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  
山採藥疑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  
不過黃精石芝嘗斲芝是城下有白虎向南行疑往  
執其尾躍上虎脊懸一里際舍去及白月射洞底歎  
風四鳴因思故鄉酌杯酒且舞遂逢審人兄觀眼有  
碧破意其已仙而疑非是也人見疑者輒贈詩還筆  
如風字或類雲書飛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瓊  
瑤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有長八九寸雙  
眸浮髯怒張如戟人疑為古僊人云

為說者曰齊比自古多方士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  
少翁樂大尤善感驗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欲西齊  
產也直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  
好疑者其不少翁樂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  
衆者必拘殺於司寇有旨哉必有旨哉

剛古撒濟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洗木鳴玉伯擁  
川天走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勒軒開不能與焉乃震  
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  
寅神令所射激如機槍乃糜鴻蒙乃囚章商乃焚兗  
盧皇威載揚群孽平剽勢不敢爭彼無支析力隴九



象十厥形宵蛟目有電尤量淮度江辦捷從衛授之  
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米田木田遠賦授之庚辰庚  
辰托其充結以缺緹替如火羊繫諸淮陰龜山之翫  
木魁水糟洞妖石祥奔號萬教若有喪亡淮流湯湯  
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窮弗道  
軍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  
焦君探林屋洞得古撒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  
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則  
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澤仲蓋游

於古學者也鑄竊器與方乳曲文大雨爭妍其自  
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廩志

記蘭亭簡咏圖

蘭亭簡咏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筆狀  
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府俯臨清  
流上甚幽絕四面皆蘆蘆半捲扇周摺摺中設方几  
几上研磨各一紙三二成袖一布几間有吳丈夫坐  
几後冠竹簪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  
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蕪鼎水  
津持淪湯前一童傍欄吹淅淅中白鷗去一運領

一飛起波面，兩二鴨開溪。上皆崇山峻嶺，布水自中出。三級水西，賓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杖，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觥，一童執壺。天左右立尊前，有象列觥五。觥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觥流於溪，一童促立其後。舉觥次第授之，翫有小捉鵝泊岸。鵝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鵝三一童執壺注觥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四顧羲之，伸右手欲授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畫飲觥，得郵書。左右手展卷，有詞次畫張陽桓，傳

餘杖令謝藤佛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

七帶間，藤解襟，擊磬。詩思久未屬，搥拳作欠伸勢。次

畫侍卽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擁膝上文畫王羲之。顧川，庾文王，羲之。羲之袒胸，肩左手畫，腕側右執

卷授文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

齊之。漢之袒如文，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蔡軍事，卽

立旋袒，褌如漢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觥，飲次畫，餘抗

令孫統，瑣瑯王，文謝安，行蔡軍曹茂，有主簿任，幾統

翹左足交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

持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出，輾轉軸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擬袒衣露左臂，膝上翹一足，如鵠族首，頌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欹危坐，看泊然無所為者。次畫穎川庾亮，羊甚，坐久思起，右手撲地，一童扶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揚，撲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軍司馬虞說，任城呂綠，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啟，畫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眠，不可擊，一手搯紙作針，刺鼻，令愛說袒半衣，兩手飛毫，讀經，向說右手探席，左繞出背，後關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鵠狀，鵠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次膝身微側，次畫參軍

職坦腹，伸面，視臂，漢翹一足，左持卷，挑膝，古操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鱸，欲飲，鱸次畫參軍劉客坦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鱸，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幾，鱸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自坐，伸手，惜卷，繹亦袒，背左臂，右執翰，臂臂，齊將搔之，微之左學卷，至顧右持翰，欲寫，未寫，次畫庖功，曹勞，疾行，參軍徐豐之，吳豐之，相向，夾左執鱸，右手夾鱸，側看，獻豐之豐之，面仰視，袒袖至腕，上勢袒甚，右手向身，北取鱸，似欲酬，夾者



次畫長岑令華著右執觴未飲左執疑弱脫豐之洋  
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  
平慙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  
謝萬彭城曹誼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閒  
一握拳一舒掌掌瘦脊骨迪半脫舉手連觴欲取萬  
有平祖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誼伸右足左持  
觴碩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觴醉其上頭微仰若  
管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豫  
嗣茂祖皆右執翰畫下欲擲轉首共答語谷袒衣與  
同右持觴得俊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

類之行參軍王昱之畫之展卷抑首讀皆微偃喙之  
雙掌相向舞以對之擊節者次畫二男擲夾石橋橋  
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戰手  
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  
養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擲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  
橋溪水結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  
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紫纈加紳各  
地坐籍以方相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  
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  
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





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操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想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  
畫中亦足悲矣世間萬事徃徃如是是何足深道  
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  
如王謝諸人是已彼公猶復生尚得指說之乎予見  
此卷於文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  
不勝感慨者矣

演連珠五十首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較咸受詔作之  
其後陸士衡漢之司空固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  
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  
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  
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無命烈士愛君竟忘其有領  
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劍頭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掛松栢在岡萬父為之  
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軒翥欲述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貞志於恬泊者



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于木石  
於陵之碑

龍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  
致危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免雁難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密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誠春秋嚴  
辯始之謀微必馴於漸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蟹螯  
一占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馳與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  
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督綬是以氣志膾契精神合科  
秦隆不徙而大功立我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麗而武者或失於  
見制小大每出於相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  
狹而有殺用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殺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恒麗形於名掛向陽而集唯翰欽於  
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育是以五色神芝  
宜官實於朽壤九苞彩鳳咲嚇鼠之鳥焉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映  
苟登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折一停摩牛即仆中矣  
既洞鑿乃成結

蓋聞資物在精取材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

暉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  
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易若蔽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繞井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推於后  
土則魑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  
通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棘之訖姬旦  
東征

蓋聞殷商父早有備而無虞鄭國晏蕃知警而弗復  
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  
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箴教帚重羔羊金何權  
度之逸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珞而萬人者不行  
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矣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類歟  
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  
法莫嚴於炎漢三城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操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  
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  
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厲

蓋聞翔翅飽偃涸之腴如甘芳餌文報虞汗蟻之窟  
若寢文首緜句魚而不變迺反物而獨珍是以錙於



陋習苦良易三同乎衰世妍醜莫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拔智自私者恒慮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感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隅一跡之泮難竭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奉錯見陽陰之邊摩弘泰元化丕叶大和是以於於識緯者謂編編於輕縵鉢於街數者垂濼海以玄異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人廣覆窮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徵流泉人飲之而化蟬西戎羊骨土程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雪詭囑萬古之重宜移穉墮以素望威振短而昭絕是以乘車大物因茲而躬煥禮義漢耻簪是以脩明

蓋聞有威斯驩聞弗章或摩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輒已援琴而鼓則將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篆字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毗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厨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按其所當是以文綉雖華大冒之而棄去毛嫱雖美魚見之而

深蔽

蓋聞正色在廷固濟於繁譎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  
威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歸向善辭  
故不殺持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  
致亨若夫是道將毀于威是以酒濱之梓不能以為  
蓬雲參之竹不足以為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養公善為臣者不以怨讐我  
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易犯之舉子燕西河

則名

蓋聞地隨天備氣因方異既爽中無則流隱靡是以  
白首之山管會當凝毒麻之園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逐欲如漆錫鈴之鼎  
溢於從善如蹈刀鋒之窞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室之  
木善淫者不厭太倉之令

蓋聞玄著義折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禮食  
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媽而錄圖至天雨嘉稟而  
帝農耕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吐二儀之組緼含三辰之  
融益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



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行是以

魚升龍門難於拾級犬上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執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

齊女雖醜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

秦箏頓塵而鼓動關鍵乘時而答拍故人心或變壯

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誠或弗信  
是以道不濟而我天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莫忘其復陋事功未白者謹察其

陰高是以髣髴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飲破

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滯恒而忽變終皆易而  
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

而美一餐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御是以

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高飛雉扶馭

蓋聞惟皇建極為世襲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

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髮而股無毛質天地者心有經而營有緯

蓋聞民既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日牛無全是以勺酒爵揮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若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字如驗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峽之疑

蓋聞葆熙石寶任運陵局左闡右開以覽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慶安於否恭動靜擊中也不字是以虞舜大聖循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咸

蓋聞一鎮七起者文命之意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祝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固必仆自賢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踞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厚甲方鴻 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靈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鶴之志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既遠求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變和於陰陽故神  
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窮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蓋為人依之而  
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  
如得千室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醜觀人者在察其表裏是以  
鳥啄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儼邪雖可任事用之國  
亡

蓋聞昭曠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塵之氣則柔嘉  
自運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前祥颺鼓籟玄雲掩

蓋聞淡類純舌一合於河世體攝疾步取憎於流俗  
寧乘綠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  
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器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  
若魚克之已得則荃蹄之可離是以叶三才而貫卜  
喘宰一心而繞萬靈

左俞神君靈蹟

神君姓俞氏不知其名與州里所居相傳唐末時來  
勾無主上林里具嫗家以播鼓粥并珥為事出士後  
顯不常顯類神鬼語或殊蓋行赤日中必雨否則雨





雖甚必齋迤楓橋十里所有漢晉澄尺尺若干也涉  
者告病神君釋芒錫拂之後遂潤性喜篆拂幘問于  
植園蔬一夕亦書化為柳人異之呼為柳仙人云聞  
三載曾謂媼曰吾乃柳星之精被謫來人間期滿當  
逝即進母柳我合二瓊產之山林他日廟食勿用猶  
狂為薦吾將利爾後人也姬從其言產土人舍山  
火誤延其家時方長夏俄有積雪數寸覆之人益驚  
異扣呼作新廟允水草及頓瞶害稼厲鬼為凶苗咸  
奔走神君熙寧中郡守以事謁廟下舉鱗奠酒且再  
拜及興鱗已竭復勺中分而亡其半餘酒若蠶絲漉  
傾宣和間方臘作亂聲揚浙東西惡少年欲煽衆從  
之神君降于巫曰上帝撫吾帥九天神兵破賊此曹  
宜速改節政必令作齋粉未幾人自衛來言賊聞蕭  
蕭風水聲疑有鐵騎百萬自天而下咸悉然迺官軍  
遂平之紹興初高宗駐蹕會稽監察御史麥宜先銜  
上命請雨致辭未畢天大雷電以風雨隨至神君於  
雨暘若果司之者他神極應類此而為傷大雉一事  
尤異十三年夏不雨諸暨縣令筆神君象于大雉像  
剝祈焉始至日談談欲然少則片雲當空飛雲著瓦  
有聲雪止雨即澍焉備有數家右田相環約同請神

君雨一不從曰吾田幸疾中豈有上下泌潤而弗及者神君戲之獨弗雨其田枯士張溥隨計上禮部以夢卜得失神君報之驗甚由是遠邇敬畏尊之祝天神非齊或不啟入或御掌肉故慢神君者多嘔血死蓋神君不迨腥穢商膏小潤至今魚鱉不改入云史官曰天曆初余在外姻費氏家見象土龍致雨弗驗即往號諸神君居亡何雲漸然輿轉旋如車輪雪花飛舞空中已而大雨明日又雨而號神君者雨固弗及也余竊神之及衆句無聞然翁編先生

神君

如詳因起上林弱神君祝史道予空虛荒處有樹二

章潤澤若新沐世傳旱魃之木所化陰風猶冷冷動人學者多疑於鬼神考神君之事可不信乎傳言五星之精能下化為人嗚呼非獨五星然也

擬漢使諭郡國擊邾郿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皇帝晚在幼冲委割新郡度莽父秉國均遂致潛萌異圖僭好天位四海豪傑恣怒公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曩旗始豎持劔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極為之曾舒爾吏民之所

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東海內帝靖詠稱成  
帝子子與以感爾史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  
下為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  
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之  
盛燿赫震焉如雷如雷嬰其鋒者無不殲滅爾史民  
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  
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  
敵者受上賞寒旌斬將者次之執俘獻賊者又次之  
爾史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雷名竹帛  
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史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

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  
草薙而擒彌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史民姑昧昧  
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推  
天下尚黷血濺地節解鬻分王即以新莽之衆假名  
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  
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  
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宅聞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  
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  
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史民目所親視此無他天命  
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况王即僭厥帝號又易天  
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  
告誥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  
吏民等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蔣處士墓碣

雙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無偽  
自守甚篤遇人恒鞠躬然若畏之者或有紛爭出片  
言論之雖愚夫則又翕然服單食豆羹不樂室廬不  
足蔽風雨君安之唯極患扶難則竭志慮不遺餘力  
第仁出後仲父役來求分田君予之不吝君疾勞間

者無虛日及死莫不哀傷尚君諸崇士伯尚其先身  
毗陵遷東陽曾大父伯大父忠父元甫陳氏妻天台  
吳孺子男四長儒器次安仁次文然次淳林文然蚤  
卒女二壻曰張壽一未行亦蚤卒孫男三長公輔次  
公吉次公憲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統甲  
戌正月初八日以至正癸未十月初三日塋於清永  
里崑崙山之麓寔後十一年備器具羣行謁瀟烏銘  
邇雖不識君幸辱與儒器交儒器知尚正學非義所  
在誘以百金不為動觀儒器之行足以知君矣銘何  
敢辭銘曰君之行一何表也有予為儒知家教之有

方也刻文墓門庶千載而彌亨也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愛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陰陽陰赫然  
有為聞于天下於是欽後正人宏開言路意際時雍  
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  
托國閹豎鼎軸非據御錢妄加孤罪肆於閭庭鬼域  
潛於宮掖置禍賴之局樹黨人之碑信言詔述瘡痍  
忠良嘗談受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  
方為得志乃陳置錄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  
漢津而傳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

華錫金芝出于蟠春祥麟統於牛腹由是侈心寔生  
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後劍蓮花石之綱良帑排空  
絳霄凌漢殫極功藝之巧鈞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  
上下兌湯俾畫作夜以亂為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  
期門之事兼之妖人秉彗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宇  
璣官遍于寰宇玄科秘錄方崇醮祠之儀水陸金壇  
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幣令衆民生塗炭將駭此  
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  
災異將臻白晝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員於  
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蹙城天作而



亡兄弟之國結文真而進虎狼之勇卒於後謀遂成  
又望張毅之降始受粘罕之帥已出旌旗蔽空戈戟  
滿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躪我樓剽使  
軼我代朔攻擄我太原圍逼我京關三鎮之劍戈急  
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戈每出  
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官闕淪辱宗室剪夷  
哭聲震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漢北之區父老  
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  
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  
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德帝命武于  
九圍紂為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披於梓殿  
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柰何窮奢極  
侈而毒痛四海百萬生靈被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為  
萬世笑非不幸也且也傳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附錄

柳待制書

賈頌首尋拜景滙賢良與交侍史賈承問尺法老嫗  
不能多記姑即舊所省以荅某意蓋自宋徽廟製大  
成樂時禮宮用為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中  
節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短廣袤之節  
當時固有非之者夫然紫陽文公編類家禮於深衣  
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後註云中指中節為寸而參  
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  
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才主條謂身高尺二寸



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者  
又七寸五分弱程集異書儀禮註五寸五分弱溫公  
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首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  
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  
出一書已不能歸之一致况諸家互有同異乎予不  
肯徃在禮院因更造時樂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  
又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搜得之  
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皆尺又復微有強弱遂議  
以為玉尺歷代祿傳蓋又尤有擇依遂準用玉尺定  
下其議迺看淮尺浙尺隨方所用難以準之古作然  
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莫若且從文公周尺七  
寸五分弱之說庶有定據吾友以為如何抑吾黨之  
學體較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於光  
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其餘人俟而叙且幾  
鑿在不具貫頓首拜拜貫頓首再拜景瀛翰謹文兄  
前者所觀諸文皆雄渾可愛不肖聞人多矣後進求  
如此者未見其比為之喜而不寐吾鄉文獻浙水東  
號為極盛自慚駑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  
惟吾文爾吾友以絕倫之識濟以精博之學若更加  
工不已駕風帆於大江之中孰敢禦之哉勉旃勉旃



林公有書索紫微山房詩不知作否律呂新書起也  
微覺澆問可疑者宜以紙標出俟兄顧時容一一講  
之不宣貫再拜

黃侍講書

潛頓首再拜奉啓景瀛先輩尊契兄長侍史潛少也  
空踪老益衰朽不揣求借翰墨之潤於左右揮翰不  
外几欵唾所及珠膏賸灑沾丐多矣感刻之私無以  
為喻伊洛淵源一書舊無刻本近方有之今竊得一  
部藉以繼索奉上于文府或可備檢閱也忽忽率此  
上復有懷願言尚容暇既首析鑿在不宣二月八日

潛頓首再拜潛稽顙再拜啓後景瀛先輩尊契兄長  
坐右潛口者數蒙以高文見教不能一一具荅方用  
悚文茲承手筆示及新作二篇節婦表旬日前固已  
獲觀角端頌博雅雄麗尤為傑作足見筆力之進專  
下詢作文專法史漢潛何足以語此然嘗聞唐子西  
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章學  
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  
愚竊以為學司馬遷當自班固始蓋能從容於法度  
之中而不至於亂道則它日跌宕於規矩之外雖亂  
道亦好也不審雅意以為何如謹奉啓不次四月契



末持服黃潛啓上

潛再拜奉啓景瀛先輩契文侍史伏辱誨函示及新作深慰馳絲古人立言皆以平日學術爲而爲文故其根本源茂論議精切卓然可傳於後世今人不過剽竊陳腐以應時須惡足以行遠哉潛嘗謂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固不爲過論也諸作溫雅俊逸莫然出於時流之外必如是庶幾無愧於古斯文爲不乏人矣詎玩之餘不勝歎豔向者借徐文清公家傳有便得寄至尤幸衆徒索簽字不容稍緩勿勿掛漏切幾恕察不宣潛再拜奉啓

陳徵君書

四月四日陳懋頌首再拜景瀛毀元集賢左右樞湖上不約而獲見顏色甚恨不能伸所欲言至今怏怏不肯瀕死欲以授人若無所遇今以其大意刻之于巖禪師碑陰矣蓋本旨不過片言若能貫串千經萬論於片言之上方爲一貫爾石刻之外又有經解經已刻在婺州非父當以板本奉納懋偶留邑下領手教甚慰辱惠家範閔家傳知景瀛有史記前漢精熟不止詞賦博麗而已但未知散文為何如它口見示未晚也草草奉復不宣懋再拜



胡侍上書

助頓首再拜景瀛處士先生執事助春間在峴下日  
陪侍講黃先生倘佯嘯咏于山水間未始不懷仰執  
事之高風絕識與鱗溪諸君子之英才雅韻也正叨  
西望特蒙惠示著述新編尤用欣懌累日披讀不勝  
起敬信乎吾郡之文獻足徵又以見山林之士如執  
事負良史之材者未嘗無人而共筆力吾馳騁上下  
發揚潛隱追轍班馬之跡非范曄陳壽輩懷奸挾私  
者所可同年而語何其感執事撰數語為跋凡諸公  
所已言者不敢述甚佩瓦礫之綴珠玉也時暑亢旱

不密暇食何如唯為斯文厚自愛謹奉狀不宜助頓  
首再拜

助頓首再拜景瀛聘君畏交夏間不揣無陋借以峴  
陰樵唱求剛正於左右今學教帖乃畧不及之想浮  
沉笑向承雄篇見寄氣餒可畏覽之羞縮數月不敢  
言文謹已韻歲籟哥仍以十六字識其求云大風揚  
沙兩電交下效典忽山變化莫測蓋聊寫景嘉之實  
也邇來定有新作更能錄示數篇否記文一通附納  
匆匆不盡所懷惟千萬自愛不宣助頓首再拜



梁頌首奉淳景瀛賢與友足下承喻較梁說春秋其  
義最精鄙意亦同此益不易之論也近來收拾春秋  
文字如何此間亦有數家欲擇拾成一書奈年來病  
勢愈迫下筆復心景瀛明敏過人且苦沈何不為之  
却求此商畧可否耶蔡慶宗質雖一書若亦見可求  
取之遊僊等賦妙甚自時文行而此學發絕蓋皆坐  
讀書不廣故空疎無精采慷慨如又病人今吾景瀛  
為之便目不凡耳銘辭亦奇絕讀至抑揚變態處使  
人志倦大抵景瀛之文韵語為最勝迹作古語并賢  
十章及古琴操九引曲歌辭奉上帝為剛定楚漢正

聲曰者其目望使人謔之見在此改定序文此書若  
成可一洗俗學之陋第恐召閣取屬爾徐毅齋欲并  
論孟為魯鄒二經此畧聞之嚴南公景瀛攷究傳必  
知其詳幸見示他文字中欲及之意聞要運景賢不  
知今在何處煩訪問為佳不宜梁頌者奉啓



潛澤集一編總六萬有餘字皆

金華守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為辭章乃無用  
空言凡所酬應鮮存其景出於渙兄仲舒所編者謹  
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錄并漢謹以先生道作益之  
復用故國子監丞陳公昔所為序冠于篇端其文多  
俚雜者而復分類詩賦別見雜山橐不在集中詳公  
所述記傳贊辭及尺牘之屬有繫於先生者摘為二  
夾附於其末惟先生自學雜文有非區區小子所敢  
知姑用識其刊刻本末於此爾是下有所作者當為後集  
傳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門人浦陽鄭良謹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